

育教的愛續

著 查 格 德 孟

譯 尊 巧 夏



版 出 店 書 明 開

譯 者 序

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考萊）譯本出版以來，頗為教育界及一般人士所樂閱。讀者之中，且常有人來信，叫我再多譯些這一類的書。朋友孫俚工先生亦是其中的一人，他遠從東京寄了這書的日譯本來，囑我翻譯。於是就發心譯了，先在教育雜誌上逐期登載。這就是登載完畢以後的單行本。

原著者的事略，我尙未詳悉，據日譯者三浦關造的序文中說，是意大利的有名詩人，且是亞米契斯的畏友，一九一〇年死於著此書的桑·德連察海岸。這書對於意大利民衆會給與強大的刺激，當代怪傑牟梭利尼據說亦曾從這書受到多大的感化的。

這書以安利柯的舅父白契爲主人公，所描寫的是自然教育。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軟教育，而這書所寫的卻是意志教育，硬教育。愛的教育中含着多量的感傷

性，而這書卻含着多量的興奮性，愛讀愛的教育的諸君，讀了這書，可以得着一種的調劑。

學校教育本來不是教育的全體，古今中外，儘有幼時無力受完全的學校教育而身心能力都優越的人。我希望國內整千萬無福升學的少年們能從這書獲得一種慰藉，發出一種勇敢的自信來。

十九年二月四日曾記於滬寓

200.57
357



目次

譯者序.....iii

第一

一 安利柯的失敗.....一

二 去吧.....五

三 自然的懷裏.....八

四 大海襟懷的舅父.....一〇

第二

一 舅父的學校.....一五

二 拉普蘭特產的大麥.....一九

三	大麥 夏水仙 百刁柏	二二
第三		
一	遠足與舅父的追懷	二七
二	決心	三五
三	善行歷的作法	三七
第四		
一	犬與人	五三
二	英國的孩子是不哭的	五九
第五		
一	舅父的感慨	六二
二	糊塗侯爵的故事	六六
第六		

一 甚麼是作文題……………七二

二 這才是作文的好題目……………七三

三 想吹熄太陽的小孩……………七七

第七

一 種詩的人……………八〇

二 全世界的紀念……………八三

三 珍重的手帕與襪子……………八六

第八

一 紀念的草木……………九一

二 解語的草木……………九三

三 美麗的賽爾維亞……………九六

四 威尼斯的金幣與橈牛兒……………九七

五 可愛的耐帕爾柑與深山之花……………一〇四

六 猪肉饅頭與悲情的追懷……………一〇七

七 別怕死……………一一六

第九

一 偉大的國民性的大教訓……………一一九

二 獨立自尊……………一二六

三 高尚的精神……………一二九

四 歷史的精神……………一三二

第十

一 不知身分……………一三四

二 幸福在何處……………一四二

第十一

一 檸檬樹與人生……………一四八

二 一切的人都應是詩人……………一五三

第十二

一 伊普西隆耐的偉大行爲……………一五六

二 美的感謝……………一六六

第十三

一 不幸的少年……………一七〇

二 不知思……………一七七

第十四

一 海波……………一八二

二 人生之波……………一八六

三 知人……………一八九

第十五

- 一 真的職業須於兒時選擇……………一九五
- 二 錯誤的生活……………一九八
- 三 須自知……………二〇〇

第十六

- 一 書信……………二〇四
- 二 當日的日記……………二〇八
- 三 臨別的散步……………二一二

第十七

- 一 序言……………二一七
- 二 關於職業……………二一八
- 三 農夫……………二二二

目 次

四	船夫	二三八
五	商人	二四二
六	工業家	二四六
七	藝術家	二四九
八	技師	二五八
九	法律家	二六二
十	醫生	二六八



第一

一 安利柯的失敗

愛的教育（考萊）為全世界人們所愛讀的有名的書，書中少年主人公安利柯是全世界人們周知的可愛的孩子。安利柯受了好的父親，慈愛的母親及熱心的先生的教育，純真地成長上去。

可是，小學卒業後的安利柯，是怎樣地成長的呢？其間曾有過何等的經過呢？以下就把小學卒業以後的安利柯來談談吧。

安利柯到了中學，用功非常有興趣，甚麼科目都歡喜，



尤歡喜地理與歷史。羅馬大帝國由小農村勃興的史談咧，愛國者格里勃爾第的事跡咧，文藝復興期詩人藝術家的情形咧，都使安利柯歡喜得甚麼似地。

安利柯用功地理歷史，上了癮了，光是學校所授的那些不能滿足，一回到家裏，就尋出大人所讀的歷史書來讀到更深。

但是，那是大人所用的書，自然艱深，常有許多不能懂的。忍耐了熱心讀去，讀到夜深，渴睡來了，常至於伏在書上熟睡，自己也不知道。

父親知道了這情形，曾這樣地注意安利柯：

「安利柯！你不是用功過度了嗎？昨夜你是在書上伏了睡到今晨的吧，從黃昏一到位子上就睡着了哩！用功原要緊，但如此地用功，是有害身體的。這樣地把身體弄壞了，所用的功也歸於水泡，結果與怠惰的沒有兩樣。身體弄壞了，甚麼事都做不成。你現在正是要緊時期呢，十四歲的血氣旺盛的少年，如果一味讀書，至於要在案上昏睡，將來身體壞了，就要一生成爲廢物的。先生說你在學校中成績最好，我聽了原快活，但與其你這樣過

於用功把身體弄壞，寧願你強健地成長啊！

被父親熱心地這樣一說，安利柯也覺得不錯。父親又說：

「安利柯！夜間好好地睡，在日中用功啊！無論甚麼，過了度都不好。」

「是。」

「所以，夜間八時睡了，朝晨太陽未出時起床吧。」

「是。」

安利柯遂依了晚間八時就寢的約束。

可是安利柯了不得地歡喜用功，毫不運動，每日每日只是讀書。竟至連先生所不知道的歷史上的事，也知道了，弄得同學們爲之喫驚。

不料，果應了父親的豫料，學年試驗一完畢，安利柯身體有了毛病了。

最初，醫生診斷爲胃腸加答爾，後來竟變了腸壅扶斯，並且連氣管也有了毛病，三四週中只能飲些牛乳，仰臥了動彈不得，苦楚萬分。

經過六十日後，勉強起了牀，蹣跚地躡進自己的書房裏對鏡一照，那瘦削蒼白的臉，連自己也幾乎不認識了。

不但如此，想要踏上樓梯去，脚就悸動不穩，眼睛發暈，幾乎像要跌下來的樣子。

照這情形，自己也覺得非再大大地休養不可了。臥在牀上，略遇寒風，就立起咳嗽，而且一味臥着，感到厭倦。打起呵欠來，連下巴也懈得似乎會脫掉。「身體弄得如此不好，真沒趣啊！」安利柯這才恍然覺到了。

在病牀中，春去夏來，到了秋天，還未有跳起身來的氣力。有一日，安利柯想散步，走到庭間徘徊着。忽而接連起了三四度的咳嗽，雖是少年，卻不得不像老年人的屈了腰把手帕抵在口頭，等咳嗽停止。

等咳嗽止了去看那手帕時，有着紅紅的東西。安利柯喫驚了。想到自己或將死於這病，不禁立刻悲哀起來，簌簌下淚。

「去把這手巾給母親看吧。」也會這樣想。及想到優柔的母親見了不知要怎樣驚

慌，於是拿到父親那裏了。

父親見了笑說：「那裏，這是鼻血哩，不要緊！」

說雖如此，父親爲了不放心，請了市中有名的醫生來替安利柯診察。醫生說：

「用不着擔心，不過，肺音略弱，一不小心，到了十八九歲的時候，說不定會變成眞病哩。」

「如何安利柯！你非成好好的人物不可，如果身體弄壞，一生就完了。索性把學校暫時停了去和山海森林爲友吧。這樣，身體就會好來的。」父親說。

安利柯也覺得身體要緊，說，「是，就這樣吧。」

一一 去吧

過了幾日，父親對安利柯這樣說：

「你從此要親近自然把身體弄強健哩。」

「那末學校怎樣呢？」

「學校目前只好休息，這樣的身體，着實用不來功。」

「那末，再在家裏玩一學期嗎？」

「不要這樣着急，從容地和山海作了朋友，養一年光景再說啊。古來指導人世的偉人們，都會長久與山海作過朋友的。亞拉伯的默罕穆德是與沙漠爲友而長大的，意大利的國士裕里勃爾第是與海爲友而長大的。你也非修習這種偉人們的功課，養成健全的身體與偉大的精神不可。」

「那末，我到那裏去呢？到山裏去，還是到海裏去？」安利柯問。

「唔，父親早已替你豫備妥當了。」

「豫備了甚麼？」

「你還沒有到過桑·德連寨吧。你有一個舅父住在那裏。那是風景很好的村子，據說生在那裏的人，沒有在八九十歲以下死的。父親已和舅父商量好了，把你寄在舅父家。」

裏去。你到那裏去和海與森林爲友吧。並且，舅父是做過船長的，全世界的事都知道，還知道許多好的故事。你丟了書冊，只要以海與森林爲友，以舅父爲師，將比在學校中用功更幸福哩。」

「如此，我就去。」安利柯雀躍了說：「我還要養好了身體回來。」

「唔，非有可以打得倒鬼或海龜的強健身體，是不能成偉大人物的囉。」父親說。

安利柯的舅父因爲多年做着船長，不常來訪，來也只是每年一次光景，來的時候，總帶許多贈物。印度的木質咧，日本的小盒咧，奇異的貝殼咧，各地的玩具咧，還有遠處的海產物咧，一一排列起來，儼然像甚麼祭會時的攤肆。自從這舅父辭了船長，就安居於桑·德連寨，安利柯還一次都未曾到那裏去過。

這舅父因爲沒有兒女，聽說日日在等候安利柯去，安利柯說：

「快些去吧。」

三 自然的懷裏

安利柯由父親母親伴送到了海岸舅家裏。舅家房子很大，從窗間就可望見海與森林的景色。

舅父看去是個不大多話的人，態度有些生硬。

「伊呀，我總以為你獨自來的。」這是舅父對於安利柯的招呼。

父親母親殷勤地把安利柯託付舅父，戀戀不捨地叮囑安利柯，說「以後常來看你」

「把每日的情形寫信回來，」舅父露出不愉快的神色來：

「甚麼托里諾與桑·德連塞間隔着大西洋，或是太平洋了嗎？真是像煞有介事！就是不寫信，只要大了聲叫喊起來，不是差不多也會聽到嗎？好，好，安利柯！我把你養成一個可以洩過太平洋的蠻健的水夫吧。」

父親母親雖然回去了，安利柯毫不覺得寂寞，出生以來第一次來到海邊，甚麼都使

他驚異。

海水漫漫地盪着，把蒼青的海面聳起，勢如萬軍襲來的大浪，砰然衝碎四散。意大利的鐵甲艦衝着這浪進行，演習的大礮，隆隆地從要塞傳來，震得窗上玻璃爲之震顛。走到海邊去看，幾十個漁夫正在曳起漁網，大大的魚映着夕陽閃閃地滿在網裏跳着。在安利柯所見所聞，無一不是可驚異的。

不但海，無論向那裏看，都是好風景。時節雖已交冬，日光仍是溫暖適體，落霜的朝晨，一次也未曾有過。

有一日，母親從故鄉的託里諾來信，信中寫着這樣的話：

「安利柯，託里諾的山地已降雪了，桑·德運塞是溫暖的地方，還未有雪吧。」有甚麼雪呢？澄青的大空中，輝耀着可愛的太陽，櫟、松、橄欖之葉，一點都不變色，那或深或淺的綠色，終年都像個春天。

村子被古色的城壁圍着，公園中松櫟等繁茂得白晝也薄暗，陽光充滿的砂地上，這

裏那裏都有棕櫚樹，展着那大手似的綠葉，尤其是舅父從南洋、南美帶來了種着的熱帶植物繁盛地伸着大葉，那樣兒是在託里諾寒冷的山地無論如何是難得看到的。

四 大海樣襟懷的舅父

沈默的舅父，漸漸多講話了。那聲音宛如在大海的潮中鍛鍊過的海獸的吼聲，舅父一開口，就像大洋的浪在怒吼。可是，那聲音聽去並不粗暴，也不凶惡，於男子的聲音中帶着大膽而和平的感覺。安利柯很愛舅父的這豪氣。

舅父體格結實，雖不十分修長，肩膀平廣，髮全呈灰色，鬍鬚濃重，眉毛明晰，略一顰蹙，那長長的眉毛之下幾乎看不出眼睛來。

舅父的眼睛真奇怪，睥睨怒潮似的光與柔和的光，無時不在交代了輝耀着。

舅父心氣躁急，時常發怒，但雷霆一過，就此完結，以後很是和柔。

舅父的顏色曬得如赤銅般。面上刻着深溝也似的皺紋。一見似乎可怕。但仔細看去，

在強的力中卻充滿着慈祥，宛如一個年老的善良的獅子。

毫不講究修飾的舅父，戴了舊玳瑁帽子，獅子似地徐徐走着的那種風采，儼如昔時豪傑的樣兒。玳瑁帽的古舊顏色上似乎刻有舅父一生奮鬥的歷史的。

安利柯在舅父身上見到激怒與柔和二者交代地現出着，無論在眼色中在聲音中都是這樣。

「舅父是個以那二性質為基礎而完全成功了的人咧。」安利柯時時這樣想了佩服他。

有一日，安利柯與舅父在鄉野路上散步。一個瘋了手的乞食者走近來，向了舅父：

「請布施些。」頓着淚聲說。

舅父雷也似地一喝：

「混賬，怠惰漢！」

乞食者嚇白了臉，恐縮了一會，忽而好像要失去命了的樣子，野狗似地逃跑了。

舅父拉了安利柯的手，把一個半元幣塞在他手裏：

「跑去，把這給了那乞食的。那是瘋了手的，而且一隻手已沒有了。」

安利柯向那踉踉奔奔的乞食者追去，大叫「喂，別跑，別跑！」

乞食者回過頭來，跪在地上幾乎要泣哭出來了。安利柯給與了半元幣，乞食者歪着臉，簌簌地下淚，把額觸在地上拜謝。

又有一日，來了四五個男子，鄭重地來請求一件事，說：「要募集慈善經費，請作個發起人。」

在樓上露臺曝着太陽的舅父，分付女僕說：

「我不知道這類的事，回復他們快回去！」

來的人們仍不回去，依然唧咕不休，舅父從露臺上跑下去，憤然叱了說：

「討人厭的東西！連曝太陽都不得自由，從愚人錢袋裏騙錢的偽慈善事業……須

知道我是不會上這樣的當的。要行慈善，也用不着等你們來說教，自己會去行咧！明白了嗎？明白了未快走！」

根基還未壞盡的鄉人們，受了這一喝，好像狐狸精被顯出了原形的樣子，恐縮地回去了。據說：舅父今日曾在別處出了大注的捐款，大概這些無賴們知道了以爲有機可乘，所以來試行欺騙手段的。

安利柯纔知道世間有藉慈善事業來騙錢餬口的人。

*

舅父被就地的人們愛慕而且敬畏着。這只要和舅父同去散步就可知道。在路上走時，不論是附近的地痞或是就地的紳士，都一樣地向舅父敬禮，這並非只是形式的敬禮，乃是滿了尊敬與愛慕的敬禮。

小孩們一見舅父，臉上都現出半怕半喜的神情來看他。和安利柯親近的少年們，呼舅父爲「白契舅父」，可是一般的大人卻呼舅父爲「船長」或「騎士」。

「那裏！不見我在用腳走着嗎？」舅父有時這樣說了引得大家笑。

地方上被稱爲最上流的人，舅父以外有三個。一是牧師，一是醫生，一是藥劑師。他們背後都呼舅父爲「野蠻人」或「哲學者」。見了動怒的舅父，說是「野蠻人」，見了深情的舅父，說是「哲學者」。

安利柯這樣想：

「不錯，舅父確有像野蠻人的處所。但這像野蠻人的處所，是舅父很好的地方。如果沒有那像野蠻人的處所，舅父雖燃燒着真正的智慧，也無把不正者卑怯者辟易的力了吧。舅父的野蠻性乃是有教養的原始力，唯其如此，故舅父亦得爲哲學者。我從舅父學哲學吧，學生活的哲學，焰也似的燃燒的哲學吧。」



第二

一 舅父的學校

着。

「喂，安利柯！」有一日舅父坐在庭間石上這樣開始說，安利柯坐在旁邊靜默地聽

「你在一年內要在舅父家裏變成強健的身體。但要強健，如果以為只要怠惰地悶着就好，那就大錯。怠惰是反於身體有害的。要身體健康，非使精神也健康不可。要身體精神雙方健康，新的功課是必要的，因此，你此後要在露天學習功課纔好。」

舅父息了一口氣，又繼續說：

「好嗎？你已把學校的椅子和教科書都拋掉了。你以後的椅子，是庭石或海岸的岩石呢，我就作了你的先生吧。」

「我不叫你作背誦等類的功夫。你非成一個有價值的人物不可，要想成有價值的人物，拿着教科書是無用的。」

「你有着好好的兩隻眼睛，應該用了這眼睛去看世界。你又有着好好的心，應該用這心去思考。這樣，你就會成優良的人物。」

「我於還未能十分讀寫的時候，就入船爲僕歐了。我從孩時，不曾受過誰的教，只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心思考。我的知識，財產以及這別莊，都是自己造成的。」

「說雖如此，我並不叫你鄙薄學校的先生與書冊。不過，世上有學校的先生與學校的教科書所不能教的世界。對於這世界，你非自己去學習不可。真真有益而確實的知識，在這世界纔可學得。」

「學校的先生會把人所不可不走的路教示我們吧，但要走這路，非動自己的腳不可。卻是，也不能說只要自己走就好了。要留心着同道走的人，要注意從反對方向走來的人，要顧到路旁的田野與森林，要遠看在地平線那方的山。有時還不可不立住了腳仔細地把東西來注視。」

「我與學校的先生不同，離了書冊與黑板，把好事情來教給你吧。回想起來，我自己曾受過這種學問的益處不少，於你也必會有益處吧。」

「人須有思考怎樣去生活的頭腦，又須有實際去生活的手腕。可是在狹窄的學校裏，是不能把這些知道的較之學校的功課，研究廣大的自然和活世界，更是重要。」

「無論自然的那一角，無論路上遇見的那一人，都可成爲自己的活學問。自然在把

甚麼告訴人，人亦在從自然學着甚麼，我們非把這知道不可。書冊中所寫着的和先生所教示的，只是從自然的一部大書中抽出來的東西。自然是智慧之母，是先生的老師。

「對嗎？知道了嗎？舉例來說，請看那五株的松樹，在山路上伸出了大大的支幹，很是繁茂吧。還有一株，卻在斷崖的叢叢裏，只纔抽梢枝，露出一種貧弱相吧。」

「這六株松樹，同樣年齡，同一種類，都是我在十年前種的。當你四歲的那年，已是四年生的苗木了的，恰好和你同年的呢。試看，這六株松樹發達上差異得多少！十年前，我從飛倫載買了這六株小松，五株種在那坂路上，尙餘一株，無適當種植的地方，後來就種在斷崖的叢叢裏。」

「初種的當兒六株都是一樣大小，那五株現在已快要比別莊的屋頂還高，挺挺地很繁茂了，而在斷崖的那一株，卻未到一米突，且有將枯死的樣子。」

「人也如此，只要教育不同，就會和這松樹一樣，發達不同起來哩。哪，自己一個人把這好好地想了，做一篇關於松樹的感想文去寄給你母親吧。替我告訴她：舅父第一次教

你的學課就是松樹談啊！」

一一 拉普蘭特產的大麥

全生涯在海上過了的舅父，關於海，總算是已畢了業的。舅父除了使安利柯吸海的空氣，教示駛舟以外，大抵不居舟中，只是以整理田園爲樂。安利柯與舅父同在田園間工作，就學得了種種的植物名稱、栽培法及效用。

有一日，舅父執了鋤在耕菜地。那地上有收割留剩的穀物的根株。安利柯執了鋤幫同把土壤掀起來時，舅父將鋤插在土中，用手拍一拍腰這樣說：

「看囉，這根株有教你的地方呢，也教你科學，也教你道德。聽着！」

「我今年夏天，耕好了地，一時不知種甚麼好。忽記得書齋一角裏有一撮從拉鮑尼亞帶來的大麥種子，就取來試種。」

「拉鮑尼亞在歐洲北端盡處，是一株樹也不生的極冷的寒冰國。那地方真奇怪，一

年之中，有九個月是夜，就接連有三個月是晝。九個月的夜一過去，天氣就轉暖了，冰也解了，草與灌木轉眼就大，匆忙地開出花來，立即結實成熟。

「這一帶奇怪的國土，統名曰拉普蘭特，拉普蘭特所產的穀物，只有大麥。那裏的大麥和我們這裏的全然不同，在短時期內生長，很快地就結穗。我以為把拉普蘭特的大麥拿到我們的地方來種，也會快生，長快結穗的，就取一撮種子放在皮篋中帶了回來。不料帶回來後，一竟忘了，藏在書齋抽屜裏好幾年。

「今年夏天，偶然記起，爲了實驗，就把他種了的，種了以後，啊！真虧他，真虧他！

「拉普蘭特的大麥果然守了那寒冰國的舊性質，在我們的暖國裏，也在僅少的時間中生長了，使人們驚怪哩。真了不得！從下種以至收穫，只不過五週光景。

「那麥稈，你看，現在連着麥穗成了束，放在那工作場的屋閣上，真結得很好的實哩。

「我在來年，後年，不，無論幾年，在我的一生中，仍想下種再種，再來實驗，我死了以後，叫後面的人仍繼續種下去。

「你以為怎樣？無論種幾年，大麥的生長都會照樣快速，收穫都會很好嗎？我覺得那是不會的。生長將漸漸遲緩吧，到了某一時候，其生長力將全等於暖國的普通大麥了吧。我想，安利柯試想這拉普蘭特的大麥給着我們大教訓哩。」

「第一，植物是順應了氣候而生長的。其次，他有着巧妙的抵抗力，能避免冰或寒氣等的外敵。如果，斯坎奇那維亞或拉普蘭特的大麥也與我國的大麥一樣，迂緩生長，那末結實以前就要被寒冷的風吹萎了。所以，北國的大麥於寒冷的外敵未攻來時，爲了想結實，不得不急急生長。人也如此哩！在命定不能久活的人，肉體地精神地都用了急速度發達。普通所謂神童者，大概決不是長壽的人。因爲不長壽，所以潛動着一種在孩時把一生的事做盡的自然力。哪，恰如我從拉普蘭特拿回來的大麥的樣子，性急地飛越其生命的拋物線。」

「還有你所不可不想的，就是，那拉普蘭特的大麥把其習慣傳給次代的事。習慣可以成天性，所以，拉普蘭特的大麥雖移植在氣候不同的我們的暖國裏，其生長也仍和在

拉普蘭特時一樣。

「人也和這沒有兩樣。人因了教育環境的善惡，可善亦可惡。不但如此，我們所體得的善，可以傳給子子孫孫。善的生善的，活着的善人會把其善的精神、善的行爲、善的習慣傳給尚未生的。」

「安利柯啊，你還年少，我所說的恐未能全懂。只要將來大了，能記得我今日的關於大麥的話就好了。你做了滿下巴生鬚的大人時，如果記起我的大麥談來，你自會把種種的事來思考吧。自會把所思考的結果在日常生活之問題或社會的問題上去應用吧。」

舅父這樣熱心地談說，那無限慕善的心，星也是似罈露在眼裏。安利柯覺得舅父真是偉大。

三 大麥 夏水仙 石刁柏

有一日，舅父蹲在庭間小路上，很有趣味地在摘草。安利柯就大石上望了看着，看了

舅父的那種有趣味的樣兒，不懂起來了，就叫說：

「舅父！」

「呢。」

「舅父摘草有趣嗎？」

「有趣得很！你恐不會知道吧。」

「不知道。這樣麻煩紆緩的事，叫用人做不好嗎？」

安利柯這樣說了，舅父就說：

「那裏真有趣。我在和許多小草談着話啊。豈但草呢？來看！真有趣，你的眼裏也許不會看到吧，我正在和蟻談話，戲阻其行列，或向着蝸牛招呼，且和許多的蟲類作着會話呢。紆緩的工作，正好利用了思考事情的。」

舅父說了又俯下頭去獨自微笑，既而又擡起頭來：

「喂，安利柯，我的思想在天地間奔繞着，方纔心雖停在草的行列與蝸牛上，現在又

轉跑到天涯去了。我蹲在這裏想寫的書中，不可不有園生的教訓一章。嗚呀，書這類東西，原不是我所要寫的……喂，安利柯，來，如果你要聽，我就告訴你吧。」

「呢，」安利柯即時高興起來，從岩石跳下，跑到舅父那裏去。舅父坐在小路旁，談說了起來：

「這小路中，我並未下種，卻有三四十的草，得其所哉地生着。你看，這是狗尾草，這是毛茛，這是蕒草。這樣的草只要一度摘去，就不會再生，如果風從別處再把種子吹來，那是例外的。」

「可是，很有鬪強頑韌的傢伙哩，你看，這就是。這就是名叫犬麥的傢伙。還有，那裏不是有開着黃金色的花的東西嗎？那就是名叫夏水仙的傢伙。」

「這兩種東西的頑韌，真是了不得！無論怎樣摘除，也不中用，立刻就會發出芽來。喏，這裏面藏着一大教訓哩，聽啊！」

舅父又繼續着說。

「大麥這傢伙，真是執着力很強的東西。不論是溼地砂地，或是岩石的裂縫，到處都會生根蔓延。要想排除地，摘去固然不中用，即使把那正根拔去，那許多小根仍會在深土及石縫中繁長的。我會用了鉤刀與草鋤想把那小蛇也似的根株去盡，總於不成功。因為只要有一支根留下，那傢伙就會立刻抽芽長大的。」

「還有這夏水仙，也是討厭不堪的傢伙。任你怎樣摘除，仍是坦然。因為這傢伙有六個乃至二十個左右的圓錐形的球根散伏地中的緣故。所謂圓錐形的球根，恰如胡萊蕪的形狀相似啊。這樣形狀的根潛在地中，拔去了一二條，真毫無痛癢，立刻就恢復舊觀了。」

「夏水仙和那裏無花果下面的石刁柏相似。石刁柏也有許多種類，在那裏的是生活力很強的一種。任你怎樣拔除，到了第二年，仍像對我們說『久違了』的樣子，管自抽芽繁茂。我對了這傢伙，也束手無策，反而佩服起來了。喏，安利柯，所謂金剛不壞之力，石刁柏真有着呢。我想到了此，不禁對牠說：『活着吧，石刁柏啊，盡了你的力！』」

「這大麥、夏水仙、石刁柏，對於我們實給示着道德上的一大教訓。哪，他們有着抵抗

破滅而生活的力吧，這是因為根生得深，貯有隱力的緣故。我們要戰勝人生的不幸，也非把知識的根，感情的根伸張在深處不可。能夠這樣，那即使遇到了暴風雨似的大不幸，我們仍然發揮新的力量，重新甦生繁榮。根淺了就不行。用了淺薄的思想、浮面的心情去對付人生，一旦不幸襲來，就難免一蹶不振了。

「根深的植物不像根淺的植物的能在一時吸收許多的水分，但他能逐漸些許些許地把水分吸收了潛藏在地底深處，故雖受烈日，也能出其潛力的抵抗，決不至於枯死的吧。」

「哪，安利柯，這關於植物的根的話，你將來年紀大了時想起來，大概也會覺得不錯的吧。」



第三

一 遠足與舅父的追懷

一日，安利柯被舅父帶領了遠足到萊里契去。

出發的時候，好風由海吹來，很是舒服。漸漸前進，道路逼近斷崖，一面是大海，一面是峨峨的山岩。再前去便是有名的險道，舉目崎嶇地矗立着岩石，不能且走且談了。

到了里格里亞，天候忽變，是已近冬季了的緣故吧，天空灰色，海面也黝暗。

及到鮑托利海岸，舅父向安利柯說：「喂，在這裏坐息一下去
吧。」

可以坐的岩石，附近卻沒有。

「這裏好，就坐在這上面吧。」舅父所指定的岩石，原滿着孔洞，可是因了波濤的衝擊，卻已天然成就着石椅子的樣子。

安利柯坐在上面，卻意外地舒適。

下面海波奔湃，海風吹來，掀起了浪似猶未足，更掠逼石岩呼嘯而去。雲隨了風的旋動，偶露空隙，薄明的銀色的寒冷的日光，就在海上顫動着行走，其光景宛如古時被甲的武士的疾行。及雲一閉，閃光也就即刻消失，水與空仍歸暗淡。在這忽而閃光忽而暗淡之間，安利柯與舅父都默然地凝視着這變化。

安利柯細看舅父時，覺得其眼中有一種光采，似乎正在想很遠很遠的事情。「不知在想甚麼啊！」正猜想間，舅父發出了一聲歎息來。

「舅父甚麼了？」安利柯問。

「唔，對了這暗淡的水空，不覺想起種種的事來了。」舅父沈重地回答。

「想起了甚麼了？」

「想起了五十年前的事，有些難堪起來了。但是，回想究竟是一件好的事，能這樣地給我以一種甘甜而沈靜的悲哀。啊，回想起來，我的一生，並無甚麼疚心的事啊！」

安利柯對於舅父不覺感到了一種奇妙的吸引，只是一味凝視着他。

舅父於是感慨無量似地繼續說下去。

「啊，安利柯！舅父於幼時恰好也是今日樣的陰鬱的天氣，在這……就是這塊哩，曾在這塊岩石上坐過。計算起來，已是距今五十二年前的事了。」

「想起那時的事，實在難堪。那時，我啊，只在數個月間，連喪了父親與母親哩。因此，就以初等小學二年的程度，從桑·德連寨的小學校退出，被放逐到世上。」

「父母既亡，那做船長的父親的從兄，叫我入海程十九日的輪船上去服務。那輪船名叫泰爾泰，那是行駛黑海運輸糧食的。」

「啊，現在重新記得起來：我那時還只十歲。在這裏，就在這塊岩石上坐了，一壁注視

着海，一壁思忖以後將在海上過這一生的事。那時坐過的這岩石，至今過了五十年，還是依然不變，也像這樣地有孔穴了的哩。怪不得我要撫今思昔起來了。

「啊，聽啊，我在五十二年前，坐在這石上所思忖的並不是航海遠行的寂寥，也並不是對於將奉父親的從兄爲主人的新生涯的不安，我的兀坐在這岩石上對了這美的海景所沈思的，是因爲那日早晨曾去訪問村中的牧師唐·愛培里斯德的緣故。

「唐·愛培里斯德說於我離故鄉以前將贈東西給我，叫我到他家裏去。

「我就去了，不知道他將贈我甚麼。去的時候，一味猜測期待。牧師見了我歡喜地說：『呀，來得很好！就請在這沙發上坐！』

「立刻搬出茶來，還有兩種糖果。我一切都不在意，只一味期待着他的贈物。紅棗蔗似地紅面孔的牧師，脣邊浮着多情而親切的微笑，卻不知道究將贈我些甚麼。我還以爲他只是戲言，並沒有甚麼給我的了。

「那裏知道他竟給了我意外的贈物。

「牧師和我這樣說：『我是窮人，不能送你時計，也不能送你滿貯着金錢的財囊。但我卻真心情願送東西給你，因為我和你的父親母親是久交的好友啊！我不能贈你值錢的物品，來把比金錢時計還有價值的教訓來贈你吧。你如果受了這教訓去做，將來你回到故鄉時，假使我還在，你定會感謝我的吧。』」

「啊，安利柯，牧師對我說這樣的話呢。牧師繼續地說：

「『你的父親如在世，他將犧牲了一切叫你求學吧。他近來會希望養成你爲法律家、牧師或官吏呢。不料你才十歲，就成了貧窮的孤兒，從此要因了船長巴爾托洛的照拂，當作船員，流了額上的汗去換麵包喫了。』」

「『說雖如此，也萬不要灰心，充了船員，也有做船長的希望。只要有志氣，就可以成任何的有名人物；所以無論甚麼職業，都不是可恥的。能每日每日地熟諳事務，逐漸前進，就儘夠了。用了自己的力去學習，這是最貴重的教育啊！如何我給你的贈物，就只是這個哩！——啊，最偉大的學問，就在把自己所可能的自己去做啊！』」

「你從明日起，每朝起來，請先自誓一日中須行三件好的事。晚上睡時請自省今日預定要做的三件好的事會否實行。這樣行去，你的一生就會沒有一日的浪費。只要能如此，你也不必再入學校，不必再待先生的教導了。」

「白契君！知道了嗎？如果知道了，請抱住了我給我一吻，而且望你不要忘記我與我所對你說的話！」

「哪，安利柯牧師這樣說了，潸然下淚了。我那時有些厭憎起來，以為與其給我這種教訓，還不如給我銀幣一二枚的好，頗恨牧師的吝嗇。」

「可是，第二日，我獨自到這裏岩石上坐了，說也奇怪，竟情不自禁地把牧師唐·愛培里斯德的話回想起來，坐在這裏沈思了好一會呢。」

「我結果就從那時起，決心依守牧師的教言，一切照行。直到老了的今日，還照樣行着。現在仍於朝間想好了一日中所該行的三件好事，如果忘去一件，晚上就不能安然入

睡。我當你那樣的年紀，於海波不平、暴風雨和波濤怒吼的夜間，常因事在甲板上徹夜不眠。每當日出以前，先作了母親所教我的祈禱，其次，必想到那日所應做的三件的好事。

「我遵了唐·愛培里斯德的教訓，曾每日搜求那足使自己身心與知識完全的三件事。入船以後的數年中，我連讀一冊書的時間也沒有。過了幾多年，才略得到自由娛樂的時間。可是，我除小說以外，甚麼都不會讀。我的讀歷史、文學以及哲學的書，都是以後的事。我曾讀了許多的哲學書。從今想來，覺得最好的哲學，就是我每日想努力把自己弄好的時候在自己心裏所發見的東西。」

「這最好的哲學，這樣教示我：即人要身體、感情、思想三者平均調和才好。如果其中有一不完全，就誰也不能為幸福善良賢明的人。」

「所謂幸福的人者，就是賢明的人，同時也就是有健康的身體，有善心，有完全辨別道理的頭腦的人。」

「無健康的幸福，是不能有的囉。健康一失，就不能賢明，心因而偏斜，也就不能善良。」

了。

「說雖如此，只是心好，或只是頭腦好，都是不夠的。只是心好，恰如沒有舵的帆船；只是頭腦好，又恰如備了舵而沒有帆的船。這樣的船，一遇到風，就會撞到岩石上去或觸到岸邊去，否則就只是團團迴旋而已。」有善心與正確頭腦的人，其快樂如乘風行駛的船。這是我的歌。

「哪，安利柯！在你和我同居的一年間，你也許常常聽到這歌呢。請忍耐地聽，不要厭倦啊！我實在確信是如此，覺得這才是教育的基礎哩。」

「我不忘唐·愛培里斯德的教訓，每日在努力着：第一，增進自己的健康，第二，把心弄好，第三，修養思想。」

「哪，安利柯！你今年十四，較之同年齡的少年，遠有着優秀的見解。所以，從明年一月起，也非養成每日行三件好事的習慣不可啊！」

一一 決心

安利柯一心地聽着舅父的話。覺得這樣的話從來未曾聽到過，不禁自慚起來。安利柯一向總以爲學問這東西是要靠學校教授，父母督令複習的。不料，這多年做過船長的舅父，卻和先生反對地叫他全然換了新方面去着想。

安利柯全如入了別一世界了，一時心裏想起來的很多，終於捺不住了這樣問：

「舅父，怎麼能在一生也每日行三件好事呢？如果一日三件，一年不是很多了嗎？我以爲一年只要能做成一件的好事，就已算是了不得了……」

舅父聽了，突然地：「一日三件，一年可得一千零九十五件，閏年多一日，就得一千零九十八件。這是用了心算就可立刻計算出來的哩。」

「啊，一年非做一千零九十八件好事不可嗎？」安利柯不禁脫口這樣說。

「這算甚麼多？」舅父說，「好的人至少一日也得做二十或三十件的好事呢。哪，待

朋友親切也是好事，做正當的行爲也是好事，愛惠待人也是好事，令人快樂也是好事，又，無論怎樣的小的犧牲也是好事，學得知識也是好事啊！這樣，應做的好事很多，只做三件，就嫌麻煩了嗎？」

「這樣說來，也許是的。但我一向未曾這樣做過，所以不十分知道。」安利柯說。

「那末，我來教你知道囉。這樣吧。」舅父說，「我先在簿冊上替你作一個善行預案吧。只一個月份哩。你看了如要變更，就自由變更吧。只要一個月份，後來就可自己去作了。」

「那末，就請替我這樣做。」

「唔，你且這樣試行看！如果預定的好事實行了呢就實行，未實行呢就未實行，一一記入簿冊上。這種簿冊將來到了老年時重看起來，那真是你的重要的紀念品吧。年老大以後，見到兒時的足跡，不知將怎樣地懷戀，怎樣地感慨不置呢。你的一生的善行錄是你美德的足跡，也就是你的年譜。世間啊，名氏不入歷史，而行着偉大的英雄行爲，或作着高貴的犧牲的人，很多很多。世界的進步，實賴有這種人。我將來即不爲歷史上的人物，到

了老年，把你那無名的英雄與犧牲者的一生重檢起來，不知將怎樣快慰啊？好嗎？我從唐·愛培里斯德受教來的事，今日你再從我受教了去吧。」

「好！我願試行。」安利柯決心了說。

三 善行歷的作法

過了數日，安利柯的案上放着一本簿冊。取來看時，是舅父的筆迹，寫着正月中所應作的善行的預定。從二月至十二月間，甚麼都未曾寫記。

安利柯拿來讀去，其中像下面樣地寫着：

一月一日

一、自省自己身體的缺點。

二、自省自己品性的缺點。

三、自省自己頭腦的缺點。

就了上面三項自省，如果自己不知道缺點所在，就去向白契舅父詢問吧。

一月二日

今日和昨日反對地來想吧。

- 一、自己身體上最好的是甚麼？
- 二、自己有着甚麼高尚的精神？
- 三、自己什麼最擅長？

這三件是自己會知道的吧？人這東西，如果是自己的長所，立刻就會知道。無論是誰，對於自己的好處是要把他擴大成二倍乃至千倍了來自矜的。

一月三日

一、昨日從兄弟（與我同年）的配洛登那卡爾辟諾山，一小時半就回來了。好，我今日也去試登吧。

二、大昨日，乞食的辟耐洛向我討一銅子，我那時正要到般託利別莊看戲去，覺得

他討厭，管自走了。今日他如果再向我討時，給他兩個銅子吧。

三、今日要暗記但丁地獄篇開始的句子。前日自省自己的缺點時，覺得我記憶力最壞，爲練習記憶力起見，故試行暗記大詩人的詩句。

一月四日

一、朝晨既醒，就立刻起來吧。昨日假裝熟睡，做了調乖的事了。

二、今日寫一封好的長信給母親吧。

三、熟記意大利主要的河名和其流域。

一月五日

一、今日和舅父說，請他給我喫萊蕪吧。就是味道不好，也忍耐了喫吧。

二、今日雖與附近的孩子們遊戲，也不要做壞事。

三、熟記亞爾帕斯山脈與阿配耐山脈的主要山岳的名稱。

一月六日

一、到斯配契去遠足。

二、昨日從舅父受到注意時，我不覺有些動氣了。爲了自責這不當之罪，今日停止與從兄弟遊戲。

三、把歐羅巴地圖的輪廓，在空中描劃記熟。

一月七日

一、剪除指甲，使之清潔。昨夜到了美炯契家裏，和姑娘鬪紙牌玩着的時候，因爲指甲漆黑，弄得很難爲情。以後不要再叫有這樣的事吧。

二、把檸檬摘了兩個去送給那貧窮的美寧的母親吧。美寧的母親患着熱病臥了好久了，很可憐。

三、熟記自馬克波羅以至斯舟萊世界中有名旅行家的名字。

一月八日

一、昨日飲湯太多，腹漲了睡不着。今日但喫到八分就中止吧。

二、遇到與人談話時，用使人歡喜的態度說吧。

三、就從前讀過的書中，把關於愛讀書的意見或感想寫出吧。

一月九日

一、今日舅父說要乘了船領我到萊里契去。乘此機會，竭力去潛船吧。我一向足的運動比腕的運動多，所以手腕較弱小。

二、再像前次似地到瑪卡拉尼公園去散步，把父親母親的事來思考吧。

三、試把我國的山脈與海岸的略圖，在空中描劃吧。

一月十日

一、勿着了褲子與襪子睡。

二、今日，想甚麼法子使親切的舅父喜歡吧。

三、將拉丁語、法蘭西語、德意志語各翻譯一頁。

一月十一日

- 一、食物之中何者最有益於營養？把這去問舅父吧。
- 二、把自己所愛的朋友的姓名順次寫出，就此查察自己愛朋友的程度。
- 三、今日非解出兩個的算術練習題不去遊戲。我算術成績最不好。

一月十二日

- 一、爲甚麼我們爲了健康非喫果物與菜類不可？須把這尋出解答。
- 二、爲甚麼我與舊友培里諾交惡？這原因在我呢，還是在他？非仔細查察不可。
- 三、在我所知道的一切功績或作品之中，何者最偉大？何故把這等來寫了看吧。

一月十三日

- 一、須練習我所困難的事。舅父常說，我所困難的是早起早睡。從明日起，比舅父早起牀與舅父同時睡吧。

- 二、今日至少在培里諾家裏住二三小時吧。可憐，他傷了腳臥着呢。
- 三、在我所知道的歷史上的、人物之中，誰是第一個人？把這考察了並其理由寫

出吧。

一月十四日

一、昨日與兩個啱小孩大家跳躍，我跳得不好，只是跌交，今日再去試跳，學習到跳好爲止吧，我有着和他們一樣的呢。至於力氣，我也不見得比他們沒有。

二、把讀法去教那船員范曹的兒子吧。那孩子很以不知道讀法爲恥哩。對於那樣好的孩子，就是每日替他犧牲半小時，也定是愉快的。

三、描繪地圖冊上第一幅的全世界圖。

一月十五日

一、水、啤、酒、葡萄酒，各對於人體有多大的影響？把這來加以研究吧。

二、在我，甚麼東西是最歡喜的？甚麼東西是無可無不可的？甚麼東西是厭憎的？把這三者來分類了看，便沒有厭憎的東西吧。

三、把推·特里培阿的第一頁來用法蘭西語翻譯吧。

一月十六日

一、昨日從人家那裏受取了捲煙，以爲不知有甚麼味道，躲在樹林間試吸。結果很不舒服。作了壞事了，自己很是懊悔。真惹厭啊，以後決不再吸。

二、柯斯丹查來了信，我尙未答復她。她的信已到了十五日了。此後決不要再有這樣失禮的事。

三、把法蘭西語用拉丁語來翻譯一頁。

一月十七日

一、何以冬季比夏季容易受感冒出汗以後何以感冒就會全快把這去試問醫生吧。

二、昨日和間壁的配洛談到托里諾的自己家裏的事。那時我曾誇說屋宇如何華美，如何宏大。爲甚麼要這樣說呢？現在很自後悔。爲取消前說起見，今日說老實話吧。我往往有稱贊自己的癖，怪不得母親近來常寫信來注意我，叫我不可自

慢了。

三、用鉛筆來把舅父的別莊試習寫生吧。

一月十八日

一、一疲勞就非休息不可，何故？休息時仰臥了最舒服，何故？要查察其理由。

二、昨日曾與范曹的兒子約定去教他讀法的。後來觀漁人用網打魚，覺得有趣，就忘去教他了。唉，真不應該！如果不能守約，爲何不先去向他說明呢？後來曾會見了，卻是我終於未曾向他道歉。今日就用了二倍的時間親切地去教他，來作對於過失的補償吧。

三、暗誦亞歷山大·曼沙尼的歌 瑪克洛代阿全部。

一月十九日

一、昨日晚餐時，因爲腹饑了，不但囓圈吞嚙，而且大食。舅父見了會說，「喂，安利柯，你難道已餓得要死了嗎？」夜裏一味惡夢，大約消化不良的緣故吧。以後喫東

西，勿要再太性急。

二、對於那與我多有談話機會的三人，要竭力用了和藹的態度說話。

三、暗誦愛耐伊特第一章的歌約四頁。

一月二十日

一、按時進食，有益於健康，不規則地漫食，於健康有害。何故？去試問醫生吧。

二、教范曹的孩子讀書，切勿動怒，忍耐了教去吧。可憐，那孩子熱心是熱心的，只是記憶力不好。我總得忍耐了教他。

三、把斯配契灣的風景用文章描寫了去寄給父親吧。

一月二十一日

一、爬上坂去，就覺呼吸困難起來，心躍躍地悸動。何故？

二、昨日我會嘲笑奇奇諾。其實，奇奇諾並不會有甚麼錯，那孩子患着重感冒，臉孔浮腫得像獬獬呢。我把他的苦楚認作了有趣味的事，真不應該，今日非去道

歉不可，並且還要格外親切地待他，以補償昨日之過。

三、關於重要的星座及重要的大星，請舅父指教吧。

一月二十二日

一、昨日到斯配契去，將舅父所給我的錢，買了果物，獨自在船內大嚼，毫未曾分與同行的從兄弟們。因此，到了喫飯的時候，食欲消失，什麼都喫不下去了。見了那從兄弟們喫飯的那種快樂有味的樣子，不覺立刻感到羞恥，臉孔紅了起來。我真是孩子！人家說我「孩子」時，我不是會動氣嗎？但願以後不要再有這樣失敗的事。

二、今日把我的果物分給從兄弟們吧。

三、月亮當方地平線時，看去較在頭上時大。這是何故？去問舅父吧。

一月二十三日

一、昨日去漕舟，覺到我的左腕比右腕力小。從今日起，暫時多用左腕，使左右相稱。

吧。

二、已有兩個月不見母親了。連信也未會寫給她過，很記念！下禮拜就每日寫信，把我思念母親的心情完全表出吧。

二、我意大利因了愛馬努愛列、馬志尼、卡華的功績，得到了多少的幸福？把這來簡單地寫述吧。

一月二十四日

一、做船員的范曹，比我年齡要長二十年，卻能於水平線的彼岸分別出船影、帆影與桅桿的搖動方向來。我也來留意觀看遠物，養成和他同樣的眼力吧。

二、據說從前有一個人，曾在桑·德連寨和人打架，用小刀傷了人，結果遂受五年的徒刑。這人現在已由獄中回來了。人們都厭憎他，加以冷視。其實，這人心地不壞，忠實地以漕船生活着。被人冷視，真是冤枉。以後我們如要僱船時，就僱他吧。把這和舅父商量吧。

三、今日把我國主要都會的人口來記憶吧。

一月二十五日

一、不該反對舅父的話。舅父會叫我着絨襯衫，我因爲一則覺得着絨襯衫似乎太懦弱，一則着了覺得有些於心不安，終於脫去了。今日問明了絨襯衫的功用，如果確有理由，就重新着上去吧。

二、昨日舅父講述一因了竊盜而發財者的故事，且舉了一句格言，叫做「正直者雖愚癡，也勝於狡猾的惡漢百倍。」今日把這格言來加以玩索吧。

三、帶了時計去查測桑·德連的潮汐。

一月二十六日

一、我已養成了早晨七時起牀的習慣了。以後再改爲六時半起牀吧。

二、慣於嘲笑他人，真是可厭的野蠻性。我願我自己不犯這毛病。

三、亞美利加士人被稱爲亞美利加印度人，安契爾羣島被稱爲西印度羣島，何故？

把這來檢查吧。

一月二十七日

- 一、貯水槽中的水比之噴水，甘美而適於胃。何故？把這去請教於醫生吧。
- 二、人喜食動物的肉，而見到動物的被殺，卻覺難過。這矛盾須加以考察。
- 三、重瓣花的植物爲甚麼不會結好的果實？去從植物學書上一查其理由吧。

一月二十八日

- 一、每晚，以用左手寫字來當作娛樂吧。昨日在洛西家裏見到一個紳士，他因爲右手上患了一個瘡，據說已有一個月不能寫字了。那是多麼不便啊！
- 二、昨日醫生的兒子配翠諾動氣了向我出惡言。我並沒有甚麼不好的事，該受配翠諾的怒氣與惡言的，全然是他自己誤解了。他因爲近來常作惡行，疑心我會向他父親告訴甚麼了呢。我受了他的惡言，只是抑了氣默默地走出。今日我會配翠諾，促他反省吧。這樣的事，須嚴格地處置才好。

三、暗記亞歷山大·曼莎尼五月五日的詩

一月二十九日

一、從兄弟不用枕也能安然熟睡，我也來練習不用枕睡的習慣吧。

二、俗語說，「惡也七次」就是說普通的人要連作七次同樣的惡事的意思。我在這三日間，須每晚反省自己的行爲，自問有比普通入好的地方沒有？

三、請求舅父帶領了去參觀斯配契的兵工廠吧。

一月三十日

一、請求舅父設法，暫試去和船員巴拉查共生活吧。這是爲了要想練習船員生活的緣故。

二、數日來，用了吊船登陸的法蘭西的船員每日醺醉了酒，動輒就亂說我們意大利及意大利人的壞話。我每聽到，很是憤怒，可惜我沒有打他們的勇氣。好，今日如果再遇到，就去怒喝吧！我雖是孩子，但如果有人說我國的壞話，是不能默然

的。

三、記憶海風的種類與其名稱。

一月三十一日

今日是一月的末日了。自問自答地來考查一月間的成績吧。

- 一、爲強健自己的身體起見，本月做了些甚麼事？
- 二、爲修養自己的精神起見，本月做了些甚麼事？
- 三、爲培養自己的知識起見，本月做了些甚麼事？

第四

一 犬與人

有一日，舅父忽說：

「街上似乎有了甚麼事情了，安利柯！你不跑去探聽探聽嗎？」

安利柯依了舅父的話跑到了街頭，又喘着氣奔回來，到庭間狂叫：

「舅父！快來到那空地上！」

「甚麼了？」舅父急攏了帽子出來。

「有小孩被狗咬壞了。」

「噢！那末快去吧。」

安利柯急急地走，舅父在後面跟着。



「甚麼了？甚麼了？」老人們從街屋的窗口探頭出來，向那急行着的一個男子問。

「瘋狗啊，瘋狗啊！」那男子一壁回答一壁急急地管自走。

「甚麼瘋狗咬人嗎？」

「有三個小孩被咬傷着哩。」

「這裏向沒有狗的，那末一定從賽爾茲那來的吧。」

「不，據說是萊里契的狗。」

「不要是我家的孩子遭咬了，方才到海邊遊戲去了呢。」

家家的人們都在門口互相這樣地談着，街上充滿了驚異的聲音。

安利柯與舅父急急前進，到了空地上一看，在噴水的面前，已擠得人山人海了。大家都擠在一處，茫然不知所措。其光景宛如一個螞蟻受傷了，許多螞蟻圍繞着的樣子。

「甚麼了？」舅父走進人中去，人們就用了敬意，把路讓開，同聲地說：

「德阿特拉的兒子，三人都被瘋狗咬傷了。」

可憐，那三個小孩在人羣中只是哭着。旁邊的人們也並沒誰去動了手親切地救護，只一味擠在一處呆看。

這三個小孩，看去似乎是漁夫或船夫之子，衣服很粗劣。最長的一個約十歲，是個瘦弱的孩子，在這薄寒的時期，還赤着腳，穿着稀疏的短褲與絨布小衫。其次的是六歲，再其次的約四歲吧，他們兩個着的衣服還清爽，靠近了哥哥，哭得幾乎要被死神捉去了的一般。似乎確被咬傷了，一個臉上皮碎了流着血，一個傷了腕，一個好像傷在腳上。

人們只是把這三個小孩圍繞了呀呀地嚷着，舅父喊着「喂喂」挨進正中去，周圍的喧譁也就停止了。

在這瞬間，安利柯發見了個人與羣衆間的不可思議的關係。他悟到：雖有千人集在社會上喧擾，到了無法可施時，因了一人物的一聲，就可把秩序恢復的。

「甚麼時候被咬的？」舅父問。

「在二三十分鐘以前。」旁人說。

「醫生呢？」

「醫生到辟德爾里去了，不在這裏。」

「非快設法不可！好，由我來給他們療治吧。喂，且慢，狗在那裏？即使被咬傷了，也許不一定是瘋狗呢。」舅父又說。

這時，人聲又大擾起來，大家在說些甚麼，卻全聽不明白。舅父於是向那在旁的肉店主問：

「誰曾看見過狗？」

「我會看見。被咬的場所就在這裏。我方在店門口吸着煙，見德阿特拉的孩子們用水桶盛了噴水的水玩着的。忽然，有灰色的野狗垂了頭，蹣跚衝過街去，孩子們見有狗來，用石去擲，那狗叫也不叫，就跑近去，向那年長的孩子的臉上撲咬；在呼痛聲中，又把那兩個小的孩子撲翻地上，將手足咬傷了。等我攆了棒去趕，那狗已向鮑查利街逃去。究竟是那裏來的狗，誰也不知道，桑·德連察向沒有這樣的狗的哩。」肉店主回答。

「哦，這也許真是瘋狗呢。事不宜遲，趕快到藥店裏去叫他們預備好熨鐵。」舅父這樣說了，雙手拉住兩小孩。羣衆都把路讓開，安利柯則拉了最大的小孩的手。

急急地向藥店前進，羣衆也紛紛在後擠着了跟來。忽然有一老人排開了羣衆，惶惶地走近前來。

「甚麼了？這，這真是……，要當心！」壁說，壁去托那最幼的孩子的頭。又繼說：「船長，老板，謝謝你……謝謝你。我是這孩子們的祖父，他們的父親，現在下漁船去了，母親爲了賣昨日所捕的魚，正在賽爾茲那。」

「要趕快啊，要趕快啊，在德阿特拉從賽爾茲那回來以前，非先把他們急救療治不可。」舅父這樣回答了就向前急跑。

舅父帶孩子們進了藥店，把紛紛喧擾了追從來的羣衆關出在門外，自己與藥劑師燒熨鐵。

這時，有人叩着店門，慌張地喊叫：

「請開門！是我，是孩子們的母親，是德阿特拉。」
店夥開了門。羣衆也隨着德阿特拉擠入了許多。

德阿特拉一倒地抱近各小孩，整理他們的衣服，吻了他們的傷處，悲痛地合掌祈禱了說：「請上帝救我！」一壁廢泣起來。周圍的人們也被引出眼淚了，其中有一個人安慰她說：

「喂，德阿特拉！別耽心，別怕，不是瘋狗啊！因為你的孩子們用石子擲狗，狗才咬他們的。」

素來多感的安利柯，病後身體尙弱，見了這光景，也不禁唏噓廢泣起來了。

「喂，安利柯，你回到家裏去！」舅父見他在難過，這樣說。

「不，舅父，我也願幫些忙。」安利柯說時，還嗚咽着。

「沒有你的事啊？你一哭，這孩子們的母親就要驚慌呢。」舅父又這樣說。

恰好醫生從辟德爾里回來了，從人羣裏擠入了來探問情形。舅父似乎就放心了似

地：

「那末，我失陪了，熨鐵已在燒着，一切奉託。」這樣地向醫生說了，攜了安利柯就走。
安利柯還癡癡地哭着，舅父卻假作沒有知道，毫不睬他。

一一英國的孩子是不哭的

舅父帶了安利柯出去以後，一個英國籍的機械師也把自己的兩個小孩帶出了上歸路去。一個是女孩，一個是男孩，也都和安利柯一樣，在唏噓地哭。

機械師回顧那男孩罵着說：「嘈囉囉！維廉有甚麼好哭的！英國人不該哭！英國人是不哭的！」

很奇怪，那男孩因這一喝，竟把哭止住了，只深深地逗了一息。

安利柯回到家裏，過了二小時，心情復原了，向舅父試問道：

「舅父，那個英國人真壞哩，他不是見了自己的兒子同情於德阿特拉傷心着反加

斥罵嗎？那兒子將來不是要被養成爲毫無同情的人了嗎？

這樣一問，舅父好像早已料及似的樣子就說：

「你問得很好！關於這個，我正想和你講哩。那英國人也不是無情的啊，可是卻不喜見他兒子哭。人即不流淚，仍可同情於人，救助人的苦痛的。英國人把淚認作弱者的表徵，認爲非男子的名譽，這只要看那機械師不罵女孩單罵男孩，就可知道了吧。女孩子也許可以不養成勇敢的氣概，至於男孩子是非把勇敢當作榮耀不可的。」

「淚是弱者的表徵啊。嬰兒，女人，老人，動輒就哭，強健的男子是不哭的。哭的人會把頭腦失去，任憑你怎樣勸慰，也無法使他理解，並且你愈勸慰，他愈會哭得起勁。」

「如果那英國人叫兒子不要同情於他人的苦痛，那就不好。這樣的人，就是所謂利己主義者了。但英國人卻並不如此。只說『別哭！哭的是沒用的傢伙！英國人不該哭！』這是對的，是勇敢的教訓，是鍛鍊意志的教訓，是國民的自尊。」

「那機械師向了自己的兒子說『別哭，英國人不該哭，英國人是不哭的』時，實含

着勇敢的國民的矜誇，在對了自己的兒子吹入大國民的元氣。

「我不是英國人，是意大利人。原該比那機械師更偉大才是。但我已年老，氣力衰弱，不能復如那機械師的有元氣了。所以，方才明知你在哭，卻不罵你。還好，你已從大英國民得到了好教訓了，那機械師已代我教了你了。」

「又，還有一層，更是你非知道不可的。那機械師如果在那勇敢的教訓之後，再叫兒子送周郵費到德阿特拉家裏去，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行爲。哪，哭是不該的，他人有苦痛，應該救助，頭腦與心，二者要一致活動，才算完全的人。這樣的教訓，那兒子也就可由此學得了吧。爲人最要緊的是心，其次是頭腦，心與頭腦，非一致地運用不可。」

第五

一 舅父的感慨

西北風呼呼吹動的那一日，舅父對安利柯說：

「喂，安利柯，不到海灣裏漕船去嗎？我已是七十老人了，但在這樣的風中去駕小船，卻還毫沒有甚麼哩。」

「去吧，去吧。」安利柯雀躍了。

到了海邊一看，風卻意外地厲害。



「舅父，風不是很兇嗎？不要緊？」安利柯說。

「不要緊囉，你的褲子也許要被水沫濺溼吧，比船舷還高的浪也許會來吧，但是用不着怕。」

舅父這樣說了，就逆了風向，把住了舵，駛出船去；一手拉住帆索，調節船帆，使船折着前進。有時很巧捷地轉換方向，自己得意，有時現出小孩似的快活。

帆船迎着風，船飛速前進，浪花時時濺來。舅父坐在船後，愉快地說：

「啊！這樣爽快的風，一吹拂在頭上，掠過在耳上，或是吸入在胸中，我就彷彿立刻回到了少年時代，竟要把兒時的歌來再唱了。我的愛海，真了不得，意大利人如果都像我似地愛海，也許會成一大國民哩。這點要佩服英國人啊，以尊敬之心愛着海的英國民，已成了世界第一的國民了。英國人出身窮的，就乘了船去求富，生在富家的，乘了快艇遊戲，或乘了大輪船與全世界貿易。」

「啊，這是何等的美觀啊，海真好！我一見到這蒼蒼的大海，心就為之歡喜而陶醉了。」

「我不是詩人，不知要把這歡喜怎樣說明才好。」

「唔，對了，在我能這樣地說明：海在現在，也和二十歲時所見同樣的美，嘩呀，不是，年老了來看，比年青時所見的更美。任憑你怎樣看，也看不厭，愈看愈新鮮。注目靜看，就會浮起種種的念頭來，海會使我的想念偉大高尚；憤怒煩惱或有怨恨的時候，只要一看到漂渺的海，人間的苦痛就小如泡粒，會呵呵失笑起來，怨恨都消，心胸頓然開廣了。悄然而悲的時候，看到浩蕩的海，那悲哀就像無涯的水平線……不，像那水天一色的彼方的霧似地消去了。有時感着世間的不義不正或矛盾，生了憤激，看到海，胸懷也就釋然，把鬱憤忘卻了。海的世界裏沒有關稅，也沒有消費稅，也沒有甚麼分界，可以自由地悠然生息，啊，海歡迎着有一切進取勇氣的人們。」

「看啊！海比空還清，比地還富，海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母。我們的未來的，賴海始榮。哪，不是嗎？自然把意大利安置在東洋與西洋之間，意大利比英國更幸福。哪，意大利有島國的特長，同時還有着大陸的特長。意大利把頭突出在中央歐羅巴，所以只要數小時，就可

把印度與非洲的產物運輸到德意志的中央去。意大利身體修長，一脚伸出去幾乎要碰到非洲，再略過去，就幾乎可碰到亞西亞了。

「意大利在我們的意大利之前有着甚麼？有着地中海。地中海是文明的搖籃啊。馬可·波羅到中國去，其出發點就是地中海。這地中海真可謂是全歐羅巴文明的市場與法庭。可是，有想把這地中海佔爲私有的人呢，我們應以守護這地中海爲我們第一義務。」

「不久，你就要決定你一生的方向了。我原不知道你將來竟成一個怎麼樣的人，但是，你無論生活於海上或是陸上，你不可不在口上或筆上盡了力，把地中海是意大利的東西的事，教示國民。意大利是地中海的哨兵，又是護衛者。天原把這任務託付了意大利的。可是意大利人怠惰，竟在『看帆船與輪船孰快』，瞠目於外人的船的競爭之間，把貴重的地中海，——世界上最美的地中海被人拿去了。啊，我們應把意大利的本來面目重行回復，應將自己的東西被奪於人的事，認爲恥辱，對天悔過！我每見到意大利的軍艦，就後涎下咽。我七十老人見意大利的鐵甲艦，衝了這美麗的海灣的波浪，堂堂地進行

時，幾乎希望與人開戰，要『來吧，敵國！看我完全戰勝你！』地喊了出來。」

二 糊塗侯爵的故事

頭髮被爽快的西北風梳拂着的舅父，只管對了海敘說其所回憶，加以讚美。在這中間，風已平定，船到了桑·衛德地方了。

舅父把岸上的堡壘，別莊以及散在那裏的村落指教了以後，說：

「你看，那堡壘之下有一個栗樹林，林的蔭處，錯錯落落地可看見有個別莊吧。」

「看見的。」安利柯回答。

「那個別莊可作我們人生上的大教訓哩。」舅父感慨無限似地說下去：

「那別莊是某侯爵的祖先建築的。當那時候，侯爵家曾有五六百萬元的家財。可是，現在據說已全然蕩盡，僅僅留了那個別莊了。別莊四近，只剩了僅少的土地，靠這土地的收入，苦苦地過着日子哩。」

「二年以前，我曾因事往訪那侯爵。身入其中，見隨處都是榮華與沒落的對照，難過不堪。所謂侯爵者，只是一個空名，其實際境况，全然和土工或農民無二呢。被招待入了客堂，見斑駁的古壁上懸有培內契風的大古鏡，地上鋪着露出底線了的破地毯，五六個壁龕裏擺着大理石的彫刻，雜亂塵污的小桌上，在瑪喬利加製的缺口杯中，留着喫剩的咖啡與牛乳。」

「憑窗一望，更了不得！其光景還要淒涼得露骨。廊下儼然地豎着大理石圓柱，廊下原有一個庭院，可是廊下簡直是肥料貯藏所，母雞，小雞，鴨，鵝，都在撒着糞了。嗚叫行走。庭隅的受水處，倒放着大理石像與柱飾彫像的碎片，這大概是作水溝的底石用的。還有小豬五六隻，鼻間唔唔作響地在咬南瓜喫。蓬蒿等類的莽莽蔓生，不消說了。庭的鋪石也不完全，竟像在把庭作厩舍或廚房用着哩。」

「爲甚麼這麼大的財產會立即蕩盡呢？」安利柯聽了舅父的話這樣問。

舅父說：

「也不是他爲人不好，只因爲用錢太無把握，管理不得其法罷了。簡單地說，就是太是濫好人了的緣故。原來，做人無論好到甚麼程度，決不嫌過好的，但濫好人與好人，卻全然不同。侯爵是一個大大的濫好人。所謂濫好人者，就是做事不事思想，一味依從人言的人。現在住在那別莊的侯爵的父親，真是一個濫好人的好標本。

「侯爵的父親老侯爵，不嫖不賭，也不會做冒險的事業。可是，終於做夢也料不到他忽然破產了。」

「爲甚麼？爲甚麼這樣並不壞的人，忽然會破產的？」安利柯奇怪了問。

「這是因爲這樣的緣故，哪。」舅父繼續說：「老侯爵遇有人來求助，從不推卻，遇有人要他作保，也一一承認的。他原來是這樣的濫好人，所以即使有詐欺者，陰謀者合夥了來誑騙，他也會唯唯應允。其實，像這樣地不論甚麼都依從別人，並不是善事。

「如果只是借錢，那還有限哩。替老侯爵管賬的執事，曾是一個正直而有眼光的人，即使有人向老侯爵借錢，如果家裏沒有這數目的錢，他就會拒絕說『沒有錢』的。被老

侯爵知道了也只好『對不起，對不起』地把關頭度過了。

「但是遇到人不來借錢，而來請求做保人時，如果輕易承認，那就不得了了。因為要作保人，只要捺一下印就夠了哪。老侯爵原是濫好人，遇到有人來請求作保，他也會一一答應。一千元，一萬元，十萬元，這樣的保人，不知道他做過幾次。因此，不消說有若干人是得了救的，但因此此，自己卻被牽累，屢次弄到要替別人負債還債款的義務了。」

「有一次，有人設了一個工場，想從那賽爾奇尼亞地方到處皆有的名叫『凱琵琶朗』的植物的根上，採取酒精。說這事業很有希望，可以收得三分之利。老侯爵信用了這話，出了五十萬元的信用借款。但其實，從『凱琵琶朗』的根上，安能採取上等的酒精啊，只含有着些微的下等酒精成分罷了。結果，事業完全失敗，老侯爵所借給的五十萬元也和愚蠢股東的股本，毫無意義地同歸於盡。於是老侯爵就到了破產的地步了。」

「啊，安利柯。愚笨的行爲，其惡果所及，不僅在自己個人的。爲了愚笨的事出錢，決不是好事啊。因爲其結果，不但自己受愚，還非連累了使許多無智的關係者一同受苦不可。」

的。世間很有想行好事而反害人的。

「老侯爵的行事，就全是如此。有一天，老侯爵所出的千元支票忽然不通用了。老侯爵奇怪起來，叫了管賬的執事來，問『甚麼了？』執事早已知道終有一天難免周轉不靈了的，流了淚把理由訴說了以後，忠告老侯爵說：『事情到了這樣，是不得了的，所以我曾屢次向你訴說，請你非有確實把握，決不要替人作保。』」

「執事這樣一說，侯爵才恍如從夢中醒來，張皇不知所措。執事又流淚訴說：『有人向你借錢，我是會告訴他沒有現金，替你謝絕的。但在保單上簽名，不是我的職務。你東家自己有着筆與印章，儘可不必問我有無現金，自由地替人做保人。你在那裏怎麼幹，我卻完全不知道。』」

「知道了嗎？就爲了這個緣故囉。那時老侯爵家已連一千元的存款都沒有了，所留給小侯爵的就只是那個別莊。那別莊還是在將破產的時候，因了律師的幫忙，把它假作了侯爵夫人的財產，才僥倖殘留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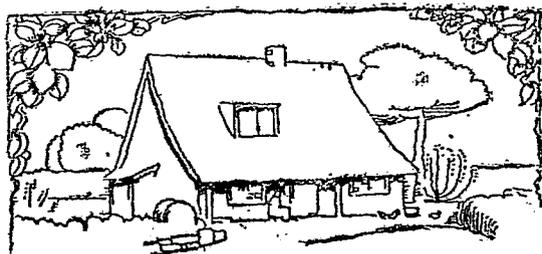
「但把明明是自己的財產假作不是自己的東西，寄託別人的名義之下，這不能算是正直的行爲。老侯爵如果真是正直的人，真守道德，那末，就該不改名義，把那所別莊也給了債權者吧。」

「可憐！老侯爵遭意外的災難，感傷之極，終於把爵位與不義殘存的小財產剩給了兒子，就死去了。那兒子雖有着相當的體格，卻一無所長，沒有恢復先業之力，只是悄然地立在彫像前面，羨念先世的榮華，或是憑窗坐歎自己的無能，嗜着先人的餘物，過那貧困的生活呢。」

「哪，安利柯，你現在和我同居於桑·德連寨，不要像那侯爵，糊塗地把日子過去啊！第一，心情要好。但沒有頓腦的心情，也沒有用。希望你有以理性爲基礎的心情，好好地發育上去！」

舅父的話雖已說完，安利柯還凝視了別莊在沈思。舅父活潑地把轉了舵：

「啊，回去吧。安利柯，風已全止了，你也來漕漕船吧。」



第六

一 甚麼是作文題

安利柯在桑·德連樂已過了三個月，健康回復了許多。那每月替他作兩三次診察的醫生也說：「已不要緊，就是做些文章，也不致於有害身體了。」

安利柯原和託里諾的先生有約：如果身體一好，就作文送給先生，先生批改了再寄還他的。

舅父平生，與其讀書，寧主張從實際的生活事件求活的學問的。對於作文的練習，最初曾反對。

「把一切的東西好好地觀察，自己好好地去判斷，這就

是最好的學問。作文有甚麼用？你已能夠寫信給你的父親母親，作文的功課，只此已儘夠了。」

舅父一時曾吐過這樣不贊成的話。後來更轉忖：既然醫生那樣說，他自己如果歡喜做，也不妨任其自由。舅父原來是個兼有着這樣謙遜的美德的人。

「我不善於寫文章，但寫出文章來，自己的意志，感情，思想，是能自由表現的。安利柯將來也許爲法律家，也許爲創作家，無論爲甚麼，把自己的意志，感情，思想，完全表出，是很要緊的事。好，就替安利柯在眼前找作文的題目吧。」

過不了幾日，舅父就這樣自想。

一一 這才是作文的好題目

別莊之後有田圃與農家，那農家所種的田，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租來的，一家的熱鬧快活，幾乎像個小鳥之窠。

父親年三十五，是個身體壯健的農人。妻也是個強壯的女子。妻於結婚後，大抵每年要產一孩子，平日不是見她授乳，就見她歌着的。兒女最長的十歲，最小的還只二歲。最小的孩子生產時，安利柯的舅父，曾替爲作了教父，把自己母親的名字給了這孩子，取名爲羅利那。所謂教父者，是「教的父親」的意思，不但意大利，西洋各國，小孩生下時，習慣上每要請一個人作教的父親的。

舅父時常開了後門，去訪問那農家。舅父喜與小孩遊戲，每次去的時候，總帶了水果、糕餅或是玩具去給他們。可是見到孩子們的臉或手齷齪時，就藏過了帶去的禮物，叱責了說：

「掛着鼻涕哩！你的手何等齷齪啊！喂，把鼻涕拭了！喂，把手洗了！」小孩的臉或手原易不潔，但有時也有困了母親的隨便，因而不潔的。

有一天午後，舅父在袋中滿藏了東西，帶了安利柯到後面的田圃去，把小門一推，那裏就是那農家了。

農夫正在剪除那作着籬的檸檬的枯葉，母親恰如母親似地被許多小孩環繞了，蹲在廚房門口的階石上，剝着扁豆。

「羅利那呢？」舅父一見了她就突然問。

「呀！」母親驚而且喜地說：「在搖籃裏已睡了兩點多鐘了哩。」

「好的，我去把玩具放在搖籃中吧。他醒來的時候，會轉着眼珠，弄得三不相信哩。」母親見舅父這樣說，立起身來，笑了說：「呀！老板，因為你太待他好了，這孩子就和我疏淡，一味歡喜你了啊。」

舅父不把這種恭維的話放在耳朵裏，徐徐地從庭間向樓梯所在前進，且對了安利柯作了一個暗示，叫他也去。

舅父作賊似地輕步走上樓梯。到了房間門口，見門關着。舅父握住了那生鏽的把手，想輕輕開門進去。把手軋軋作起響來，舅父怕驚醒了小孩，將把手慢旋。

門總算開成了。羅利那果在搖籃中酣睡着。晃晃的太陽，由門間流入，破了室中的昏

暗，映射在小孩的蔷薇色的頰上。

立刻，小孩把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張開了。可是，因為陽光太強了的緣故吧，重新又把眼睛閉上。舅父默然立着不動，似乎想叫小孩再熟睡去。

不知爲了甚麼，小孩雖閉了眼睛，卻從小小的床上掙扎起來，浴着黃金色的陽光，用了那棕櫚葉形的小手，頻擦眼睛。

小孩穿着無袖的白絨襖衣從薄的紗布領間露出着春花一般的小頭和小肩。其氣象的清新純潔，宛如朝晨的陽光，幾乎使人想像得新時代的曙光。

舅父被這光景吸引住了，只是注視着。不論是貧家的小孩或是宮殿中的小孩，其一種可愛的樣子，都一樣地會使人從心中湧出希望來。舅父如醉如癡地看着，後來似乎以爲這光景只一個人看是可惜的，把安利柯叫進房去。門洞開着，陽光任意地向內流射着。小孩還在擦眼睛。渴睡尚未全醒，陽光又眩目，他滿滿地吸了一口氣，又呼地吹出，似乎想把這陽光吹滅。

每夜以吹熄母親點在枕畔的蠟燭爲樂的小孩，現在居然鼓動了那薔薇色的雙頰，把天上的太陽光認作了蠟燭，想吹熄它了。

舅父指着小孩，宛然地對安利柯說：

「看啊，恨不能把這樣單純的比太陽還偉大的小孩的樣兒，用畫來畫囉。不，寫作了詩更妙哩。如何，你有了很好的作文題了。這才是好題目：叫做『想吹熄太陽的小孩。』」

三 想吹熄太陽的小孩

當日不消說，接連幾日，舅父一味和安利柯談小孩的事。

「喂，安利柯！想吹熄太陽的小孩，使我成爲詩人，比許多的哲學書更促我思考。多有趣，竟想吹熄太陽！這比之那殺來殺去的嘈雜的戲劇，不更有趣嗎？」舅父會這樣笑說。

舅父又會這樣說：「哪，安利柯！自然的單純與偉大，真叫我喫驚了哩！自然日日把了不得的莊嚴的東西給我們看，但其了不得，其莊嚴，都即是單純的偉大。鼓了小頰想吹熄

太陽的小孩……你試把這單純的自然的動作與其偉大來想了看，如此了不得的事，誰能夠啊？世間儘有爲了自己的欲，不惜殺人犯法的人，但像想吹熄太陽的小孩那種偉大的欲，誰會有呢？哪，唯其單純，所以偉大啊！唯其單純，所以了不得啊！

舅父又會這樣說：「哪，安利柯！能使人感動使人思考的東西，要算自然了。非自然的東西，雖能動人的心，但不能叫人思考。一個小孩在搖籃裏，日光照在上面，這是世界中隨處都可看到的自然，可是，這自然都能深入在我們的心裏面，叫我們深思。」

舅父又會這樣說：「對了，想吹熄太陽的小孩，我不僅尋出了神聖的詩，發見了偉大的哲學，還想到了別的更重大的問題。想吹熄太陽的光，這話似乎很是愚妄無稽，但世間實儘多這樣的人呢。那種想蕩棄了世間的進化，正義與真理，把世界變成黑暗的人，其無知就是這類。知道了嗎？毫不把事理放在眼中的人，和那想吹熄太陽的小孩，全是同類的傢伙啊。小孩不能分辨小蠟燭和數百倍於地球的太陽的區別。世間的所謂無智者，就是愚得和小孩一樣的人們。」

「有趣，有趣！」舅父又會喜不自禁地這樣說：「哪，無論怎樣地鼓起了頰吹，所出的只是和太陽光嬉戲的微風，任憑你怎樣地發了怒狂吹，太陽仍毫不動氣，微笑了用那黃金色的光來撫摸我們。唉，太陽永不厭倦，永不疲勞，永不冷卻，年年日日，把光與熱惠與着人間。從時代到時代，太陽對於妄自誇大的無智的人們，不知給與過多少的恩惠！可是人們卻把這授賜無限了富與生命的太陽忘卻，偷竊了些微的黃金粉末，就自以為我是天下的大富翁，驕傲不堪哩。如何，安利柯，你已有了很好的作文題了，就用了『想吹爆太陽的小孩』為題，把你所想到的寫出了去送給託里諾的先生吧。」



第七

一種詩的人

有一日朝晨，安利柯不見到舅父。舅父平日在早餐前總是在庭間躡着的，今日不知甚麼了。

「舅父甚麼了？」安利柯去問女僕。

「略有些感冒。休息着呢。」女僕答說。

「年青的不注意些也不要緊。年紀一老，就一些都勉強不來。」舅父近日曾吐露過這樣的話。

安利柯去望舅父。

「舅父好嗎？」安利柯帶了哀調探問。

「毫沒有甚麼。」舅父坦然如無事。

向周圍一看，舅父的枕畔桌上，擺着一個綠色的水瓶，那是很好的瓶，上面浮彫着甚麼文字。安利柯正想去認辯那文字時，舅父說：

「你看，刻着甚麼字？」

一看，上列刻着「六月二十四日」，下面大概是甚麼符號吧，刻着G·B二字。

「知道嗎？」舅父雖會這樣問，安利柯因為不知道，就答說「不知道。」

於是舅父說：

「六月二十四日，是我的生日，G·B是我的舊友勃拉喬君名字的頭字囉。這瓶是勃拉喬君爲了賀我的生日，送給我的貴重的禮物呢。勃拉喬君已死去了，這瓶成了唯一珍重的紀念品。我裝水於這瓶時，總是親手從事，不委諸人。因爲萬一被人打破，那就糟了。」

「哪，我舅父每從這水瓶取水飲時，就想到老友哩。二人間多年的交際……老友的

高卓的一生……這樣那樣地想起來，不覺懷戀難堪。勃拉喬君是這街里的里長。是曾被住民尊稱為父親的人。創建學校，盡力於國家的統一，苦心於斯朶萊維產的葡萄酒與醋的改良，真是一個富有才幹的人啊！不幸，晚年雙目盲了；可是他不但因此頹唐，比未盲更快活，常說滑稽的話使人發笑。啊，他是神聖的人物。人一盲目，甚麼都不自由，普通人不免要自歎苦痛。但他卻恐妻女的傷心，強裝作快活，故意說有趣的話引得人笑。哪，這種精神你知道嗎？真是可佩服的高尙的精神吧。

「我每逢生日，就不禁想起他的事。只要一到葡萄的收穫期，勃拉喬即把孟恢爾阿特種的最良的用大籃裝了來送給我。

「因此，我把這瓶放在這小桌上。這瓶在我是高貴的紀念品。我每朝張開眼來，首先就看見這瓶，想到勃拉喬君，幾乎要和亡友打招呼。唉，但是，這位老友，從二年前，已不能再聽到我的招呼了。

「像我樣的老人，完全是生存於過去的追懷之中的。我從年青時，曾搜集得有種種

的紀念品，現在我的家，幾乎成了一個紀念品的博物館。無論家具，無論裝飾物，都是紀念品。無一不足叫我追懷過去的悲歡的。從店中買來的東西，任憑你怎樣地珍貴華美，究竟不是紀念品，在我看去，完全是死物。無論家具，無論裝飾物，要成了紀念品，才會有生命囉。

「哪，安利柯，我舅父還想和你談呢，請聽我說。飲食、睡眠、衣着……一切健康上所必需的，可以說是生命的麵包。至於懷念、愛、思考，卻是生命的葡萄酒。像我這樣年老的人，葡萄酒常比麵包更來得重要。我不是詩人，未曾寫過一首的詩，但卻想在人生的平凡瑣事上種下詩去。一經種下了詩，任何平凡的事物，也會生長出愛與想像，一切都會含有黃金，來把人心溫暖的。」

「安利柯，我還有話想說哩，哪，你在那裏坐了聽吧。」

一一 全世界的紀念

「安利柯，我舅父睡在這裏，髮髯如見到世界五大洲的光景呢。」

「請看這桌上啊，那裏有一塊方鉛鑽吧，那是賽爾奇尼亞的產物，我從配爾托沙拉採取了來的。這使我想起歐羅巴的事。

「哪，這裏有一塊美麗的石頭哩，這是玉髓。是我從亞美利加的瓦淮河畔採來的。

「這近旁還有一塊閃閃發光的東西吧，這是凍石。是從希馬拉耶山麓的河畔取來的。這河的一方是獨立國的錫金，一方是英領的錫金。見了這石，我就想起亞西亞的風光。

「還有，那裏有一塊滑滑的石頭吧，這就是叫作溶岩的，是亞非利加的東西。就在這近旁，還有着石英吧，含着金吧，這是純金哩，是從澳大利亞採取來的。

「這是從全世界採集來的五種石頭。只要是旅行世界的人，誰都會見到，可是能注目在這些上面，帶了回來作紀念品的人卻沒有。

「再看啊，那屋隅不是有許多的手杖嗎？這手杖的數目，恰好正和地球上的國數一樣哩。我每於散步時把牠們輪番地使用，覺得全世界各國的門的鎖匙，似乎已握在我的手中了。有時使我想起亞西亞，有時使我想起亞非利加，有時使我想起波里尼西亞。

「哪，那裏有一條竹的吧，那是從南印度的尼爾克里取來的。那有黃紋的美麗的石榴樹的手杖，曾採集自阿馬崧河畔。還有最粗的一枝，是『彌內治巴』科的樹枝，是從內利化山斬取來的。這樹大的竟是摩天的巨木。在那裏的手杖，各含有歷史，真是說也說不盡。」

「姑且說一件給你聽聽吧。那裏有一條灣屈的葡萄藤的手杖吧，這是我在馬代伊拉用一先令買來的。馬代伊一帶，到處都種葡萄，住民唯一的職業，就是栽培葡萄。我到那裏去的一年，恰好葡萄年成不好，全地的葡萄都患着蟲害，滿目只見枯萎的狀態。住民窮於生活，境况很是可憐。有人截了枯萎的葡萄藤，製作手杖，賣給那從方契爾上陸到美洲或非洲去的旅客。」

「當時的光景，想起來如在目前。賣給我這手杖的，是個非常黃瘦，面有飢色的老人。他不管人家要不要，見了我就跑近來說：『老板，給我銷一支！』」

「問他每支多少錢，他說一先令。我拿出一先令去，替他買了一支。他說：『好了，好了！』」

謝謝你！老板，謝謝你！託你的福，可以喫一星期了。」

「我見那老人如此道謝，身邊帶錢不多，就另給了他三先令。對他說：『先令既可喫一星期，那末就這樣可喫一個月了吧。』」

「於是，那老人又從脅下一束的手杖中，取出三支來給我。」

「令人懷念的，不但是石榴與手杖啊。在我家裏的東西，無論甚麼，就是庭中的一株樹，也都滲得有追懷的美麗的黃金的詩的。我於沒有人時，常和這些紀念品談話，木或石有時也甚至於會使我哭泣呢。所謂談話，原不是用脣舌的，可是，真令人懷戀難堪啊！」

三 珍重的手帕與襪子

舅父滔滔地談着，及談完了，又這樣說：

「年紀一老，人就會多話起來。我已多話了，多話了，就此停止吧，也許明日再說給你聽呢，今日已儘夠了。快要早餐了，你可去了再來，讓我睡到正午吧。」

安利柯因爲有事想問，就說：

「舅父，如果於你身體沒有妨害，我還有一事想問呢。」

「唔，好的。甚麼？」

「在這房內的煖爐上擺着的愛托爾利亞鑊，裏面放着的是甚麼？舅父不是重視這鑊，常在鑊旁供着花嗎？究竟爲了甚麼？」

安利柯這樣一問，舅父就說：「唔，這嗎？這是有理由的。就說給你聽吧。」說着，從床上半坐起身來，用右手按住了臉孔，深深地發出一聲歎息。

安利柯注視着舅父的樣子，知道定有重大的祕密了。舅父從額上放下了手，就說出下面的一段話來：

「這是神聖又神聖的東西。那鑊的被發見，是在愛托爾利亞的扣萊地方。是古時希臘雅典人所製造的古磁器。扣萊地方有一個醫生，是個很古怪的人，曾把這鑊讓與了我。你看那蓋子啊，那蓋子上面不是橫着一個似睡又似死的女神像嗎？這鑊當是收藏二千

年或更以前的高潔聖女的遺骨的，究竟是誰的遺骨，原不知道。二千年以前，神聖的婦女確曾有過許多哩。她是希臘的詩人？是神的豫言者？或是從猶太來的基督的弟子？無從知道，但不是尋常的人，是很明白的。至於現在，這鑊裏還收藏着別人的骨，就是我母親的遺骨啊。」

舅父說至此，默然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然後用了低的音調繼續說下去。

「我已這樣年老了，每次開那鑊蓋，就要哭泣。我每當要開了鑊蓋，拜見裏面時，總是先將書齋門關牢，一個人偷偷地從事的，因為如果被人見了加以嘲笑，就覺得對不住母親了。哪，安利柯，你的血管中也流着和我母親相同的血呢。等有機會，也給你拜見拜見鑊內的遺骨吧。」

到了這裏，舅父的語聲已帶顫音了。又說：

「鑊裏面藏着一束灰色的長髮，那是我母親的頭髮。旁邊還有全白的髮，這是我父親的……此外還有一件東西，放在厚紙的小盒中，盒上寫着：『拔落時不哭也不痛的愛』

兒白契的最初的乳齒。」

「還有呢，那罈裏還有我父親的鏤了的海軍用的小刀一把。還有麻樣的頭髮。那頭髮是用絲線綴在紙板上的，我母親會親自寫記着說：『可愛的白契三歲時之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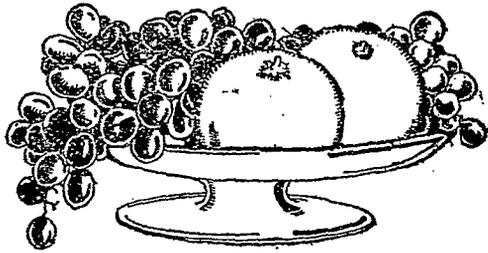
「此外，還有一件，裏面還藏着一方白的手帕……啊……這是母親將死的瞬間，父親給她拭額汗的手帕。這手帕不會洗濯，父親會取來收藏在一小箱裏，想到的時候，就對此吻了流淚的。後來，父親在病床上自知將死了，叫近我去，吩咐我說：『喂！白契啊！給我取出那方手帕來！並且，我死的時候，給我用這拭額汗！』」

「我會依照所吩咐的做了。等父親一斷氣，我盛攏了那方手帕掩住臉孔。在那時，我髣髴覺得在與父親母親接吻了啊！」

「還有，安利柯，那貴重的罈裏還藏着附帶編針的灰色毛線的襪子呢。這是我母親未及編成就遺留下來的。那時母親已在病床上了，說防白契脚上要冷，替我直編到臨終時爲止的襪子。」

「安利柯，你可給我出去了……」舅父終於突然發出淚音來了，卻還添加了說：「你可去了，我已耐不住了，你也許尚未瞭解這些，在你，只要快活就好。哪，快到庭間去繞一次小路，就去早餐吧。」

安利柯點頭從房中出來。關門時再點頭去看舅父時，舅父已在那日來不高興的眼中，晶晶地浮着露了。



第八

一 紀念的草木

過了二日，舅父已全愈，步出庭間，好像已有二年不在家的樣子，這裏那裏地在看庭間的花木。

「爲甚麼這樣歡喜花木啊！」安利柯和舅父一同說着，不覺重新有些奇怪起來。

舅父的庭院，全有些別致，可以說是庭院，也可以說是田圃，不可以說不是庭院也不是田圃。一方有着花卉，種着樹木，同時番茄咧，捲心菜咧，卻生在棕欄或蘋果之下。甚麼葡萄、柑橘、橄欖，都枝觸着了枝，把空間充塞着。種植雖密，因

爲肥料與水分常充足，都很旺盛地生長在那裏。

說雖如此，究竟不能直上伸長，大概依了日光突出着樹枝。可是，如果有人把這些樹木拔去一株，那就不得了，舅父要大發火了。有一日，後面的農夫，考慮了又考慮，勸說：「這樣，究竟是容不下的，如果把這許多大樹十株中除去一株……」

舅父聽了大怒，說：「你只去理葡萄園與橄欖園就好了。這裏的事，用不着你來管。在自然林中，樹木有會太多的嗎？蠢傢伙！要是大森林，或是南洋一帶的上攀植物的森林中，樹木都重複抱合了生着，密得連人也不能進去的。可是，卻仍能一一開花結實，真是了不得。樹木這東西，斷不至於像人類社會的樣子有互相衝突殘殺的事，無論何時總是和愛地大家繁榮着的。」

安利柯不承認舅父所說的理由是正當的。安利柯深知道植物之間也與人與動物一樣有着弱肉強食的原則。覺得舅父的話，並非就全般的自然界而發，只是用以辯護自己所愛好的庭園而已。

說雖如此，舅父把自己的庭園比之於亞美利加或馬來羣島的處女林，卻是適合的。舅父的庭園裏，這裏那裏地伸着薔薇的刺以及檸檬或梨子的枝，人行過林下，那些刺或枝就會把頭手或是衣服抓住的。

舅父走入小路去，常把頭低下或把腳斜放。可是，仍不免被牽刺，避轉頭去呢，又碰到穿出的枝上，及勉強走出小路，帽子遭樹枝牽住掛在枝頭上了。

雖然如此，舅父卻毫不動氣，只是笑着，對那在後面小心跟着走的安利柯這樣說：

「你看！這邊來歡迎我，這邊又來抱我，似乎樹木也知道愛與妒嫉的。我方才撫觸牠們的時候，牠們不是會向我點頭嗎？哪，樹木這東西，比動物更來得敏感而善良哩，牠們既不會敵人，又不會放出討厭的臭氣，而且也不會逞了食欲撲向人來。」

一一 解語的草木

舅父出到了空地上，又這樣說：

「安利柯，我每晨到庭間來看，能知道草木或昆蟲的心理。這邊的樹木向我告渴，那邊的樹木叫我把根土掘鬆，放入些空氣進去。有的叫我把蟲捉了，有的又叫我折去礙事的枯枝。而在另一邊呢，同類相殘的蟲兒們又細語告訴我，說在那裏替我殺除害植物的益賊。蟲兒們的話是真是假，一時很難分別，凡是有害於草木的蟲類，我必全體驅除。我會把那可憐的營着社會生活的蟻兒們也驅除過哩。只要是有害於草木的，當然不能寬恕囉。」

「但是，哪，還有比蟲更厲害的敵人哩。最討氣的強敵便是那含鹽分的潮風囉。至於那強烈的名叫『勃羅彭斯』的潮風，真是最討厭沒有的東西。牠會把鹽潮的細霧吹捲上來，不管葉也好，花也好，蕾蕊也好，都毫不寬赦地吹焦，其兇狠宛如火焰一樣。」

「爲了那傢伙，使得那樺樹不容易長大，像那柑子是，可憐每年要落兩三次的葉呢。但是，現在已不要緊了，那樺樹已像着了甲冑的武士，昂然排列在那裏，『勃羅彭斯』的潮風即使吹了角笛執個鐵鞭襲來，也可抵防得住。其他，如柑橘類咧，薔薇咧，阿爾代尼亞

呀，也都已欣欣向榮，似乎矜誇了在說「你看」的樣子，開着華美的花了哩。

「但是，安利柯！我不是僅爲了這些樹木由我手植所以愛牠們的，也不是僅因爲牠們能把新綠，好香或是甘果給我，所以愛牠們的。哪，我愛這些樹木，實因爲各株各株都能替我溯說往事，能誘起可懷念的過去的記憶的緣故。這裏的一草一木，也都像那石塊與行杖一樣，能替我訴述過去。不，牠們是活着的，比之於石塊與行杖，更能雄辯地把過去來說述哩。哪，草木也和我一樣，能感受、能快樂、能忍耐，並且，可憐！牠們也可憐和我一樣地要死亡啊！

「如何？你不想聽聽這些草木的歷史嗎？」

「想聽的，請說給我聽。」安利柯回答說。

「唔，那末，坐在這裏囉。恰好有一把大理石的坐椅在這裏。」舅父這樣說了叫安利柯坐下：

三 美麗的賽爾維亞

舅父乃開始向安利柯說：

「哪，那裏不是有賽爾維亞嗎？那和普通的賽爾維亞不同，花瓣兩色，乃賽爾維亞的變種，葉小，花香也差，可是在我，卻有着一種難忘的記念。因此，我不願另植別種，把牠除了。」

「追記起來，那是母親死時的事啊。父親與我及親屬，因為不知怎樣處置母親所遺言的財產才好，大家去訪問村中的公證人，一同被招待到一間暗沈沈的寂寞的房子裏。他們究竟談說些甚麼，那時我還年幼，無從知道，只聽到他們在言語中屢次提起母親的名字而已。我終於哭出來了。」

「於是，公證人就說：『啊，好了，好了，不是哭的事囉。哥兒，快到庭間看花去吧。』我就匆匆地跑下庭間去，見花壇中兩色花瓣的美麗的賽爾維亞正盛開着。我不知不覺地被吸引了，只是茫然地對着看，回來的時候就折了一枝，插入玻璃盃裏。」

「『好特別的賽爾維亞！』第二日，父親看見了說不若植在土中，於是就教我用盆裝了溼土，把牠植入，再將盃裏的水灌注在上面。

「後來，這枝賽爾維亞從枝生出根來，漸漸繁盛，就移植在庭間。差不多近六十年，現在是那樣地叢茂着。我見到那花叢，總不禁要引起深深的感慨來：記起了那村中公證人家裏的昏暗不潔的房屋……教我把賽爾維亞枝種在土裏的父親……以及我自己的兒時的光景。由這個連及到那個，記起了種種的往事，不覺感慨系之。曾和我父親同到公證人家裏去的人們，早已如數死盡了，所剩的只這賽爾維亞與我。父親死了，公證人也死了，兄弟輩、親屬，誰也都死了，我也非死不可。永遠繁茂了生存的，就是這賽爾維亞。可是，這賽爾維亞，如果沒有你，牠的歷史，也許就要沒人知道了吧。」

四 威尼斯的金幣與牻牛兒

舅父又這樣續說：

「還有一種可愛的變種犏牛兒哩。哪，繁生在棕櫚背後的就是犏牛兒。」

「這也是兒時的事。我舅父被某運販小麥的商船，僱爲僕歐，曾兩次航行黑海。第一次回航時，離第二次開船爲期尙遠，因爲想把這些日子在桑·德連察過去，所以就回來。那正是冬季。」

「就是這時候的事囉。桑·德連察住着一位從詹內巴來的退職的老醫學教授。他的遷居於此，大概是想藉了僅少的年金來安閒地過其餘年的。風景既好，所費不多就可作紳士生活，當時的桑·德連察對於這類人，真是最好沒有的處所了啊。」

「那老人有着若干的醫療器具，有蓄電瓶，也有電氣摩身器。大概很有着許多電氣機械吧，常以製電氣版自娛。他喜和小孩接近，拿出種種機械給我看，或閃閃地發了火花來使我驚異，真是一個很好的老人。」

「不久，我和老人就親近起來了。老人教我電氣製版的方法。用一個舊磁瓶，一個蒸溜器，一片亞鉛，巧妙地裝置了，教我把古錢移印到銅板上去的方法。一時儼然成了一個

古錢學的研究室。

「曾移印過許多東西：西班牙的金幣也移印過，詹內巴的金幣，羅馬的金幣，還有從各處借來的種種貨幣，都移印過。因為太有趣了，見別處有古錢，就立刻借來移印，把電氣化學的裝置鄭重地保視着。

「後來，老人說還要把仿真金幣的鍍金的方法教我，我真歡喜萬狀了。這時，恰好附近有一位患瘋癱病的窮船員住着，他有一個威尼斯的古金幣。我和他商量想一借，他不肯。不知道懇求了多少次，他老是不答應，說甚麼這是身上的護符，未死以前，決不離身的話。但他愈不肯，我愈想借來移印。結果，賴了教父的力，以兩日歸還的約束借到。我那時真歡喜得了不得。

「只有兩日囉，一不小心就要到期的，想趕快試看，於是整理好了作金幣形環的裝置，着手於種種的實驗。

「『已好了吧，金幣的正面，定已移印完全，再來改印反面吧。』一壁這樣想，一壁急

把所裝置的器具開開了看。那裏知道！不知爲了甚麼，原來的貴重的金幣不見了。漏出了嗎？細看也沒有地方可漏出。我以為我自己眼花了，屢次地在器中搜索，合金是有的，貴重的威尼斯金幣，不是沒有嗎？

「『完了，一定是金幣被包入合金中去了，把這熔解了來看吧。熔解以後，金幣就會重新出來吧。』我這樣想了，戰慄地把牠投入熔器中發火來看。金屬漸漸熔解，表面現出了微微的一點黃金。

「這爲甚麼？一定是失敗的了。我突然就哭了出來。同時又覺到事不宜遲，就飛也似地奔跑到老教授家裏，一五一十都告訴了他，和他商量。

「老教授說：『這是很明白的。那威尼斯金幣本是鍍金的贗物，所以就熔解了。你看，這裏剩留着些微的像黃金的東西哩。』

「呀，不得了了，如何是好！我囑老教授把這事暫守秘密，就跑回自己家裏大哭。那可憐的船員所視同性命的貴重的古金幣，將怎樣賠償呢？我不能藉口於那古金幣是贗物，

就卸了責任。我的腦汁，幾如熔鍋一樣地沸騰了。

「靜了心沈思至一小時之久，忽然發見了一道的光明。我有着些微的貯蓄，那是爲了想買獵鎗或手鎗，多年間積下的金錢，藏在一個陶器的撲滿中的。我去即從抽屜中取出，撲碎了撲滿，就散雜地混出銅幣與銀幣來，計數了看，共三十二元五角七分。

「『有了這點錢，買一個威尼斯金幣當儘夠了。』我一壁這樣忖，一壁就急速地向斯配契跑。

「臉跑得沸紅，汗如雨下，才到了斯配契的一家兌換鋪門口。

「『這裏有威尼斯的古金幣嗎？』我喘氣未息就問。

「『呷呀，這裏沒有。勃里奧耐街的——由這裏去靠左的那家古物金器鋪裏也許會有一個，亦未可知。』

「我慌急了，又喘着氣走，到了那家金器鋪門口，又突然地問：

「『有威尼斯的古金幣嗎？』

「對不起，沒有。」

「『貴些也不要緊，如有，就賣了給我！』我哭臉相求。」

「『那末，你且請坐，待到樓上去找了看吧。』」

「主人說着，上樓梯去，店中只留了主婦一人。我安耐不住，只左右徬徨，或茫然地看那窗飾，或伸手入袋去探捻那三十二元五角七分的錢包。真是焦灼萬狀。」

「見到店後庭中有一個花壇。我本是愛花的，又想暫時把心散散，就請求主婦，說讓我進去看看花。」

「『請便，牯牛兒正盛開呢。』主婦很親切地許可。」

「那花壇和這裏的花壇完全無二。我一壁看着花，一壁又耽着心；如果這家鋪中沒有威尼斯古金幣，將怎麼樣？忽然在亂開着的牯牛兒叢中，見到有閃閃發光像金幣的一朵。這無聊的慰安，瞬即夢也似地從胸中消失，於是只是茫然過了許多時候。」

「『哥兒，有兩個呢。請你自己來看。一個已很殘破，一個是完整如新的。』主人呼叫。」

我說。

「我這才被從夢中喚醒，去熟視那兩個金幣。其中完整的一個，和那船員的護符，被我如糖一般熔化了，一式一樣。我忘了一切，把牠攪到手裏。」

「『這要多少錢？』」

「『三十元。』」

「這太貴了，欺我是小孩子吧；也會這樣忖。但卻不敢說出甚麼話來。決心地從袋中取出錢來想付，心中又突然生出一種不安來：如果這是贗物，將如何呢？」

「也會想究問是否贗物，可是我畢竟是孩子，不敢像煞有介事地假充內行。只好把金幣在櫃臺上丟了一丟，把圓的金幣立在櫃臺上，用指一彈，就團團旋轉，既而經過一次搖擺即『滴玲』地平倒。在我聽去，那聲音比大音樂家洛西尼和培爾里尼的歌劇還可愛。」

「主人從旁注意我說：『請藏好，這是真正的威尼斯金幣哩。』我就執了金幣飛奔回桑·德連寨來。」

「當把金幣交付到那可憐的船員的手中時，我怎樣地歡喜啊！大概因為以賤換得了真物的緣故吧，船員的沈滯着的目光，頓時現出喜悅的光輝來。我那時全然忘去自己的苦痛，心中充滿了愉快。」

「啊，我行了善行了。但這事尚未曾告訴過誰，今日才說與你知道。在這長長的數十年中，我一起起當時的事，就暗自喜悅，把心情回復到少年時代去。和這善行的歡喜合并不能忘懷的，就是那古物金器鋪庭中的牯牛兒囉。」

「看哪，華麗的牯牛兒開着和舊時一樣的花呢。那花叢中的像威尼斯金幣的一朵，曾把我幼時的心夢也似地安感過。在長期的航海生活之後，我在此地決定了安居的計劃，當作往事的紀念，就擇了和在那金器鋪庭中同種的牯牛兒來種植。每年一開花，我對了花叢，恍如回到了少年，感到無限的幸福哩。」

五 可愛的耐帕爾柑與深山之花

舅父乘了興頭，又這樣地繼續說：

「我庭園中的草木，一一都有歷史，如果要盡說，怕要費一個月的工夫呢。而且，這裏所種的，大概都是難得的異種。」

「你看，那裏有柑子吧。柑子原有着二十種光景，肉有黃色的，有白色的，有赤色的，味也各各不同。有一種是香味的，這連葉子都香，花香的強更是特別。此外還有帕萊爾瑪種的異種，印度種的大種。我所最愛的是，哪，在那最中央的耐帕爾種。那是在巴西時，名叫洛佩茲·耐泰的有名的外交官所贈，我當作巴西的土產攜歸的。」

「葡萄牙人稱耐帕爾柑爲臍柑。臍原大，種子好的卻沒有核，即有也極小。在巴西，每年結實兩次，香既好，味又甘美，最好還是在未熟時喫。種在這裏，已不如在巴西的好了。但在我，柑類之中，最愛的還是耐帕爾柑。巴西真是好地方，那裏的人都很親切，他們把意大利稱爲第二故鄉而懷戀着。方才所說的那個洛佩茲·耐泰君曾和我相約：如果他所贈我的花木盛開花了，他就想親自到這裏來一看呢。不好嗎？像這樣的人，真是可令人懷戀。」

的好人啊。

「卻是安利柯。也有在別處毫無價值的植物，一經植在我這庭園裏，就變了很好的東西的。這因為我培植得當心，土壤，日光，肥料都安排適宜的緣故。其中有一種名叫『豬肉饅頭』的東西。」

「『豬肉饅頭』在意大利的亞爾帕斯山中徧開着引人可憐的花，芳香婀娜，很是幽美的花草。圓圓的球根上面伸出可愛的葉與花，更有趣的是，牠常與其姊妹花的莖同生在一地方。莖是有謙讓的美德的，而『豬肉饅頭』這傢伙呢，卻不管是岩石的裂隙裏，栗樹的老根旁，無論何處，就能找到了詩的場所，在天鵝絨似的苔中，布置牠自己的花牀。這傢伙在亞爾帕斯那樣幽溼的地方，開了薔薇色的可愛的小花，噴噴發香，行人聞到了常稱爲『飛來的接吻。』」

「可是在桑·德連塞，卻都是『豬肉饅頭』的仇敵。土壤，太陽，空氣，甚麼都不合牠的脾胃。所以，無論你怎樣移植，都不免枯萎。有一次，我帶到地中海邊去試種，也不行。後來

又改換方法，把牠種在柵樹之下，莖是抽得很高的，花竟一朵也不開。最後，終於被我想到了一個好法子：在那無花果下面，混合別種的泥土，把牠種了，就開出好好的花來。我所種的原是像在物里安寨或可瑪湖畔所見的良種。現在那有青條紋的黝暗的綠葉，正在苦上匍伏了眠着。將來秋天盛開時，你可送一束給你母親哩。」

六 猪肉餛飩頭與悲壯的追懷

安利柯忘了一切靜聽着，舅父益上了興頭說下去。

「你聽我說啊，我舅父從這『猪肉餛飩頭』曾受到一個大教訓哩。」

人這東西，是困難愈多愈快樂的。靠了父母豐厚的遺產過安逸生活的人，無論幹甚麼都無趣，結果至於連自己的身子也會感到毫無意義了。

「我也曾屢次聽見人說：世間並無所謂幸福的東西，卽有，也是偶然的時運使然，是一時的。其實，這話大錯。幸福不是偶然的時運，乃是努力的結果。我們能製造美物，行善事，

捕握富與名譽……同樣，我們也能因了努力與勤勞，獲到幸福。

「呀，這成了儼然的哲學議論了！暫且停止了去看看葡萄吧。」

舅父說着拔起腳來就走，且說：

「你看，這裏有很好的葡萄樹。」

舅父的話又由此開始了。

「這也令人難忘。因為到種活為止，曾費過不少的苦心。但我的愛戀牠，不但爲了種的時候的苦心，實還有更值得記念的事。且聽我告訴你。」

「我的朋友之中，曾有一個名叫勃羅斯匹洛的船長。他也是桑·德連人，和我同事過不少的年月。我有一時期，曾和他共同買了一艘輪船。裝運希西利或賽爾奇尼亞產的葡萄到意大利。航務上的指揮，則二人輪流擔任。」

「勃羅斯匹洛是一個大野心家，如果遇到機會，保不住不作不正的行爲的。所以我很是留心顧到他。」

「有一日，勃羅斯匹洛說：『第一要防備被偷竊啊。他們恨不得欺詐我們，我們當然也有反轉身來欺詐他們的權利囉。』」

「我回答他說：『啱呀，不是。只要正直無愧，就甚麼議論都不會發生的。良心就是無上的裁判官。如果把良心所命令的事，用了頭腦去做，即不會有錯誤。只要是有利於己的事，人就容易詭稱爲善行，可是良心卻在內心大聲怒責這種任意假造理由者爲惡人。僅是理由，不能遏滅良心的呼聲。照良心之聲思考了去實行，就甚麼問題都沒有了。』」

「在二人之間，這樣的意見之爭，不止一次二次。勃羅斯匹洛對於我的話，常搖着頭表示不服，可是口頭上卻勉強地答應遵從我的希望去做。

「後來，我因別事到了桑港，有二年沒有回來。消息阻隔，無從知道勃羅斯匹洛的狀況。

「及由桑港回來，先到日內瓦一行，才回到久別的桑·德連寨。勃羅斯匹洛迎接我時，寇爾笑說：『請代我歡喜，有一件很得意的事哩。我在勃列克號船上可賺十五萬元。』」

「我與其歡喜，反喫了一驚。」

「『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急問。」

「『毫沒有甚麼，將來再詳細地告訴你吧。』勃羅斯匹洛很是泰然。」

「我很耽憂，急思探詢事情的內容。不料，未到一禮拜，日內瓦的裁判所即來把我和勃羅斯匹洛一併傳去。原來他已被人以詐欺取財的罪名告發了。」

「幸而勃羅斯匹洛的律師辯論得好，事情順利，得宣告無罪。可是我總不放心，及從勃列克號某舊船員探明真相，爲之大驚，原來勃羅斯匹洛曾行了昧心的大欺詐。」

「只要有錢賺，就甚麼正義道德都會蔑視的，勃羅斯匹洛曾向船貨保險公司用了大大的詭計，圖得大大的橫財。當我不在時，他就獨自管領勃列克號的。從馬賽開出的時候，他竟瞞了受主，用鹽水裝入許多桶中，冒充葡萄酒，保了很大的險。不消說，許多桶之中，有兩桶是真用葡萄酒裝的。保險公司來檢查時，他運用了手法，只把真的兩桶給他們檢查。」

「於是，船開出了。他要瞞騙葡萄酒的受主，就在航行期中故意製造危險。他把船駛上小礁去，先叫船員避難上陸，再僱人把假貨拋入海中。這樣一來，價格四萬元的勃列克號是烏有了，他卻可以有賺進了十五萬元保險金的希望。」

「我從那舊船員得知了內情，就立刻跑到勃羅斯匹洛那裏，抑了憤氣說：

「勃羅斯匹洛君！你在想暗無天日地發橫財呢？」

「說那裏話，官司不是那樣地勝訴了嗎？」他呆滯了一會兒這樣支吾回答。

「請勿欺騙我。你無論怎樣地辯護自己，又，你的律師無論怎樣地會弄辯舌，我是
不答應的。」

「你何必又來說這樣的話呢？事情已早解決了。」勃羅斯匹洛又想這樣逃避。

「你幹的不是欺詐嗎？快把保險金如數退還了保險公司。」我板了臉孔說。

「那是一面失去了勃列克號，一面還須再負擔所裝貨物的損失了。」勃羅斯匹

洛說出難處來。

「你說貨物嗎？貨物我不知道。至於勃列克號，原是我和你的公有財產。現在我把一半的權利如數讓給了你。我重視你的名譽，如何？但願你自己勿再有喪你名譽的事。我從此不願再與你共事了，請你獨立獨步地去做吧。」

「我這樣說了就和勃羅斯、匹洛告別。大概我的話很激動了他的良心了吧，勃羅斯、匹洛終於不會向保險公司去領保險金。但他名字上卻仍留着一個拭不去的污點。」

「這以後，雖聽說勃羅斯、匹洛會向南美阿善丁國的勃愛諾斯·阿伊萊斯航行，可是詳細情形卻無從知道。這樣地過了八年。有一日，我接到他從列瓦來特發出的信。拆開一看，信中簡單地這樣寫着：

「久不寫信給你，很對不起。我今患了重病在此療養着。自知已無生望了，寂寞不堪，苦思與你一見。請來看我一次，這是我最後的祈求。」

「我那時尙未忘去勃羅斯、匹洛的罪惡，每次記到，就感到刺心也似的苦痛，湧起難過的怨念來。因此，雖接到了信，究竟去看他呢，還是不去？卻付了好一會。終於坡那最後的

所求一語所牽引，決定到可瑪湖畔的列瓦來特去看他。

「勃羅斯匹洛患了厲害的中風症，在病院療養。我去看他時，他正在安樂椅上臥也似地坐着。一見到我，甚麼都不會說，只嗚嗚地哭了起來。好一會，才震搖搖地立起走到桌子旁，開了抽屜，取出一個大大的紙包！

「『這這……這裏面盛盛……盛着二萬元，是勃勃……勃列克號的代代……代價的一一……一半。你你……你爲了我我……我的名譽，會大大……大度地把把……把這給與了我。託託……託了你的福，我我……我在勃愛諾斯·阿伊萊斯大大……大賺了錢。現現……現在把這奉奉……奉還給你。這這……錢不是作作……作了弊賺來的，我我……我爲想恢復男男……男子的名譽，甚甚……甚麼苦都已受受……受過。請請……請把這收了……』這樣吃着口懇切地說。

「我被他的態度所感動，一言不說，把紙包受了。勃羅斯匹洛又吃了口繼說：

「『白契君：我我……我現在把債金還還……還清了，你你……你非想宥我不可。

知道我我……我的罪惡的，恐恐……恐怕只有你一人吧。我我……我不得你的恕宥，無無……無論如何不能到下去，請恕恕……恕宥了我。恕恕……恕宥了你你……你的老朋友。」

「我對了流淚懺悔的勃羅斯匹洛，自己也幾乎要出眼淚了，可是卻竭力遏住，用了嚴格的語調對他說。

「『那末請憑了良心說真話！你在勃愛諾斯·阿伊萊斯，八年之間確曾正直地勞動過了嗎？』

「『當當……當然囉。憑憑……憑了母親的名字，我我……敢……』勃羅斯匹洛這樣吃了口回答。

「我聽到他這樣說，就安慰他：『好，那末，我不再把勃列克號的事放在心裏，你過去所做的行爲，也不復計較了。請安心吧。』

「這樣一說，勃羅斯匹洛歡喜得至於緊抱了我放聲而哭。他從那時重新另做了人

了。

「這原是可喜的事。但我因不放心勃羅斯匹洛的病勢，不好即走，暫留在那裏看視着。勃羅斯匹洛拄了杖，由僕人隨護了，蹣跚地在屋外小孩樣地行走，愉悅地看那四周的風景，見到附近有開着的『豬肉饅頭』，就摘了造花束來送我。他從前只認識金錢的，因了靈魂的更生，心情已變得如此優美了。」

「我這才放了心，到第十日就向他告別。勃羅斯匹洛見我要走，很是悲傷，牽住了我嗚咽流淚，戀戀地反復對我說『再會』，說『祝你好』。」

「我登上馬車，最後回頭去呼『再會』，勃羅斯匹洛竭了淚聲『噢噢』地高叫，悲感之極，發不出明白聲音來了。」

「下了馬車，正要把行篋提到湖中的輪船上去，見還有一個大大的包，寫有我的名字，還附着一張勃羅斯匹洛的字條。字條上這樣寫着：

親愛的白契君！

我知道你愛「豬肉饅頭」爲了想贈你，特於散步時采集得百個光景的球根。請帶去種在桑·德連察府上。開花的時候，我當已早不在這世間了。但你總會記及我的吧。我會一次犯罪，幸得你的恕宥，我可以安心而死了。再會，白契君！永久再會！

勃羅斯匹洛拜

舅父沈默有頃，歎息了一聲，對安利柯這樣說：

「安利柯，我的怎樣愛護這『豬肉饅頭』，你可知道了吧。勃羅斯匹洛是死了，花卻年年發放好香。我每次見到花，不禁就想到一生間悲壯的往事來！」

七 別怕死

舅父又感慨無量地向安利柯說：

「安利柯，我一味對你嘈囉死去了的人的事情，這也許是年齡老了的緣故吧。活着

的人，往往把死人忘掉，即使記起了，也要加以惡口的。其實，仔細想來，生與死是聯結的。活着的人，總免不掉有一次的死。所以從幼時就不怕死不可。爲了正當的事，光明磊落地死了，有甚麼可怕呢？在正直的人，死是安靜而快樂的。

「又，人這東西是很奇怪的。一方面竭力地使死人從家裏離開，不再記得。及到了忌日，大家卻又流了淚，把無可挽回的事無聊地互相談說。有時候還要故意遠遠地到墓地去拜。

「但我卻不然。我不把墓場造在遠遠，造在自己家裏。我不把死人當作已死者，認爲永遠生存而可親近的人。你看，這裏的草木，都是故人的面影。我無論坐在室中，無論徘徊在庭間，都常與故人談笑。有時，草木的芽或花，能顯現了故人的面影，來歡迎我，說：『我在等你呢。』」

「遠遠的墓場，土下只有故人的骨，而我的家裏，卻有故人的靈魂活着了。發光吐香，死去的人是毫不用怕的，如果你覺得死人可怕，那定是你入了惡道的時候。所以非把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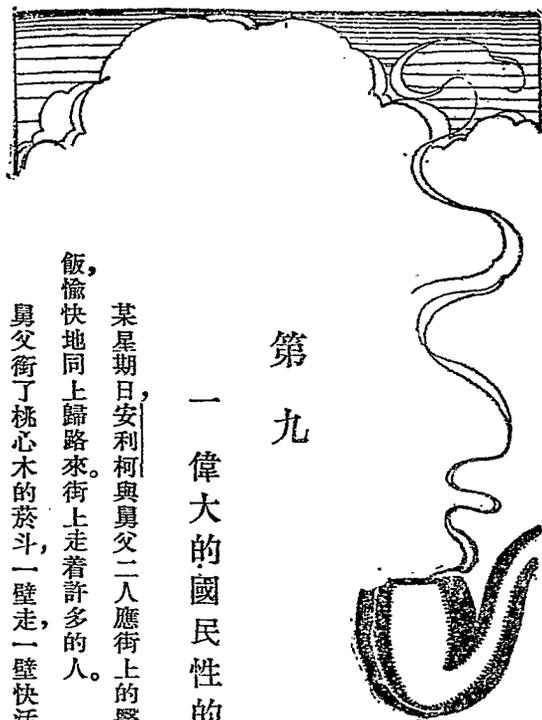
死人的心情除去不可。

「一切的東西，是活着的生命，同時也是要死去的生命。現在欣欣向榮開花的草木，一遇到冷寒的秋風，就非颯颯枯落不可。又，在同一氣候中，葉也有強有弱，儘有未秋先凋的。在飄然落下的葉，土就是牠的墓場了。但從這墓場裏，卻仍萌芽出新生命來。」

「我們應愛人生，樂人生，把人生弄得更美更善。但不可因此作怕死的怯弱者。死是休息疲勞的安憩，是白晝好好勞作以後的黃昏囉。死不是如怯弱者所見到的草薶人，也不是如絕望者所見到的幽靈。」

「記起親愛的故人，是可愛的事。把親愛的故人的靈魂留住在自己的屋裏或庭間，大大地是一種快樂。因為無論住在屋裏或步行庭間，都可與故人唔對的緣故。生與死是用了可懷戀的愛的繩聯串着的，好像今日與昨日相聯串着的樣子！」

的煙霧。



第九

一 偉大的國民性的大教訓

某星期日，安利柯與舅父二人應街上的醫生之招，喫了午飯，愉快地同上歸路來。街上走着許多的人。

舅父銜了桃心木的菸斗，一壁走，一壁快活地噴着雲也似

舅父的吸菸真妙。因了所噴的煙的樣子，可以推測其心境如何，所以特別。微弱的煙像斷雲似地斷續而出時，那就是暴風雨快要到來的徵候，不久即要發火冒的。所噴的只是細而連續的煙時，那就是下時雨的時候，是舅父心裏有着什麼悲哀而悄然着的徵候。如果大雲與小雲洶湧地交互噴出，那就是氣象易變的當兒。像今日似地盡是大雲卷疊而出，那是表示氣象的晴快，是舅父心裏快樂的徵候。

安利柯見到了舅父嘴上的噴煙，不覺暗中竊笑了說：

「舅父。」

「唔。」

「舅父今日很高興哩。」這樣問。

「唔，不是沒有不高興的道理嗎？方纔和最好的朋友愉快地共了午餐回來，你呢，又較前強壯得判若兩人，街上是大家快樂地走着，像人山人海。這許多人經過了六日間的勞動，把今日的星期快樂地遊戲着。啊！我很滿足！置身在快樂的人羣之中，此外更有何

求呢！舅父說。

「但是，舅父，這許多在街上行走着的人們，自己都覺是幸福的嗎？」安利柯問。

「唔，似乎很幸福呢。至少今日是覺得幸福的，明日也許就難說了。過了幸福的一日，一到明日早晨，就有的入海，有的到工場，有的執權，有的執鎗，也許要感到不舒服吧。但這也不過暫時的事，不久就會說說笑笑或是嘯着口笛，去快樂地着手工作吧。」

「……」安利柯點頭。

舅父又繼續着說：

「從這裏可一日看到那村的風景吧。這村全體有五六百居民，只要一查察那五六百人的生活情形，那末大都會或國家中所發生的問題，也就知道了。」

「那村和這條街，情形略有不同。這條街是小街，也和那村一樣，住着許多階級不同的人們。這原到處都如此的。但在這街上，因了財產的有無，地位的高下來分別待的人，卻一個都沒有。」

「這街上並無百萬的鉅富，連五十萬的富人也沒有。其中最有意錢的大概就是裁縫父了。但我的財產也只能維持生活而已，此外更可想而知。各家都只是僅能餬口的人們。這些人們，財產雖不多，卻有着愛自由平等的精神，真可稱贊。這精神纔是比石炭大王之富更貴重的東西啊！」

「住在這裏的人們中，有些人僅就山岩的瘦地種二三株葡萄或一年僅能取半樽油的橄欖，勞苦萬分。至於住所，有的竟只有堆柴間那樣大。說雖如此，卻仍能餬口，衣食一切均以血汗得之，不會受惠於他人，也不會盜取他人的甚麼。人的尊嚴，要這樣纔得保持。」

「這條街上不能自食其力的一個都沒有。如果有向你拱手求布施的，那必是從別處來的人。」

「喂，安利柯！人物的第一步，就是尊嚴囉。卑屈不正的傢伙不是人。這街上的住民都是尊嚴的人物哩。你總已見到他們在路上彼此相見為禮的樣子了吧。他們之中，屈腰如貓，將手中的帽低觸到地的人，是一個也尋不出的。即使全世界的富豪浮勃利可譚到了

此地，他們也不過稱他一聲「卡洛叔」而已。這也並不是高慢，他們覺得與其尊稱他爲貴族或高爵，不如向他作親切的稱呼好。

「你看，他們把今日的休息日快樂地遊嬉着。他們之中，前六日間有的在船上勞動，有的在造兵廠勞動，有的在公署勞動。到了第七日的今日，則愉快地嬉遊。不是嗎？有吸菸的，有飲萍果酒的，也有眺望着海的。還有人在店肆裏或酒場裏。可是他們用了自己有着的錢，去買，決沒有賒欠錢的。」

「哪，那裏有許多女人哩。這些女人和別處的女人不相同吧。都那樣地挺直了身子愉快行走着。她們之中，有煉瓦女工，有挑擔販魚的，也有農人，可是卻都如此漂亮。她們在前六日中都是擦起了衣襟或是赤了足奔動的，今日卻足上穿着十五元或二十元一雙的鞋子，頸上圍了圍巾，還在鬆鬆的髮上插戴着美麗的花……你看，不是三五成羣手挽了手，在那裏快樂地來往着嗎？」

「哪，的確，這裏的人都有一種崇高的地方。至於報恩的精神，更真是了不得，別人有

恩於他們，他們也以恩相報，偶然些許的好意，他們也總不忘懷，永久地心感着。我久客外國，無論在何國，從未見有這樣的良風。初時偶然回來，見到些微的幫助，也要百倍千倍地報答，頗以為是慧事，後來纔知道我大大地誤看了他們了。

「曾經碰到過許多這樣的事：有一日，一婦人來說：『我的孩子死了，肯給我一枝花嗎？』我就折了給她。」

「又有一日，一個男子來說：『我的兒子想入兵工廠去學習職工，不給我介紹介紹嗎？』我就替他介紹了。」

「又有一日，來了一個水手，懇求我說：『我並沒犯甚麼過失，不知爲了甚麼，被認爲犯罪者，要受法律上的宣告。我決沒有那樣的行爲，你不代我設法求赦免嗎？』我就答允了他，設法免了他的處分。」

「後來，這三人的家屬每逢季節必送禮物來。魚咧，無花果咧，葷菌咧，按時送給我。我不快起來了，終於到第三次送禮物來的時候，憤怒了叱說：『這算是甚麼？我只幫了你們

一點小忙，你們竟要如此地多禮！我並不是要想得你們的禮物纔幫你們的，只是高興幫忙就幫忙罷咧！」

「我這樣怒叱，卻不料他們的送禮物來，是出於真心的。結果我也只好釋然於懷，道了方纔誤會的歉，快快活活地把禮物接受了。」

「你想：這禮儀謝恩的心底裏，不是含有高尚的感情及別種更可尊貴的東西嗎？哪，謝恩的心原是高尙的，而他們在這高尙的心中，還有一種自尊的精神，就是以爲：自己雖貧窮，卻能送禮物與有錢有勢力的人。」

「安利柯！這纔是重要的事啊！人沒有自尊心將如何呢？即使有高慢的毛病，自尊心是可尊貴的。有自尊心的人決不會幹卑屈的事。無論是怎樣的窮漢，只要他有旺盛的自尊心，就可使大富豪拜服他。」

「這自尊心究由何而生的呢？赤手空拳始終和世間波濤相搏的人……：覺悟除
了自己的力，自己的手腕，自己的知識別無可恃的人！要像這種人，纔會發生出自尊心來。」

「啊，可是我很悲觀。近來桑·德連的青年，爲了要想在公司或兵工廠謀職業，都丟了耒鋤，把祖及父傳來的農業放棄了。這等人在被人傭僱的奴隸制度之下，就會失去獨立的精神與自尊心。」

「但是我舅父也不歡喜一味悲觀。我是個樂天主義者，信人類會有無限的進化的。我確信：兩三個大實業家如果有一日發展到了絕頂，其力必會被分配於民衆，勞動者仍會用了從前同樣的獨立心與自由精神去從事勞動的。」

「政治上也有着和這同樣的步驟呢，初則小國家分立，及戰爭起，小國家乃被合併了成大國家。大國家間的戰爭一經到了極度，於是就成立神聖聯合的世界，各國家被統一於全人類之下，仍得各保其獨立與自由。現在，無論如何，已有國際經濟會議的必要了。看吧，到你的子孫的時代，這神聖的人類世界必將實現哩。懂了嗎？安利柯！」

一一 獨立自尊

舅父還熱心地續說：

「安利柯！看啊，在這街上行走着的都是鄉下人呢。真愉快，他們之中找不出一個醉漢。至多也不過走進咖啡店去，喫杯萍果酒或果汁，玩回紙牌而已。并且，除星期日外，咖啡店家家都關着門沒有客的，在六日之中，大家一心勞動，一從辦事處、造兵廠或漁業場回到家裏，就一家團聚了。在晚餐桌上快樂地飽餐，餐畢，走出街上看海吸菸，一會兒就回去睡眠。在這街上，彈子房一所都不必有。他們較之打彈子，寧喜歡看海。海是甚麼時候都美。牠不論對於貧人或富人，不論對於有學問的或無學問的，都給與以同樣的喜悅。」

「也許就因了這個緣故吧，自幼與海親切的這土地的人們，很知悉政治上社會上的事，感覺到自由獨立的必要。所不好的，只是時時受惡新聞的教唆，被引起了不平，有使官廳不放心的事而已。官廳方面也太神經過敏，多方杞憂，常向我探問這裏有無甚麼陰謀家或同盟團體。我總是如此答覆他們：『……怎會有這樣的人啊？這裏並無暴徒。所有的都是能勞動有家室有田地的人。住着有家室田地而能勞動的人的處所，決不會有甚

麼騷動的。這裏的青年，原有在咖啡店議員然地大談其政治思想的，但一到了工作的場所或是回到了家裏，就一切都忘了。這裏的人們，都是能用了自力生活的實際家，有着正當的頭腦，像書冊上新聞上所寫着的不穩的談論，他們決不會輕信的。……」

「如何？安利柯確是這樣的哩！呀，我已說得太多了，說得太多了，但我所說的盡是真實的話，你不要忘卻。」

「我還有一件要教你明白的事。」

「人無論學甚麼，可有三種的方法，是從書本去學，一是從他人的經驗上去學，一是從自己的經驗上去學。這三種方法之中，任擇一種，原都應有同樣的結果，可是實際上卻不然。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其價值如果比之銅幣，那末從他人的經驗得來的知識是銀幣，從自己的經驗得來的知識是金幣了。」

「知道了嗎？用自己的頭腦思索，用自己的腕力積得經驗的人，不但知道事物，且能作正確無誤的判斷。遇到有應做的事，就能着着進行，至於完成。這樣的人，纔有真的自由，

纔能獨立，纔有自尊心，纔能鎮伏浮動之輩的徒擾。可是世間儘多輕浮躁率的人哩，他們並無從自己經驗得來的知識，妄信了從書本上看來或從他人間得的話，甚而至於對於毫無足重輕的事也組了團體來喧噪。結果，甚麼都無把握，一哄而散。所謂輕浮者，所謂有眼的盲者，就是這種人。這種人無論集合了多少，一時怎樣地的氣焰，究竟只是烏合之衆而已。我前次會對你說過不要怕死的話。這種人纔是怕死的卑怯者，他們對於正義的事，是無單獨挺身而戰的勇氣的。

三一 高尚的精神

「如何知道了嗎？」舅父的話還繼續着。

「我方纔會大大地稱贊這裏的人們，但如果遇到他們之中，有人發謬誤的言論或是作傲慢的行爲，我是決不答應的。以前會常常有過這樣的事，卻是真有趣啊！他們當初並不肯就服從我的話，及試驗失敗，知道了自己不是，這纔回轉頭來向我謝罪了。」

「無論他人有着任何錯誤的見解，我決不利用了自己的身分或社會的勢力妄用威壓的。如果有人爲我的地位或勢力所威壓而變更其見解，那不是真正的反省，只是卑怯的變節而已。」

「有一次，曾遇到很有趣的事哩。姑且當作例話來告訴你聽吧。」

「這街上現有着兩個船公司，最初是只有一個的。其所做的生意，是運輸就地貨物或是送工人往兵工廠。生意很好，有時應付不及，船公司中的下級船員們乃立了一個組合，集合小資本去另造一艘小輪船，在公司的對門設店營業。計劃成就以後，得步進步，愈想發展，又加造了一艘船。」

「公司方面呢，當然不肯坐視，也另添買一艘。於是公司與組合之間，太起競爭，船費大減，便宜的只是乘客。」

「這原算不得甚麼，既然要作商業，當然免不了要競爭的。可是組合方面卻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是勞動者，所以正義是屬於我們的，快把公司的一切設置打破！』他們

爲了要達這目的，來和我商量，要我幫助設法向政府求補助金，俾得打倒公司，發展組合。我憤怒了，對他們說：

「『甚麼話！我不願幫助你們成傲慢者！』」

「『我們是勞動者，勞動者是正義的黨與。至於公司是以壟斷利益爲目的的。』組合的人說。

「這真是等於放屁的理由。我於是對他們這樣說：『不錯，你們是勞動者吧，這是好的。你們想不讓資本家獨占利益，這見解也可佩服。但公司方面也曾作着有益的事。如果沒有那公司，公衆的不便不消說，兵工廠的工人們就要不能上工去了。所以，政府的補助如果必要，理應組合與公司平等地同受。組合與公司互相協調了圖社會一般的便利，這不纔是真正的美的勞動者的精神嗎。』」

「被我這樣一說，組合的人們很不樂意地回去了。後來覺得我的話不錯，就重來道歉，要求我代陳政府。我和政府去說，政府也贊成我的意見，同時補助公司與組合。自此以

後，公司與組合雙方和好，現在都平和地營業着。凡事一經爲感情所驅，把判斷弄錯誤了，自己與他人，就都會受到無限的損害的。

四 歷史的精神

「喂，安利柯，聽了許多時候的認真的話，也許已感到厭倦了吧。」舅父輕快地把語調一轉，又繼續了說：

「說雖如此，你要想用了自己的眼去看實際的社會，用了自己的心去作正確的判斷，非有我舅父的這精神不可啊。」

「學校繁瑣地把十代百代的歷史教授學生，無非養成無益的知識而已。歷史的真的精神，除了我舅父方纔所告訴你的以外，更沒有別的了。」

「冗長的歷史書中，甚麼某國國王在某處被殺，某年某月某種戰爭開始，繼續若干年，戰死者若干，某國取得若干賠款或領土，諸如此類的事，記得很多很多，不

錯，這樣的事，原曾有過，但因了這些，歷史的真髓，是無從知道的囉。

「徒然記憶了許多這樣的事，有甚麼用？要知道歷史，非有真的心不可，又非有正確判斷的頭腦不可。所以，要成真的歷史家，只讀書是不行的。須練習把周圍日常生活的事實，用了自己的眼去看，用了自己的心去感受，用了自己的頭腦去判斷那自由正義的精神是在怎樣地發展着。對於村中發生的一件瑣屑的小事，能注意，能不為他人的意見所動，仔細觀察，用了自己的心與頭腦去批判，這就是將來成大歷史家的準備哩。」

「在成大歷史家以前，非先成小歷史家不可。能知一家的真的歷史的人，纔能知一國的真的歷史。張三與李四的隣人相罵之中，實包含着拿破侖和英國的拚命戰爭的萌芽啊！」

「你如果真能夠寫出自己一村的歷史，那你就給與道德宗教或政治以大教訓了。這比之於徒事理論的學者的大著述，其價值不知要高得多少呢！」



第十

一 不知身分

第二個星期日，安利柯又和舅父去散步公園，在教會旁的石級上坐下。今日遊人仍多，從港埠那面沿了墓場小道走着的，約有二百人的光景。有絕着母親的小孩，有曲背白髮的老人，有醫生，有漁夫，有軍人，有船員，有憲兵，有農夫，有侯爵，也有小富翁。

舅父熟視着他們，忽然不高興了，啣咕地說：

「喂，安利柯，看那樣兒啊！看那全不調和的醜態啊！」

「舅父，你說甚麼？」安利柯問。

「那服裝囉。服裝原須適合自己的職業或趣味纔好，可是現今卻和從前不同，只以模仿富者爲事了。這種服裝表現着虛偽的心。大家想把自己裝扮成自己以上的人，多可笑！」

舅父這樣說了又繼續着說：

「嗒，你看那面攜着手在走的二少女。一個是漁夫之女，一個是洗衣作的女兒哩。她們卻都穿着有絲結的莫洛可皮的鞋子，真是像煞有介事！那種鞋子，如果在從前，只有侯爵夫人或博士夫人纔穿的。」

「啊，那邊不是有一個貴婦人來了嗎？你看，那個似乎儼然地穿着黑衣服的。其實，那是以搬運石灰爲業的女扛駁夫哩。不管鞋子匠與裁縫師怎樣地苦心，那種服裝和那種女子是不相稱的。服裝的式樣或色彩雖模仿了貴婦人，不能說就可適合於任何姿態或步調的女子的。」

「那些少女的母親的時代真好啊。那樣華貴的長靴，天鵝絨或綢類一切不用，在襖

素的木棉衣服上加以相稱的圍裙，寶石等類不消說是沒有的，至多不過在頭上插些石竹花而已。那種質素而穩重的樣兒，全像是一種雕刻，看去很是爽快。農家的女兒們，下級船員或漁夫的女兒們，心與形相一致的，真可愛哩。

「現在壞的不但是女子，男子也成了偽善者了。我在這許多行人裏面會仔細留心，看有否戴那從前勞動者所會戴的帽子的，竟一個都找不出哩。在現在，連下級船員也把他們上代所戴的帽子加以輕蔑，都戴起飾有絹帶的流行麥稈帽或高貴的巴拿瑪帽來。他們從前原是只要有粗樸的上衣一件就到處都可去了的，現在卻飾着嵌寶石的袖鈕，穿着有象牙雕刻鈕扣的背心了。唉！昔時的頑健正直的船員們現在不知那裏去了！昔時的船員們，自有其和那被日光照黑了的臉色相調和的服裝，無須乎漂亮的襯衫與領帶了的。

「彌漫於現代的虛偽，不但造出了職業與服裝的不調和。那些勞動者們大都已忘去了自己的美，傷了自己的德，一心想去模仿富豪博士或貴族。其中竟有從侯爵或博士

討得舊衣服，穿了來自負的青年，還有喜穿每年來此避暑的旅客們所棄去的舊衣服的孩子們。那樣子多難看啊！他們把虛偽的現代社會整個地表出了。

「看啊！我這恰合乎身的用汗換來的化斯蒂安織品的衣服，有素樸味的這仿麻紗的襯衫！這是我可以自豪的，這和從富豪身上取下的天鵝絨服，與你怎樣洗滌也有污點的向人討來的綢襯衫，是全然不同的囉。近代人常做着平等主義的樂園的夢，其所謂的樂園，只是女婢想希望和伯爵夫人同等的服裝。這種滅亡的平等觀，是會把強壯與健康的自然美破壞的。

「但是，安利柯！裁縫匠與鞋匠雖造成了社會的虛偽，還不必十分動氣，更有可怖的事哩。

「看啊，那些人們不但詛咒適合自身的服裝，還以自己的身分職業為恥呢。這纔是可怖的近代病啊！此風在大都會中日盛，且竟波及到這小小的桑·德連塞來了。

「安利柯！你將來如果選定了自己的職業，要以職業自誇，決不可羞恥自己社會的

地位。

「我旅行柏林，曾爲意大利人感到大大的恥辱。那種的人們，並沒有像我們意大利人樣地俗俚與懂得藝術，可是所有一切的階級的人，對於自己的地位都有着一種的矜誇。不論是電車上的車掌，馬車上的馬夫，小卒，店員，或清道夫，都不問其社會的地位的高下，對於職業用了矜誇與自信，把義務遂行着。在那裏，誰都不看上方，但看下方，似乎誇說『我纔是了不得的人』的樣子，把口鬚向上拈着。」

「可是在意大利卻完全相反。意大利人只看上方，一味苦心於上方的模仿。自己沒有一定的立足點，拈着口鬚把自己的地位來自負的事，到處都找不到。意大利人所最擅長的，就只是裝無爲有。做鞋匠的如果要想成一個全街首屈一指的鞋匠，照理只須拚了命努力就好了，可是他卻一味想向世間誇耀自己不是鞋匠，雖是星期日一日也好。到了積得些許的財產時，就想不叫自己的兒子再作鞋匠，至少想養成他爲律師，爲醫生，爲官吏了。所以，意大利人是想把自己的無能用虛僞來遮瞞的卑怯者。像這樣的傢伙，那能一

生不苦啊！

「要想把自己提高的向上心，原是好的東西。但虛榮心與蔑視自己的職業的精神，是可詛咒的。只要是能完成自己的職務的，在鞋匠就應以正直的鞋匠自誇，在農夫就應以正直的農夫自誇，在兵卒就應該以正直的兵卒自誇，還應自誇是一個正直的人。決不會有想以平民冒充貴族或捐買爵位等下等的事。

「我有一個朋友，他到五十歲的時候，積得了財產，就去捐買爵位。我對於那種人，即不願再交友了。平民出身，這有甚麼可恥？爵位在人有甚麼用？捐買了爵位，結果適足為真正的貴族所嘲笑，為平民所鄙賤而已。那樣的人，和那因鄙夷父親傳來的帽子一定要戴巴拿瑪帽的下級船員，及平日赤了足背石灰桶的女扛駁夫在粗蠻的足上套着貴族用的莫洛可皮的鞋子一樣。

「如果我真的是伯爵或侯爵，那末對於這代表着國家一部分歷史的爵位，也原不該引以為恥。我對於伯爵侯爵不羨羨，也不故意加以鄙薄，只是見了伯爵稱伯爵，見了侯爵

稱侯爵而已。我決不想受非分的權利。

「安利柯！如果樹根向上生長，鳥住在水裏，魚住在空中，將如何？可是世間儘有着這
樣的人哩。不知身分，也應有個分寸，我與其作那樣不知身分的人，寧願作窮人，寧願作病
人。窮人只要勞動就可得錢，病人只要養生就可治愈，至於不知身分的人，是無法救治了
的。」

舅父說到這裏，安利柯不禁插口了問：

「舅父，不知身分的人，世上確似乎很多。他們究竟有甚麼不好呢？」

「這嗎？唔，唔，有個很好的實例在這裏。」

舅父這樣說了，又繼續說出下面的話來：

「唔，那邊走着兩三個不知身分的人。我很知道他們的歷史哩，你且聽着！

「唔，看那昂然闊步着的青年吧。他不是戴着漂亮的黑帽子，穿着時髦的印度綢的
褲子與華麗的背心，像煞一個紳士嗎？無論他怎樣地裝作紳士，索性是一見就可知道的

吧。那血紅的領帶與綠色的背心，多不調和？那閃閃發着光的錶鍊，也不是真金，是鍍金的。指上雖亮晶晶地套得有兩三個指環，當然也是贗物了。

「唔，看啊，他帶領了四五個跟隨者，樣子多少驕慢！那帽子大約值三十元吧，你看他脫下咧，戴上咧，已不知有幾次了。他的用意，似乎在引人去注目他，他以待闊人的注意爲榮。」

「他是一家酒店裏的兒子，其親戚不是裸體的漁夫便是赤足行走的女子。他怕這些人們呼他爲『姪子』、『從兄弟』或『舅父』。有一次，他與斯配契的富豪之子在街上同行，有親戚和他招呼，他竟裝作不相識的路人管自走過了哩。」

「他的父親從一升或半升的酒裏，積得若干錢，想把他養成爲律師，叫他入了賽爾茲那的法律學校。他毫不用工，一壁卻以博士自居，結果就被斥退了。於是，父親又想使他成教師，把他轉學到斯配契的工業學校的豫科去。在那裏也連年落第，等到被學校斥退的時候，口上已生出鬍鬚了。從此以後，學校的椅子，在他就不及彈子房與咖啡店的有趣

味，他甚麼都不知道，卻要像煞有介事地談甚麼政治，談甚麼社會問題，喜多發毫無條理的議論。

「有一次，那傢伙曾在急進黨的無聊報紙上發表一篇荒唐的文章，當地的無學的人們，居然就贊許他是個學者了。那樣的傢伙，沒有從事職業的腕力，至多也只會在這選舉時做個替人吶喊者，或在鄉間做個惡訟師而已。」

「那傢伙是不喜飲母親手調的湯羹的人，是恐怕漂亮的褲子醜醜要用手巾拂了藤椅才坐的人。無論他怎樣做作，自以爲了不得，根本是卑賤無學的傢伙，故遇事動輒埋怨富人與有教養者，把由自身的弱點而起的不平委過於社會，於是就儼然以革命家自許了。那情形宛如水中的魚硬想住在空間，拚了命掙扎着。如果那傢伙不作這種愚舉，棄去了虛榮心，去做一個身分相應的正直的下級船員，漁夫或農夫，還是幸福的……」

一一 幸福在何處

舅父的話還未完畢：

「不知身分的實例，不但是男子，女子也有。你看那在門旁立着的女人啊。她穿着黑緞的上衣，戴着加羽飾的漂亮的帽子吧，那傢伙也是個不知身分的人。你看，她手上有指環，還有腕鐲，胸前有金鍊子，還有金錶……那樣兒宛如市上金首飾鋪的陳列櫃。她雖全身用貴重的金飾包着，可是沒一件不是惡俗的流行品，她是個除了自慢、不自然、土俗以外，甚麼都沒有的傢伙。人在她旁邊通過，那理髮店中所用的香水的氣息，就撲鼻而來。因此，她自己好像登入了象牙之塔，俯目看人，似乎不屑與人交談的樣子，常把口半開了不出一聲哩。」

「她在二十年前，曾充作了領小孩的女婢，隨某姓家屬到南美的麥·格蘭代地方爲傭。在那裏與一老翁結婚，五六年之後，丈夫死了，遺產由她承襲。如果於遺產以外能承襲得若干常識的教養，原是很好的，可是她卻甚麼都不知道。她把她那肥胖的軀體裝飾如七面鳥一般地華麗。回到故鄉以後，不屑再與舊日伴侶來往，闖入於貴婦人隊中。可是

她的出身是大家都知道的囉。見了她那竭力地裝作有教養的樣子，竭力地避去土語，用葡萄牙語……就是愚者也不禁要發笑起來哩。

「大家都稱她爲『男爵夫人閣下』，這綽名是含有着諷刺與憫憐的。她並不是甚麼壞人，如果顧到了自己的身分，不忘掉往昔的地位，老老實實地與魚肆的主婦們或下級船員的女兒們和睦交往，那末她必會被大家所愛護親近，必能利用了自己與財產，來聚集一團快樂的朋友吧。而且，從身分比她高的人們看來，也必會把她當作好人，好好地待她的吧。」

「哪，安利柯！世間不知身分的人何其多啊！這種人都要寂寞地陷入不幸中去。如果自己能在力量相應、氣質相應的職業上得到矜誇與悅樂，原是一旦就可轉爲幸福的，可是……」

「他們不明自己的天職，又夢想着不當的幸福，所以只着眼於世間的外表，以爲非有錢就不能快樂。所以，只要能賺錢，就甚麼都可犧牲。如果不能賺到錢，至少也須裝作有

錢的樣兒纔爽快，這是何等地淺見啊。

「哪，把富認作幸福的標準，這是大大的謬見啊。神的爵理並不如此。握了鋤鋤整年在日光下赤足勞動的人們中，也有非常幸福的人；擁有鉅萬之富的人們中，也有非常不幸的人。人常做一行怨一行，以為換了職業就可幸福，那是錯的。人非在適合於己的地位境遇中，是不會幸福的啊。」

「譬如：一日都未曾勞動過的富者，不能領略終日流汗勞動着的樵夫的安閑。樵夫完了一日的勞作，在以空腹臨晚飯的時候，是感到無上的幸福的。樵夫能熟睡到天明，而富翁之中，卻常有夜裏睡不着的人。」

「順便在這裏帶說給你聽吧。凡不作筋肉勞動的人，是不知道人的尊嚴的。從事勞動，不但能使血液裏的毒素由皮膚發散，並且連精神中所存的毒素也向外排除，使心情痛快。精神中一經積有毒素，就會悲觀人生或給他人以惡感。」

「人生最高貴的悅樂，在有健康的內臟、強健的筋肉與爽快精神。沒有了這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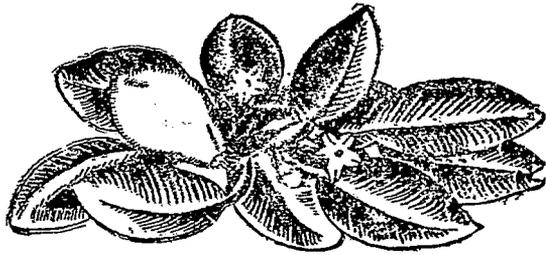
一切道德的經濟的幸福就都不能獲得。所以，安逸的富人反不如貧窮的筋肉勞動者來得幸福。貧窮勞動者常能不尋求幸福而得幸福。富人到處尋求幸福反求不到。

「所以，人不可太富，但太貧了也要不得。不貧不富，從事於自己的職業即可生活的中等人，最爲適當。從來有名的道德家，高尚的偉人，差不多可以說都出於這階級的。」

「不要一味着眼於上方，模仿他人。能着眼於下方的，纔是智者。住三層樓不如住二層樓的安全，住二層樓不如住平房的安全。地位低些不要緊，只要我所做的事比人優越就好了。安於二等鞋匠，不挂一等鞋匠的招牌，正直地來做一等鞋匠以上的工作。要這樣的人，纔真是尊嚴，真是聰明。也要這樣，纔能領略到人生的尊嚴的滿足。這滿足會在自己的周圍造出悅樂與道德的健康空氣。對嗎？安利柯！人無論是誰，在某一時候，在某一地方，在某一事務，總會遇到立在人上的機會的。哪，只要顧到自己的身分，在適合的境遇中，用了爽快的心情去努力勞作，總有一日，會遇到非此人莫屬的機會。這樣的人纔能知道幸福。如果不知身分，不幸的心情就會愈弄愈深起來，這是很明白的事。那些不知身分

的人們，日日想求幸福，其實，他們的希望正和雀的想生鷹，狐的想與獅子爭百獸的王一樣。

舅父說到這裏，忽然站起身來說：「啊，就快去罷。」



第十一

一 檸檬樹與人生

又過了幾日，舅父在自己的庭園裏對安利柯這樣說：

「安利柯！我愛大地，大地是萬物之母，在萬物是最後的朋友啊。大地把我們永遠抱在那溫暖的懷中。我在遺囑上會載着『勿將我的遺骸火葬，給我埋在可愛的土中』的話。真的，如果你們不害怕，不厭憎，那末最好請給我埋在那株大檸檬樹之下。我愛檸檬，尤其是那株檸檬，是我手植的，有着種種可紀念的事。初種的時候，原是很小的一株，現在是，你看，已經長得那麼大了。坐在那樹下，就覺芳香撲鼻哩。」

「安利柯！愛好大地，種植樹木，是非常有意味的事啊。譬如說，你現在種下一株蘋果樹去，將來樹長得比你還大，長壽不彫，會用了樹蔭、花果使你的子孫快樂。還會將你培植的苦心告訴你子孫知道哩。」

「我崇拜大地，陶醉於大地之香。每當長晴以後，好雨襲來，樹木頓吐豔綠與芳香的時候，我冒雨到室外去看，髮髯覺得樹林裏充滿了美的詩，天地重回復到太初一般。」

「我被大地的雄辯所動，有時竟有執了鋤茫然許久的事。土是活着的，其中蠕着的無數草木之根，宛如生命的脈管。我能傾耳於大地的脈搏，辨悉大地的言語。大地把其希望或要求告訴我！有時說要飲水了，有時說要喫甚麼了，我用了噴水壺把晶珠似的水灌溉，大地就快樂地吸入。我握了鋤把永眠的土加以翻動，那土就在日光下跳起身來，吸收了新的生命，吹出可愛的萌芽。」

「大地把一切的東西都收受了去給我們淨化。化腐敗物爲糞料，再化成可愛的薔薇花瓣或葡萄的卷鬚。動物與人雖只管把污濁的排洩物散到地上，大地卻有把此淨化

的神聖的功能。

「不但此也，大地於淨化一切的不淨物轉成芳香與甘旨以外，還用了那綠的葉來使空氣清淨。在紅塵萬丈的都市中疲勞了的人們，一到鄉間，入了大地的懷抱裏，就會身心頓爽，恍如蘇甦，只要一得這大地的健康的母親的接吻，誰都能夠恢復清新的感覺與純潔的心情。

「試想啊！法蘭西爲德意志所敗，曾擔負過五十億的巨額的賠款的。戰敗國要支付五十億的巨款，爲甚麼卻不滅亡呢？這就是因爲法國有着愛土地的農民的緣故。現在醉心都會的人們雖羣趨入巴黎、馬賽或里昂，但整幾百萬的農民卻能愛着土地，爲了愛和良心握着犁鋤，故法國決不會滅亡的。

「但是，我們意大利怎樣？意大利沒有愛好這生命之母的大地的人。神所恩賜我們的最肥沃的土地，在許多世紀以來供給過我們麵包與葡萄酒的土地，有誰在酷愛牠啊！大地給與我們健康與詩，還不竭地供給財富。我們非酷愛土地不可。大地很寬大，

常以百來償一。

「安利柯，你也來坐在這檸檬樹下吧。真香啊！我在一切植物之中，愛有酸味的果木，尤愛檸檬。檸檬富於雅趣，有不斷的生命之香，發育雖緩，生長力很是堅固，葉常綠，根葉花實無一部分不香。

「在植物性的酸味之中，最佳的就要推檸檬了啊。因為香味太好了，食用時頗令人感到奢侈哩。你如果夏季旅行到地中海沿岸一帶，那才會知道新鮮檸檬的香味的可愛呢。

「檸檬還有許多優點。牠終身開花，結着青的實與成熟的實，這是和別種果木不同的處所。別種果木年只開花一次，結實一次。檸檬則終年毫不疲倦，不論何時，都快活旺盛地飾着芳香的綠衣，垂着潑刺的實。如果，我在出世以前，神問我『你倘生而為樹，你願成甚麼樹？』我必將這樣回答吧：『我願成檸檬樹。』真的囉，我最愛檸檬！

「人的勞作和樹的結實是一樣的。人的到能勞作，樹的到能結實，都要長期間的培

養樹的培養叫做栽培，人的培養叫做教育。你今年十四，用樹來比喻，已是快要開花的時期了。花爲了結實的希望而開，希望就是立一生的計劃的東西。

「人非立有一生的計劃不可。無論立了怎樣的大計劃，在計劃本身是無限量的。世間儘有在計劃中過盡一生的人，這恰和只開花而不結實的草花一樣。」

「聰明的人，對於未立了大計劃，把自己的思想精神全傾注在這計劃裏，又把全體
的注意與熱愛傾向於這方面。可是，像檸檬樣的果木，尙且有實未成熟而先萎的事情。這就因爲沒有使之成熟的力的緣故。」

「所以，安利柯！你第一須有希望之花，這是使你的心閃耀的詩。第二，你非使結完全成熟的實不可，這相當於你完全實行你自己的計劃。但只這樣還不夠，成就了一個計劃就自安的，是暮氣的人。你如果已成就了一事，還非實行其次的計劃不可，恰如檸檬的次第結新實一樣。在能這樣的人，無論何時，有着青年的歡喜、壯健的精神與快樂的覺悟。」

「但是，終年結實繁多的檸檬，也以春季開花最多。人在一生中，雖常須開希望之花，

但究以青年時所開的花爲最美。所以，你須於青年時開出最美的花來，顯現潑刺的力與芳香的精神。這力，這精神，就是將來結百倍之實，使你慰樂的東西。

「說雖如此，你卽到成了大人，成了老人，也非像檸檬的樣子，開新的花不可。一到老年就失去希望與詩的，是無用的人。人所開的花，芳烈澈於死後，其實又能互千百年替多數人造福的。人生之花——是的，人生之詩，才是能使人美樂的東西。如果沒有了這，人生就如枯木了。我們爲了要結無限之實，須搜集宇宙之精華，不斷地開發出新花來。」

一一 一切的人都應是詩人

安利柯見舅父以檸檬爲喻，來說人的一生，就說：

「舅父，你與其做船長，不如做詩人來得適當呢。」

「唔，唔。」舅父點了好幾次頭，更繼續着說：

「人應都是詩人。人依了希望，有的爲農夫，有的爲漁夫，有的爲工場工人，有的爲船

員，有的爲機械師吧。但無論作何職業，如果其心非詩人之心，不能開出美的人生之花來。「人的所以能流了汗樂於從事辛苦的工作，就因爲有美麗的人生之花在微笑相招的緣故。如果人生是穢濁的無希望的人，怎能尚有流了汗去辛苦工作的勇氣啊？」

「人類的歷史，可以說是詩的歷史。詩是數千年來人人所曾歌詠的東西。在沒有輪船、火車的時代，不在比這更以前的遠古，人類用着石器的時代，詩早曾被歌詠過。二三十年以前的詩，儘有傳至今日的。五六百年前的詩，留傳被諷詠者更不知多少。最好的詩，無論經過幾百年也不會消失，仍被新時代的人所愛戀。」

「詩亡，國也就亡。在國民最勇敢、最正直的時候，最是產生好詩的時候。我們國裏從前曾有過詩人但丁。但丁是意大利的國粹。如果沒有但丁，今日的意大利也許比現在更要墮落哩。但丁時代的意大利，真是興隆，當時世界文明的中心就是意大利啊！」

「安利柯，我國非再出一個偉大的詩人不可。偉大的詩人有偉大的精神，他能歌詠國民的心與力，使全世界的人都受到光輝。」

「爲甚麼詩能與國？就因爲生命苟充滿着希望，必定生出詩來的緣故。人爲重負所苦，擡不起頭來，而前途又沒有希望，這就不產生詩了。」

「但丁當時的意大利，破了中世紀的暗黑昏沈的時代之煩惱，替人類尋出一道光明來。這就是文藝復興。現在的意大利，無論從精神方面看，從經濟方面看，都是很萎靡的國家。但像從前意大利人從非常的苦惱中喚起了大的力，給世界人心以光明的樣子，我們也須再放一次世界的光來救援。」

「所以我囑付你：對於一切事都不要灰心，抱了希望，積極勇猛前進。如果遇有困難，當認爲新勝利的豫告而期待其將來。又在正當的事上，非做英雄豪傑不可。爲了顯現美的精神，當不畏一切。這樣做去，你就會瞭悟詩能救國之故吧。」

「舅父說到這裏，就拱了手靜默在沈思之中了。」



第十二

一 伊普西隆耐的 偉大行爲

今日是與舅父約到諦諾島去遠足的日子。安利柯特別早起，五時就離了床。

因爲還覺睡氣朦朧，就伸頭窗外去吸受清涼的空氣。見有一老人駝了背在汲池水澆灌檸檬及柑橘等類的果木。他把上衣、麥桿帽、手杖都放在露天椅上，一任朝風吹拂雪白的頭髮，很愉快地勞動着。

「噢！好奇怪的老人！」

安利柯再去細看那老人：雖無力地閃動着細小的眼睛，鼻子、頸、頰卻很有神氣！最覺得滑稽的，是他的臉孔宛如地圖模型：大皺紋、小皺紋、曲皺紋、直皺紋叢生在臉上，恰如用了山河把國境區劃着一樣。

「妙得很，那臉孔宛如用莫洛可皮製出的。」安利柯正自出神，恰好舅父由窗下通過，安利柯叫說：

「舅父，早安！」

「唔，早安！」

安利柯就向舅父詢問：

「舅父，那老人是誰？」

「那麼？那是每朝來替我澆灌庭園的。你起來太遲，所以還未見過他吧。他每日起來很早，我七時起床來看，他已早就回去了。每日黎明他就悄悄地開了籬門進來，澆灌畢了，

仍悄悄地關了雞門回去。真是一個好老人啊！啞呀，這老人說起來還是意大利獨立史中心的有功的人物哩！可是許多寫格裡勃爾第傳的記者，都把這老人的名字忘懷了。關於老人的話，今日就在遠足途上說給你吧。」

舅父這樣說了，管自走到那方去。

*

*

*

*

半小時以後，安利柯與舅父乘了小舟，揚帆向譚諾島進發。舅父銜了古舊的菸斗，和安利柯談關於老人的事：

「老人生於桑·德連塞，本名叫傲亞查利尼，世人卻加以伊普西隆耐的綽名。在這兒，人大概都有綽名，沒有綽名，幾乎認爲是一種羞恥。老人的有這綽名，曾有過有趣的故事：距今七十多年前，他在當時的蒙塾裏，對於字母X，不能正當地發音，讀作『伊普賽。』於是先生，學生都挪揄他，替他取了一個『伊普西隆耐』的綽名。他頗以此綽名爲辱，在最初曾以拳頭對待，據說，有一次竟把同學的鼻子打傷過。」

「即在現在，老人似乎還不忘這事，一提起綽名，常這樣說哩：『船長，那時叫我綽名，我就要動怒！現在倒是叫我本名，反而不快了。』」

「伊普西隆耐自幼就捕魚，據說，其祖先一向都是漁夫。祖父與父親都非常長壽，祖父活到九十五歲，父親至九十三才死。」

「老人述及自己的家系時，常這樣說：『自我出世以來，我家只遇過二次不幸。一是二八一七年祖父的死，一是父親的熟果墜落似地死去。我家以後將不會再遇不幸了。如果，那就只是我的如熟果落墜的死了。』老人這樣說時，笑口上常浮起寂寞的微笑。」

「伊普西隆耐今年八十四了，很強健。去年尚能在強風中漕船到斯配契。最近因為他老妻不放心，非天氣好，便不許他上船。」

「這伊普西隆耐就是救過愛國者格里勃爾第將軍的生命的人哩！如果沒有他，意大利也許還未獨立吧。賴有老人救了格里勃爾第，奧斯托利亞人因被擊退，勃蓬王黨才被從耐普利逐出，意大利始有今日。」

「你已讀過置查尼或馬利阿的格里勃爾第傳了吧。人皆知格里勃爾第離羅馬後會屢經危難，而知道其曾被救於伊普西隆耐的事的卻很少。現在我就把伊普西隆耐救格里勃爾第的故事來說給你聽吧。

「那時，格里勃爾第將軍處境極危，如果一被奧斯托利亞人捉住，就要立遭鎗斃的。警察、偵探、軍隊都在探訪將軍的匿身所在，故將軍不能安居羅馬，有時扮作農夫，有時扮作船員，有時扮作普通平民，在志士們保護之下逃生。每至一處，多則居五六日，少則只四五小時而已。

「及意大利的托斯卡那被奧斯托利亞軍占領，將軍就從那裏逃出。可是不能到避難的地配蒙德，賴有少數志士的保護，匿身於蒯爾菲的別莊中。

「但這別莊也非安全之地，蒯爾菲為想在坡德·韋耐列方面找尋避難處，乃急急先往勿洛尼卡。

「到了勿洛尼卡，遇志士旅館主人彼得·格喬利，就託他找覓到配蒙德去的小舟。

「格喬利急赴配諾，由那裏乘小舟渡過海峽到了愛爾培島，更進行到卡斯德洛岬，伊普西隆耐恰好和他老父與許多漁夫在那裏曳網捕魚。」

「格喬利於許多漁夫之中見伊普西隆耐氣宇不凡，就前去依賴了說：『請你救救格里勃爾第將軍！』」

「漁夫伊普西隆耐慨然承諾：『好！如果有用得着我之處，甚麼都不辭。究竟要怎麼纔好？現在將軍不是說在托斯卡那嗎？』」

「『是啊，那真是危險的地方，非快瞞了敵人秘密逃到海岸，陪護他往配蒙德不可。如何你能夠盡些力嗎？如果能夠，我們就把將軍送至勿洛尼卡或海上來接頭吧。』」

「伊普西隆耐見格喬利這樣說，就大喜承諾，約束了說：『好！那末後天星期日我在勿洛尼卡候着吧。』」

「格喬利與伊普西隆耐再三約定，即回到本土。」

「伊普西隆耐負了這大使命以後，自思將怎樣纔好。他覺得在沒有魚市的星期日

出發，是容易招疑的。乃改於星期六前往。從卡斯德爾至勿洛尼卡有二十五哩路的距離。
 「他於星期六由卡斯德爾揚帆至勿洛尼卡登岸。就走到奧斯托利亞的代理領主那裏，請訂立每週售賣鮮魚二次的契約。代理領主承諾其請。伊普西隆耐私心竊喜，乃伴作不知，把談話移向政治上去：

「領主閣下，聽說格里勃爾將軍已逃到培內伊了，你不知道嗎？」這樣布了疑陣說。

「伊普西隆耐這是你聽錯了。方纔有一中尉騎馬走過。據說格里勃爾就出沒在這附近一帶，叫我要大大地防備呢。」領主說。

「伊普西隆耐伴作不知地：『啊！這樣嗎？那末將軍似乎也已陷了窮境了哩。』」

「伊普西隆耐與領主定好了賣魚的契約，自喜第一計已成，乃以漁夫而弄外交手腕，給一封信與格喬利說：『如要訂立賣魚的契約，明日請光降勿洛尼卡。』」

「格喬利見信，第二日星期日就到勿洛尼卡。當晚，伊普西隆耐避了人眼，與愛國者

格喬利同乘馬車到謝爾菲氏的別莊中。

「伊普西隆耐那時很飢，但以大任在身，只以一湯、一雞蛋、一片麵包及一杯葡萄酒忍耐過去。」

「那是一個熱鬧的八月的晚上，別莊裏蟄居着許多憂傷憔悴激昂慷慨的國士們。忽聞有馬蹄聲，以為格里勃爾第來了，出外看時，見只是一匹空馬在逃行。」

「明晨格里勃爾第與列奇洛大尉一同來到。大尉足已負傷，卻說要伴送將軍到配蒙德。」

「不久，伊普西隆耐便被召喚到了別莊的一室裏。格里勃爾第將軍服着市民裝，在青年們圍繞中微笑着。將軍見了伊普西隆耐的偉大的風采，親切地說：

「『你就是肯載我去船上的頭腦嗎？』」

「『呢，是的。閣下！』」

「『別稱閣下，請呼我為格里勃爾第或朋友。』」

「那末，朋友，是的。」伊普西隆耐改了口回答。

「你是何處人？」將軍問。

「是桑·德連寨人。」

將軍大喜：「哦，那末和我同鄉呢。錢是帶着的吧。」

「呃，少許帶着些。」

「那末出發是能夠的吧。」

「能夠，閣下，不，朋友，我昨夜已在這裏恭候了。今夜就出發吧，日間恐有不便。」

「打算怎樣走呢？」

「今夜，請向卡拉·馬爾諦那步行到海邊。我當在那裏豫浮漁網的浮標。請以此爲標記走近擺來，我當在附近恭候，就由那裏下船吧。」

「約束既定，伊普西隆耐漁事完畢，就下了浮標，自九時起專心靜候着。」

「將軍由列奇洛大尉及二三十個的志士護送到海岸。這些都是決死之士，萬一爲

敵所襲，寧願自殺，不肯死於敵人之手的。他們所處的真是九死一生的危境。

「及格里勃爾第將軍與列奇洛大尉安然下了小舟，送行的志士纔慷慨激昂大呼將軍萬歲。那夜意大利的星辰，分外在他們頭上品亮有光。

「滿帆孕着東風的小舟，衝破了夜色，早行抵愛爾培島的卡斯德洛岬。在那裏小泊，購入了麵包、葡萄酒等類。未明又揚帆前進。恐防岸上有敵人追來，把船向了格勃拉耶對海岸取着四十五哩的距離行駛，在星期二日到了利鮑爾附近。於是伊普西隆耐問：

「朋友，將怎樣呢？」

「一切全託付你，聽你處置。」將軍信賴了說。

「我因恐有人追襲，故先駛舟到這裏暫停。萬一遇有危險，那末就護朋友上港中的美國汽船，美國人必會歡迎朋友的。如果無甚危險，夜間再開船吧。」

「將軍贊成了伊普西隆耐的這意見，當夜開出的小舟，於九月五日午後三時安抵坡德·章耐列，大家竟悠然上陸。啊！這小港在意大利的自由與文明上，真是值得紀念的。」

土地啊！

二 美的感謝

「安利柯！」舅父用了感慨無聲的調子，仍把話繼續下去。

「因了一漁夫的救助，在小港上陸了的愛國者格里勃爾第如何呢將軍抱住伊普西隆耐接吻，又伸手把袋中所有的金幣取出，據說所有的金幣只十個光景。

「『只這些了，請留作我感謝的紀念！』將軍這樣說着，把手中的金幣交去。

「『不，朋友，請收着，因為你有需用的時候。』據說伊普西隆耐會這樣謝絕的。

「將軍茫然了一會，既而說『那末，且請少留，』即在一紙片上把這次的功績寫了交付普伊西隆耐。

「我曾在伊普西隆耐那裏見過這紙片，把文字錄在雜記冊上。」

舅父說到此，就從衣袋中取出雜記冊來翻給安利柯看。文字是這樣寫着：

船主保羅·亞查利尼君！你會送我到安全的避難地。這不是爲謀你自身的利益，完全爲了我。

一八四九年九月五日

奇·格里勃爾第書於坡德·韋耐列

「如何安利柯！」舅父又繼續說：「這是伊普西隆耐所得到的唯一的賞品哩。在日內瓦，曾有人願以六百圓買取，伊普西隆耐堅不肯賣。這是伊普西隆耐一家的高貴的紀念品。」

「啊，在大膽細心的漁夫伊普西隆耐，這紙片是多麼意味深長的東西啊！」

「據說，伊普西隆耐在船中曾作了鹽漬鷄及鮑魚等類的菜，請將軍喫，將軍喫得很

有滋味哩。」
「『朋友，如何？』據說他請求菜的批評，將軍噴着舌頭會這樣回答呢：『真是難得的菜！』」

「老伊普西隆耐對了一紙片追懷前事，其心情將怎樣啊！」

「我再告訴你，這一小紙片不但只是紀念伊普西隆耐的大膽行爲的東西。

「自那時起，他那向來繁昌着的產業，不久就全消損了。他的老父與船夥當做抵押品被人捉去，好久不能放回。最後他只留剩了一隻小舟，過其窮苦的船頭腦生活。那隻小舟上記着「格里勃爾第的救助者，一八四九年九月五日」的文字。『格里勃爾第的救助者，一八四九年九月五日』這文字是何等偉大光榮啊！」

「伊普西隆耐從不向意大利政府求償自己的功績。後來他也會喜歡常到勿拉斯卡諦去訪問格里勃爾第，但金錢上的救濟，決不要求。

「但我見這可憐的老人氣力漸衰，且有兒女須扶養，覺得非受補助金不可，就和格里勃爾第的弟子代勃列諦斯相商，在去年聖誕節給了三百元的補助金。不久代勃列諦斯死了，於是乃改與克利斯裨商議，請他繼續給與補助金。

「關於伊普西隆耐，我還有非告訴你不可的事。

「伊普西隆耐現在每日早晨來替我澆灌庭園。這不是我託他如此，乃是他當作對於我些許好意與微勞的報答，來求我讓他如此的。」

「我最初原不敢答應，既而見他很是難過，就不去反對，如以承受了。伊普西隆耐非常高興說：『多謝你！我槽已不能再握了，至於田圃的整理或是澆灌，還很能擔任。終日閑居，非常之苦，就請讓我做做吧。』」

「我想將伊普西隆耐每晨用噴筒澆灌的樣兒再看二十年。他以感謝的態度行着勞動，那神態真是說不出的高尚。一個貧困老漁夫，抱了滿腔的崇高的心情，無可發洩，不得已想借了澆灌來滿足。這樣深切的心情，如加以拒絕，那也未免太殘酷了！」



第十三

一 不幸的少年

安利柯有時漕船，有時垂釣，身體的健康逐漸回復了。

釣魚是因了魚的種類而異其餌的。釣鱸魚與鯛魚，則用麵包屑乾酪的混合物，釣別的魚則用蚯蚓或海中的幼蟲。

有一日，安利柯在崖石上獨坐了釣着。浪頗高，潮水是濁濁的，釣着了四五尾的鱸魚與二三尾的鯛魚。

專心一意地注視了浮標繼續釣着，忽聞背後有喧擾的聲音。這裏平常是總不聽到人聲的，今日似乎有些兩樣了。起初還以爲是波浪衝擊斷崖的聲音，既而細聽，確是許多人的喧叫一陣笑聲，接着就是悲苦的泣音。

安利柯回轉頭去，見不着襯衣的那個殘廢少年美尼清，正被桑·德連牽的琴孩侮弄着呢。

美尼清是個十二歲的殘廢的小孩，在三四歲時，樣子曾是很可愛的，後來忽然帶殘疾了。父母從此就不愛他，一味加以叱罵。甚至於這樣地惡口對他：「像你這樣的傢伙，活着也無用，還是快些給我死了好！」

美尼清不知道自己所以要受叱罵的理由，他尙未知世間和家庭的事情，看到他家的小孩的受父母撫抱，或受隣人吻，不禁就想哭出來。

美尼清的父母不肯給食物給他。即使給他，那種東西也只有他肯流了淚去喫，如果是別的小孩，一定是唾棄不顧的。發花了的麵包皮咧，快腐了的魚咧，僵硬的無花果咧，誰

要喫啊。

說起美尼清的衣服，那真不堪。可以說他的衣服全是破布片湊成的。並且沒有人替他縫補，處處都是破洞，皮肉都可從破洞看見。

有一日，他的父母竟把他留下，離開桑·德連寨了。據說是到美洲謀生去的，將兒子留囑伯母照管。

但父母的到美洲去，在美尼清也許反是一種幸福。因為他的伯母德阿特拉不會像他父母地打罵他。可是，父母去了以後，美尼清卻常為惡少年們所欺侮了。

惡少年們為甚麼欺侮美尼清的呢？因為他父母不在這裏，可以欺侮嗎？還是因為他的走相愈大愈可笑的緣故？這可不知道。不過，美尼清橫穿過空地時，惡少年們常要追逐在他的後面來喧擾的：

「蝦來了！捉蝦啊！捉蝦啊！」

的確，美尼清全像個蝦。他那蹣跚的步走的樣兒，既像蝦的跳，又像蟹的橫爬，其形狀

之奇怪，真是罕見。

美尼清見惡少年們嘲弄他，常沸紅了臉，既怒且慚，咬緊了牙齒急走；走得愈急，他的樣兒愈像蝦蟹。惡少年們也愈得了興頭，追逐着他，圍繞了攔阻，故意碰撞，把他的舉動當作把戲來玩，任情玩弄，不肯休止，除非偶然正直的船員們路過，把他從這惡少年中救出。

今日美尼清又照例地作着惡少年們的玩弄物了。恰好爲安利柯所見。美尼清不像往日地甘受玩弄，拾石來向惡少年們投擲，惡少年中一首領，突然撲近美尼清去，美尼清「呀」地一聲已被騎在膀下了。

安利柯目擊這光景，不能自持了。乃放下釣竿，飛跑到空地上，英雄似地怒喝道：

「滾開！卑怯的東西！」

被這一喝，喪膽了吧，羣狼也似地圍繞着的惡少年們把路開放了。安利柯蹴開了那首領者，親和地拍着美尼清的肩，說：

「起來吧。」

一時嗅了驚的惡少年們立即恢復了故態，齊聲地叫喊：

「打打打這小傢伙！」

安利柯扶起美尼清，捏了拳頭，向周圍怒目而視，喝說：「來！」美尼清就在當兒抱頭鼠竄而去了。

「打打打這像煞有介事的小傢伙！」

忽然惡少年的黨徒從四面集多來了。他們撲近安利柯去，把安利柯掀倒在地。安利柯翻起身來，捏了鐵拳，左右衝打，惡少年有的被打倒了，有的逃了。

可是惡少年的黨徒愈多，安利柯終於被撲倒了。安利柯倒在方才美尼清拾集着石塊的地方，額碰在石塊上，仍不屈不撓地翻起身來，額上簌簌流下血來。

這時，大人們也從四面奔跑擁來了。惡少年們這才蜘蛛似地散去。安利柯孑然立在中央，因為眼中滲入了額上流下來的血了，甚麼都不能張眼來看。

不久，藥劑師、醫師都跑來了。安利柯經他們給洗好創口，包扎繃帶以後，就淡然無事，仍想去釣魚。

「毫沒有甚麼，請別向我舅談起。我仍釣魚去了。」他向醫生這樣說。

「魚請別去釣了。風很大呢，受了風，創傷要拖延的，還是我陪你回去吧。」醫生勸阻他。

「那麼，毫沒有甚麼。如果我不獨自回去，舅父還以為我有了甚麼了哩。」

安利柯這樣說了，向醫生道謝畢，逕自到斷崖上收了釣竿與魚籠，然後向舅父的別莊回去。

舅父這時想去看安利柯釣魚的光景，正從門口出來。見到安利柯帽下的繃帶，急問：「呀，甚麼了？」

「沒有甚麼。不小心從崖上跌下把額碰傷了。」安利柯淡然地回答，可是聲音卻不禁發顫。

「究竟甚麼了？不要是大傷啊。」舅父很不安心地將安利柯的帽子除掉了看。

舅父取起帽子，卽蹙了額道：「和誰打過架了嗎？啊，一定是那些惡少年待我去對付他們，你快進屋子去。」雖斷續地說，可是卻似非常興奮的樣子，匆匆就走。

安利柯想去勸阻舅父，可是等他回轉頭喊「舅父」時，舅父早已走遠，頭也不回一回。

安利柯走進屋子，在自己房中休息了一回，把心的動悸鎮定了以後，正在取鏡自照，熟視雪白的繡帶上滲出的紫色的血跡，恰好舅父足音高高地回來了。

舅父突然抱住了安利柯接吻，且用了感動的語調說：

「安利柯，你作了好的事了。你的血潮是第二次洗禮。你當爲基督教信徒時曾在教會受過第一次的洗禮，這次的洗禮是你已成大人的證據。卽使額上留了傷疤也不要緊。這是名譽的痕跡，是你崇高正直的行爲的有名譽的紀念品。」

「舅父，我只做了非做不可的事罷咧。我只恨我勇氣不足，力量不夠。」安利柯這樣

說。

「好，你已做了正直的事了，用了全力做了正直的事了。別嘆力量不夠啊。最高尚的行爲，是超越理性而沸燃的。不顧任何的犧牲，熾烈地盡全力的行爲，才是人生最可尊貴的行動。成功或不成功，這些都不成問題。應做的時候，猛然勇往直前去，這樣的精神才是似神的崇高的力量。見利而動的人，決不知道這崇高。你做了好的事了，你會對於絕對的善奮起過了。」

舅父說時老眼中閃爍着兩滴銀亮的水珠。

一一 不知恩

這以後，沒有經過幾日，安利柯的傷已全愈了。

自從那日起，美尼清一次都未曾見到。「至少也應該來對我表示一句的謝辭吧。」

安利柯這樣私念着，空待過許多日子。

過了很久，安利柯在街上走着，見美尼清恰好從對面來。安利柯想看看他用甚麼態度對付自己，走近前去，那裏知道美尼清睬也不睬地管自走過了。「爲甚麼呢？」安利柯兀自覺得寂寞起來。

「我會爲他盡過勇敢的愛的義務，路上相見，抱了我哭泣了來表感謝，不是人的應有的至情嗎？」安利柯自己這樣私忖。可是美尼清卻連目禮都不作，「謝謝」都不說，垂着頭假作不會看見似地過去了。

安利柯的自負心大大地被損傷了。他不但會把美尼清由惡少年羣中救出，從那次的時候以後，始終不忘記美尼清。如果有機會，還想把自己的果物、着舊的衣服去送給美尼清呢。可是美尼清竟像連這很好的親切心也不值一顧，管自走開了。

有一日，安利柯問舅父：「美尼清一次都不到家裏來嗎？」

「那裏會來。」舅父冷淡地說。

「但是，偶然……」舅父似已明白安利柯的心情了，呵呵地發出笑來。

安利柯怪了，只注視着舅父的臉孔。

「其實，連警察也該來向你道謝囉。」舅父說了又呵呵大笑。

「……………」

「你在那次以後，已遇到過美尼清了吧。他已向你道過謝意了吧。」舅父說。

「不，雖曾在路上見到他，他卻裝作不見，管自走過了。」安利柯回答。

「不要他道謝，不也好嗎？只要自己做過了好事不就好了嗎？」舅父這樣說。

「不，舅父，我那時並不存要他道謝的意思的。從那時起，我覺得美尼清非常可愛，想

有機會再幫幫他的忙。可是他竟完全不知道。爲甚麼他不肯與我要好呢？」安利柯說。

「哦，這樣嗎？」舅父回答說：「這是很明瞭的囉。且聽我告訴你。你有慈愛的父母，幼

小時聽到深情的搖籃曲，一向在愛撫中長大來的。但是在美尼清出世以後，不會從人受過一句親切的言語，也不會聽到過深情的搖籃曲，他所受過的只是虐待。所以美尼清的心就異常了，他不知道世間有所謂情的東西，總以爲誰都不會用深情待他的。所以，雖

然也許想對你道謝，卻恐怕又遭到你的譏笑，就垂了頭管自走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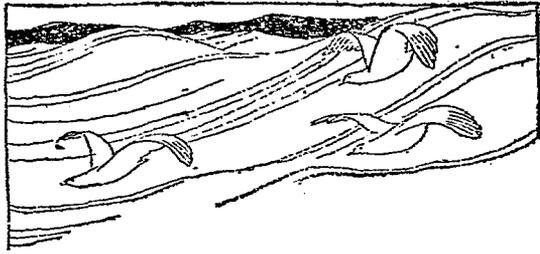
「那末，舅父，我就到美尼清家裏去玩吧。我不知道爲了甚麼，總覺得那孩子可愛。」
安利柯說。

「唔。」舅父點頭。「但還是不去的好。你如果去訪他，他會怕羞了不出來見你的。倒不如將他招到家裏來玩，共作些殘廢者也能作的遊戲。因爲在家裏，無論他的形狀怎樣可笑，也沒有笑他的人呢。」

「是……」安利柯也點頭。

舅父又對安利柯這樣說：「說雖如此，美尼清也許是有着和那手足同樣的不快的心情的。無論你待他怎樣好，在他也許不但不覺得可感反而覺得可厭哩。所以，你決不可想從他得到感謝。但也不該對自己的行爲失望。一件善行，能實行，在自己已是一種報酬了。望人感謝，等於放重利，是不好的根性啊。別人對於你有善行，原應感謝，但自己對於別的有善行，決不該望人家的報答。自己只要幫助了弱者，把人從困苦中救出，替苦痛着的

人拭了眼淚就好了。如果在這以上還要求甚麼，那是有傷於自己的正義的。



第十四

一 海波

安利柯熟覽桑·德連塞的世間，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而在近來，卻常看見寂默了沈思着的人。有的茫然坐在崖上，看了海在默想，有的靠了崖坡死也似地臥了在忖甚麼。有的暈在沙灘上兀自沈想，不知日影的移動。

安利柯在寂默沈思的人們的臉上，感到奇異的悲哀味。如果他們是詩人或是畫家，也許可以說他們在追求甚麼無限的東西吧。可是他們都是齷齪的勞動者與老人，那當然是因為有着甚麼煩惱的緣故。於是，安利柯有一日問舅父：

「舅父，我常在崖上、崖坡、沙灘上見到蹲臥了半日不響的默然想着的人。他們大概是因爲沒有餬口地方，才把光陰這樣地消磨的吧。」

舅父現了深思的神情這樣說：

「不是因爲沒有餬口的地方囉。人這東西，只勞動是不夠的。有時非無目的地思考，或茫然地向海熟視不可。」

「我屢次航行外洋，到過許多國土。見到處都有沈思默想着的人，無論在非洲，在歐洲，在澳洲，在亞洲，有的坐在崖上目視着海，有的佇立在湖邊樹下。其中有老年的，有年青的，有無學問的，也有詩人。」

「無論是什麼樣的人，心裏都不能無所思慮。不與其說在思慮，倒不如說忘了自己在追求無限的東西。這在東洋叫做『冥想』。在牧場上、葡萄園中、森林中，常有冥想的人。可是，海更是把人誘入於無限的東西。」

「舅父，爲甚麼單調的海對於人有如此的引誘力呢？」安利柯問。

「這是有理由的。」舅父加以說明：「海是渺渺無邊，始終搖動着吧。這就夠引誘人了。只要熟視着海，那手不能觸目不能見的無限之感，就會把我們捉住。這心情是人所憧憬的。因為人有着超越斯世、追戀永遠無限的世界的心……」

「……」安利柯覺得不可思議了，很被舅父的話所吸引了。
舅父又繼續說：

「人有着一個大要求。人不能滿足於現在，對於無限，有着憧憬與畏懼敬虔之念的。換句話說，人不能滿足於一生，想求人以上的價值。這價值就成了理想，成了宗教，使人心歸依。」

「舅父，甚麼叫宗教？我雖曾受過洗禮，但於宗教並未明白。宗教的種類很多哩，為甚麼人要造出這許多的宗教？」安利柯不禁問起這樣的事來了。

「唔，宗教有種種的種類，這恰和世界上有種種的國語一樣囉。人的言語，因國土而不同。但人卻用了不同的言語，說述着同一的真理，追求着同一的理想呢。不論是基督教，

或是佛教，或是回教，形式雖儘不同，其實，在教會或寺院所持有的讚美歌、祈禱或念佛，都是以到同一的天上爲目的的。

海也是一個寺院。在海的面前，誰也不禁要拋去了矜誇之念，感到空寂而屈膝的。因爲海的彼岸似乎有萬物之母住着的緣故，又似乎海是人的最後的故鄉的緣故。

「如果把全世界咏海的詩搜集起來，就會成一冊豐富的詩集吧。其中有傑出的偉大的詩，也有無知小孩在畏敬讚美之餘所叫出的感傷的東西。因爲在海的面前，人都成了詩人了啊。」

「啊，這樣的話不想再說了。說了不禁覺得寂寞起來。你還非做生活上活的實際學問不可呢。」

「從這窗口望去，見到的不但是海波。俯視那空地上，還可見熙來攘往的人波。你看，這人的波一日到晚不會停止。以後，就以『人生之波』爲題，再來談談吧。」

二 人生之波

舅父就了「人生之波」的話題，說出這樣的話來：

「由這窗口望去，從那空地一直到街上，一日中往來着幾千幾萬的人波。其中有各樣的人。有禿頭，有時髦，有長漢，有矮子，……還有喜樂的、笑着的、怒着的、悲哀着的。這許多人的喧聲，隨着風像森林的濤聲似地陣陣吹來。

「他們之中，一個一個都不相同。你看，蓬了頭的母親拉着頭髮卷曲得如鳥巢的女兒才行過，接着旁邊就現出白頭老人與禿髮者了。他們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希望，各有各的悲歡。仔細看去，不覺得像千波萬波合匯了雜流着嗎？在這人海之中，各個分子真所謂千差萬別；但在日光之下，卻都是同等儔伴哩。

「但是，看哪，在那邊走着的可愛的小姑娘，到成爲像在她旁邊的滿面皺紋的老嫗，其間要經過許多的故事，演許多的悲劇與喜劇咧。我雖說着這話，現在到了七十歲的年

齡，搖籃時代的舊夢，即使要回憶也回憶不來。七十年！我已的人生之波裏游泳了七十年了。

「在街上走着的人，也都是人生之波中游泳着的。其中，有游泳得乏力了在半途溺死的人，也有一生儘力游泳把力疲盡了的人，又有爲不會意料的怒濤所襲，冤枉把生命喪亡的人。」

「這樣，人人都一壁泳着人生之波，一壁各自製造其自己的價值咧。有的受了悲哀的打擊，不能復擡起頭來；有的卻能從怒濤下衝出，巧捷地繼續游泳。由此看來，人竟好似爲了製造自己的價值，投入人生之波去游泳的。」

「怎樣的人才最有價值呢？讀破了千萬卷的人最有價值嗎？不是，僅只讀書，是不能衝破人生之波的。由書卷得來的知識，好比是行李一類的東西。如果頭腦中塞滿了這類的東西，反不能輕捷地在活的人生之波裏游泳了。」

「要在活的人生之波裏游泳，第一要緊的是健康的身體。把自己的身體弄壯健，是

一生的活學問。第二要緊的是用了自己的意志過活。世間儘有不用自己的意志，奴隸似地過其一生的人呢。第三要緊的是道德的價值。如果沒有道德，到底不能排除人生的兇浪一直向前游泳的。在人的力中，最強的就是道德之力。身體的健康是一種的力，意志的生活也是一種的力，但是最偉大的是道德的力。無論身體怎樣好，意志怎樣強，如果這人無道德的力，他一遇到世間的兇浪，就會手足癱瘓，不能左右游泳的。世上像這樣的人很多。真可憐啊！此外，還有一件可以產生人的價值的事，這就是思考。不能思考的是白癡，白癡就是大大的不道德啊。白癡者自己無正確的意志，是一味做着錯誤的行動的人。遇到非做不可的時候，要思考，想打勝襲來的人世的困難，也要思考。自己思考了自己再把思考所得的用意志來堅持，人不如如此，決不能得到活的知識。由道聽塗說或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在人世真正的實際競爭上，決不是活的力。知道了嗎？外來的知慧，是不能生出人的價值的啊。」

三 知 人

「但是，安利柯，還有更緊要的事。我方才說過關於人的價值的話了，可是我們應該像普通說『這人了不得』、『這人有些癡』、『這人是卑怯的傢伙』、『這人是天才』……的樣子，把人的價值，一一速斷嗎？」舅父說。

「是呢，世間儘有似小愚而實大智的人，也有似小智而實大愚的人咧。」安利柯回答。

「對呀，對呀。」舅父高興地再把話繼續：「對呀，對呀。人這東西，是不能用一句話就斷定其價值的。哪，如果說那人受過洗禮，是真實的基督教信徒；那人招呼很謙恭，是個好人。這樣輕率地判斷，就會陷於大錯的。」

「所以，對於人能知道其價值，是一種的活學問。沒有這活學問的，結果就會被世間所欺，或竟至連累他人受虧。」

「要使一家店鋪發展，做主人的非知道夥計不可。」

「做裁判官的要行正當的裁判，非知道被告不可。」

「做教師的要善導學生，非知道學生不可。」

「做將軍的要指揮軍隊，非知道兵士不可。」

「做政治家的要治國，非知道國民的心不可。」

「亞歷山大帝深知其部下，故不曾被部下背叛，成了大功業。奇利亞斯·希柴因為不知道其臣下的性質，故終於陷入悲運。」

「拿破崙一時所以能支配歐洲者，不僅因為他善戰，實因為他能知道人。」

「可是，世上常有因為不知人的緣故，致引起種種的不幸與大問題，不能現出自己的真正的價值的。」

「英國的商人，以金錢來定人的價值。如何人的價值能視其所有的金錢之多寡而評定的嗎？」**不能，絕對不能。**

舅父說至此，提出質問，把談話暫止。

「金錢與財富，不能定人的價值。」安利柯答。

「爲甚麼？」舅父反問。

「雖沒有錢，高尚的人儘多，格里勃爾第貧窮得至於拿不出搭救自己的船頭腦的謝禮，可是卻不媿救援意大利的大人物。無論怎樣有錢，如果徒行不義，不能救助一人，這種傢伙是沒有人的資格的。」安利柯答說。

「啊，你說得不錯。但因此就說金錢可以不要，那是大錯。人如果不能以勞動取得金錢，營獨立的生活，就成了卑屈的人。生活不能獨立的人一定有着何等的缺點：或是不竭力勞動，或是用錢太浪費，或是沒有信用……甚麼原不一定，總之是一定有着這種的缺點的。」

「說雖如此，用金錢來定人的價值，卻不能夠。那末人的價值應該用甚麼來定呢？」

「舅父不是方才教過我了嗎？」安利柯說。

「唔，我會教過你甚麼？」

「你說人的價值，在乎用了健康的身體、自己的意志、道德及思考去生活。」

「唔，我會這樣地說過了。要知道人的價值，非看破其健康、精神與才能不可。可是，對於人，無論是誰，都容易犯一次見面就抱愛憎的毛病。最初的瞥見，有時原很準確，有時卻會意外地錯誤，非留心不可啊。」

「像我這樣容易動感情的人，對於他人往往有時一見面就以爲可愛，有時一見面就以爲可惜的。我會因此受到大大的失敗。一見就以爲這是個好人，把其價值迷斷，於是就并其道德才能也加以另眼的看待。結果呢，大遭失敗，向來的親切轉爲仇恨，友愛變成絕交了。反之，一見以爲可惜的人，就只覺得他可惜，無論他有任何優點，也就都不復看見了。我也常有這樣事。那知過了若干時候，發見最初認爲可惜者，竟是高尚的有手腕有才能的人物哩，但恨自己誤認，敢把好人交臂失之而已。」

「所以，當評衡人的時候，要考慮了又考慮，靜心地探索其真價啊。那人樂着或是悲

着，在順境或在逆境，名譽素好或素壞，不要用這些僞條件，輕率地就判定其人價值，應該更加觀察更加推究。知道人的價值，這事並可作爲求知社會求知歷史的活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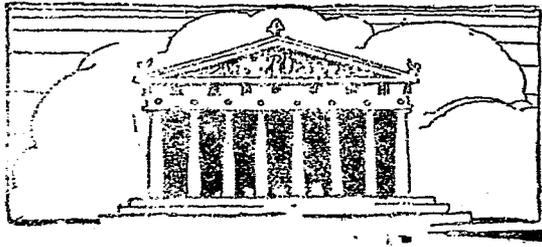
「又，我們非把歷史的深究批評，認識其人的真價值不可。在歷史中，有把正人當作不正者而埋沒的事，有把功勞者的功勞加以承認的事，也有把野心家不義者認作正人的事。完全理想的人物，原是沒有的。理想的人物，只好插之於我們的心裏。我們是把眼前的人和心內所插着理想人物比量，因其接近的程度來評定價值而已。所以我們又須有完全的理想。」

「知道了嗎？托里諾是你的先生，未曾教過你這樣事吧？所謂先生，原是只會教理論，不能切近於實際的。」

「說到實際的研究，種類很多。我今日所教你的，是對於人的研究。從你那樣的年齡起，把自己的朋友，附近的人們，好好地注意觀察，將他們的長處短處以及隱藏的善或惡的性質行爲，細細探索，那末就會發生對爲人的興味與深厚的同情，而且對於人也就有

所防備了。這樣做去，你自會成一個精密的人心的鑑賞家。凡能夠了解活人生的尊貴的意思的人，能知道任何書本上所不會載着的事。知人，真是高貴的事。世間能知人的人實在太少，我對此頗覺得有些寂寞哩。你要想具有詩人哲人及大人物的資格，非有能把人的長處善處銳敏感味的心不可。淺薄的獨善者，只知圖自己的利益，忽略人心的尊貴的處所，把人生弄成無趣味的東西。要得人生的大喜悅，知人是非常重要的事了。

「舅父所說的這話，你現在還未能切身體會吧。但等到舅父死去了，你成了大人的時候，仔細想去，必會恍然明白，覺得舅父的話的緊要吧。那時請對了死去的舅父，丁寧地表個謝意，……哪！」



第十五

一 真的職業須於兒時選擇

有一日，舅父帶了安利柯散步林間。舅父平常總是善談說的，這日不知在想着甚麼，默然不語，只時時吐露歎息，好像獨自有所感觸的樣子。

「舅父，你爲甚麼這樣歎息？」安利柯試問。

「唔，我正在想着一件重大的問題。」

「甚麼事？」

「人類這東西，只有着一件的自由。任憑人類怎樣誇大，究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來處置自己的生死，人在甚麼時候要

死，無法自知。我原還不能算十分衰老，但從一方說來，也可說活到現在是僥倖的。不過，安利柯，人雖不能用自己的意志來支配自己的生死，但對於自己的職業，是有着選擇的自由。你將來想選擇怎樣的職業？」

「我的選擇職業，須出了中學，出了大學以後。」安利柯回答。

「你父親叫你將來幹甚麼？」舅父又問。

「我父親並未明白地告訴我。大約以為我年紀尚小，還談不到此吧。」

於是，舅父說：「啲呀，不是。小兒時代所想念的事，會影響於一生涯。職業只要選擇就好，這話雖合理，其實大謬。少年的時候，如果不先定有把握，年長以後，會沒有真正去思考的力量。有人問牛端：『何以能有如此的物理學上的大發見？』他天真爛漫地回答說：『因為我從兒時一向思考着的緣故。』哪，兒童時代所發露的心的光明，是任何學力都不能換得的寶物啊！因循寡斷地待着，倏忽已成老大，就無力以旺盛的精神去勇猛前進了。啊，世間最沒有易老如人的東西。如果要想一生不走錯路，非從少年時定好進行的步

驟不可。」

安利柯思忖了一會，突然向舅父這樣說：「但是，舅父，所謂職業，不都是毫無趣味的東西嗎？對於職業，沒有一個不喫一行怨一行的。這樣乏味的職業，我實不想選擇。」

「你說沒有一個不怨自己的職業？試問誰對於甚麼職業在怨？」舅父不高興了說。

「不是嗎？我常從別人聽到過。市上的醫生也會這樣說：說忙得終日沒有休息。說醫生是奴隸中最苦的奴隸。說一天到晚，連安心喫飯的工夫都沒有，為病人與受傷者盡了力，毫不感謝，略不小心，醫壞了還要受殺人的惡名。」

「還有，我母親的哥哥，不是做律師的嗎？那位舅父也歎說哩。說律師是竊盜樣的職業，一元的金錢，也不能用了正當的手段去取得。」

「此外，做船長的，做技師的，做經紀人的，也都說乏味乏味呢。」

「安利柯！你對於說那種話的傢伙要當心！那些人，是沒有真正思考的尊貴的精神的！」舅父沸紅了臉，鄭重地說：「對於自己的職業抱怨的人們之中，決不會有好人。如

果他能真地打量「人」的事，斷不至鄙視自己的職業的。高尚的人都對於自己的職業感到興味，盡了力快樂地幹着的啊。凡是說自己的職業乏味可厭的人，已把生活的標準根本錯誤了。」

舅父說到這裏就默然了。安利柯想聽聽舅父關於生活的標準的意見，於是試問說：「所謂生活標準的錯誤，是甚麼意思？」

二 錯誤的生活

安利柯問及錯誤的生活標準，舅父乃乘了機會，躍起身來說出下面的話：

「唔，對了，你好好地聽着世間無聊的誤解的人，實在太多。他們一味思忖着幹甚麼纔可成富翁，幹甚麼纔可成名，怎樣纔可不勞而成功。他們除了錯誤的事以外，甚麼都做不出來。」

「他們不是在那裏做自己認為非做不可的願做的事，乃在那裏看着自己的朋友

或周圍的人們，羨慕他人生活的舒適。覺得醫生可以賺錢了，就想作醫生。覺得技師收入多了，就想作技師。覺得律師可以致富了，就想作律師。他們並不有甚麼真見解，只是在那裏看人學樣，流垂饑涎而已。所以，作了醫生，作了技師，作了律師以後，如果不能達到預期的欲望，就要吐露愚癡的怨言了。

「世間有種種的職業。有醫生，也有教師，有畫家，也有律師。可是，誤解的人們，只打算醫生、教師、畫家與律師何者最爲安樂易富，擇其便利者爲之。他們是不想自己的天分與使命的虛僞輕薄之徒。虛僞輕薄之徒，當然不會有對於自己職業的自信或矜誇的。對於自己的職業無自信與矜誇的的徒輩，不但破壞自己的價值，並且是破壞國家實力的賊囉！」

「我們真要高尙的人，非對於自己的職業有喜悅與矜誇不可。要對於自己的職業有喜悅與矜誇，非有作合於自己的天分與趣味的事業的決心不可。如果對於自己所做的事，覺得無味可厭，那就是未曾仔細考慮去選擇合於自己的職業的緣故。」

「厭棄自己的職業，結果就會厭棄自己的生存，厭棄自己的生存的，是精神的病人，決不是健全者。可是，現在世間不健全的人實在太多，已成着所謂『病的世紀』了。這實就是養成人類不幸的一大原因啊。你非給人類以新的力與喜悅不可。要想給人類以新的力與喜悅，非先在自己的職業上自己找出無上的力與喜悅不可。」

「這樣看來，兒時的精神，在職業選擇上，可知是很重要的了。」

三 須自知

「安利柯關於職業的選擇，我們尚有更重要的事情非知道不可的。」舅父繼續了熱心地開始說。

「世間有一種可惡的名叫虛偽的東西。所謂虛偽者，就是欺妄。把毫無價值的事作真實認着的有眼的盲者，就是虛偽的人。虛偽欺瞞的傢伙，是不肯盡力盡心的寄生蟲。」

「可是，不自知的或不能作正直思考的人們，結果會成爲欺瞞的虛偽者哩。他們不

知道自己，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有何種天分，該幹甚麼。只是一味便利地模仿他人，當然做不出有意義的事來。

「所以，希臘的賢人曾在代爾甫維的亞普羅殿門揭了『須自知』的匾額，警戒國民。因為不知道自己的人，一切都不能真實的緣故。因為不知道自己的人，都要說謊作偽的緣故。」

「動輒熱中、易起空想的人們，全然忘了自己，以為他人所能幹的，自己也必能幹。於是見他人賺錢了，自己也想賺錢；見他人成名了，自己也想成名。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愈熱中愈露破綻，結果只是一無所成，陷入不幸的深淵而已。」

「知道自己，這無論對於自己的幸福，對於他人的幸福，都很重要。要想依照了理想進行，非先知道自己不可。不知自己一味蠻幹，猶之無舵而行舟，不識路徑而亂竄。結果終至與自己衝突，不但破滅了自己，還要大大地累及世間。」

「所以，我們須知道自己的長處與短處，知道自己的義務天分，決心去幹與自己相

應的事。我們要這樣，就能爲健全的人物，還可以使世間也健全。

「哪，安利柯！所以你爲了選擇一生應走的方向，非用了全智慧全力量去周詳考慮，使無錯誤不可。一經決定了方向，無論他人在幹甚麼，或是說甚麼話，決不可懷疑，要信了自己勇猛前進。如果不能做到這地步，那就聰明人也成愚魯，天才也無價值，猿猴也會從樹上落墜下來。」

「猶之登山或行遠，到了某地方，路會有兩條，有時且竟有分爲三條或四條的。遇到了這種分歧點的時候，就該打量究竟該取何道。如果茫然地冒昧走去，結果會走入無路可走的絕境去，弄成進退維谷的。」

「如果是登山行遠，損失原不過如此。可是人生之路，是不能回覆的，因了路的選擇，有的前途是絕望，有的前途是光榮，有的前途是貧困，有的前途是富裕，有的前途待着不德的惡名，有的前途待着美德的榮譽。我們該在其中選擇那最好的走纔是。但這要知道甚麼是自己應走的路纔可以，要知道自己所應走的路，非先知道自己不可。」

「啊啊，已說了不少了，就此終止吧。可是，安利柯，我有一件東西想給你，待你要回到家裏去的時候給你吧。那是我所寫的東西。」

「我啊，我自己多年的經驗寫下了，預備等兒子大了給他讀的。可是我還沒有兒子，妻就死去了。我現在就把爲兒子寫下的東西，來送給你吧。一向好好地藏在抽屜裏呢。這稿本一定可供你作參考吧。一讀原就明白，將來到要決定職業的時候，請給我回頭再去讀一遍。」

「舅父，請把這稿本給我。我已把我的見解改變了，很想讀了這稿本獲得健全的見解。」安利柯說。

第十六

一書信



有一日，舅父正在小孩似地快活地看那各樣變着色的柑橘類的果實，郵差遞來了書信數封。

舅父坐在樹下的石上，把書信一一開閱。頓時小孩似地快活着的舅父的臉色轉成憂愁，老衰的臉面愈加老衰了。

舅父把讀過的書信藏入衣袋，寂寞地在庭間步着，既而又無力似地回到原處，坐在檸檬樹下，寂然不動。

時候已快正午了。舅父不知在想着甚麼，只是默然地低着頭。

安利柯想引誘舅父快樂，微笑地走近前去。

「舅父，午後去散散步好嗎？」

「唔，唔……」舅父發出顫動的語聲，只是用了不快的眼光向安利柯注視。

「舅父，甚麼了？」安利柯親切地試問。

「唔，唔……」舅父只是這樣說，好像很是傷感的樣兒。安利柯不知道舅父爲甚麼如此悲哀，天真爛漫的再試誘說：「舅父，已正午了，喫了午餐就散步吧。」

舅父這纔略舒了神情。「唔，唔，好，但怎麼好呢？我想倒不如明日與你同到賽爾拉散步半日。」說着立起身來，深深地歎息。

「……啊。秋天了，已到了深秋了！」

問來。
天空高爽，木葉在飄風中鳥也似地飛去。枯葉的氣味夾在檸檬香息裏，一處衝到鼻

舅父又深深歎息了說：

「安利柯，秋天好啊。但在有了年紀的人，秋會使他沈思。我想到種種的事，美的，可悲的，都集在一處，迸到我心上來。——呀，不錯，安利柯，你父親今日有信來了哩。你去把信讀了，午後就寫一篇比平日長些的日記如何？我今日不想散步，讓我在庭間靜思半日吧。」

安利柯雖覺到有些可怪，但當從舅父手中接到書信時，卻是歡喜的。待舅父就食桌去以前，拆開來看，信中是這樣說。

「安利柯：

「聽說你自從住在舅父家裏受舅父照拂以來，身體的健康已完全恢復，現在很強健了。舅父來信會這樣說，市上的醫生也說你和數月前已判若兩人，可以依舊用功了。

「父親母親很歡喜着，你真做了一件難得的事了。人無論幹甚麼，第一要身體健康。你能爭得這健康，就是一種大大的修業。

「舅父很愛着你。舅父沒有舅母，也沒有小孩，很歡喜你住在桑·德連塞。住在那裏，

在你原是叨擾，而在舅父則得了你，足以忘去長年來的寂寞，真是幼孩似地歡喜着呢。舅父又能把最好的事教給你。

「但是，你既已恢復了健康，就非和這好舅父作別，回到父母這裏來不可。父母爲了等候這日子，與你分別很是長久了。」

「母親聽到你兩三日內就可回來，真是高興。我從未見到母親有這樣的高興過。你要和舅父分別，原捨不得，但爲了要使母親快活，非回來不可。」

「關於叫你回來的事，已曾通知舅父，得其允許。你可向舅父表出衷心的感謝，就此回來。還要好好告訴舅父，使這善良而聰明的舅父安心。你年已不小，應該學習學習用言語表出自己心情的能力了。」

「要好好地和舅父道別，決不要使舅父失望啊。因爲舅父來信囑不要派人來接，你就獨自回來吧。我們等你回來後，預備再到舅父那裏道謝去。」

安利柯讀了這信，胸中悸動了。既喜且悲，喜的是快可與父母在一處，悲的是就要與

舅父分別。

二 當日的日記

午餐後，安利柯徘徊庭間，與五六個月來看慣的花木作別。午後三時光景，乃寫這日的日記。午後三時就寫日記，這原是第一次，依了舅父的吩咐，執起筆來，就想起種種的事，差不多寫也寫不盡。安利柯就寫出這樣的日記來。

「十一月十日

一想到桑·德連塞的日記就止有這一日，不禁依戀難堪。

真是突然，我總以為至少到聖誕節可以與舅父在一處的，不料今日父親信來叫我回去。

今晨睡醒的時候，不，就是到了午前，也還不曾想到要回去的事。所想到的只是在聖誕節前所要做的事而已。從現在到聖誕節的四十日光景的期內，我在桑·德連塞還有

許多的事想做，還有許多事想請教舅父。我在小學校時，很喜歡讀童話或歷史故事等類的書，近來則轉了興趣，喜歡察植物與世間的事。很想在這四十日中最詳細查察舅父庭間的植物與桑·德運寨的人物作一篇長文去寄給託里諾的先生看。如今中途停止，真是可惜。但我現在已知道準備是要經過許多的時日的，啊，真是一日都不能放鬆。每日每日逐漸注意了查察，我知道會有一日可以達到大大的研究的目的，從今日起，我就對於任何事物都去深加注意觀察，仔細思考吧。

如果我把桑·德運寨的社會與舅父庭間的植物的二長文寫了出來，將是怎樣有趣味的東西啊。可是現在不及完成就要與舅父作別了。幸而我因了舅父的教導，已能夠對於事物作種種的觀察與思考，這是何等可感謝的事啊。

我見舅父今日樣子有些與平時不同，只是寂然地坐在檸檬樹下沉思，就曉得必有甚麼不快的發生了，很爲不安。果然，父親來了叫我回去的一封信。

舅父既沒有舅母，又沒有孩子。寂寞的舅父，只把庭間的樹木愛撫着。舅父的愛我，真

是難以言語形容的了。舅父爲了我，不惜竭其全心全力。有一次，我因替美尼清抱不平受了傷，舅父那樣地替我喜憤交集，至於眼中迸出淚來。我真幸福，有這樣的好舅父。有着這樣好的舅父的少年，除我以外，全世界恐再找不出第二個了吧。舅父比從前教我的任何先生都偉大，我從舅父聽到了聞所未聞的教訓。又，我聽了舅父的教示，知道人的可尊貴，此後非自己成了有尊貴精神的人，使舅父歡喜不可。

今日正午，舅父從衣袋中把父親的信遞給我時，舅父的手曾顫着。舅父在海上生活過多年，他的手是經過海風鍛鍊過的。我見到那頑健的手發顫的當兒，覺得舅父的柔愛的心將完全在手上顫動出來了。如果早知道那封信是父親來叫我回去的，我會把舅父的手縫住了接吻吧。

我那時又看到舅父的眼睛。向來輪番流露威光與柔光的舅父的眼睛，那時會曇暗着。如果我早知道了這理由，就會去抱住了舅父的項頸在那眼上接吻吧。

真就要與舅父離別了嗎？一念及此，不覺流淚。但與愛我者分別的悲哀，可以喚起美

的心情來的。我流了淚，斷腸地覺到一種美的勇敢。同時在心中叫說：『舅父！我不得不別去了。但我將來必誓為正直的人，使舅父歡喜。舅父啊！請再活二十年！那時我三十五歲。在這期內，舅父會知道今日的悲哀是一種尊貴的悲哀吧。』

真的，我賴舅父的指導，知道人的尊貴的精神了。從今日起，我成個勇敢的人吧，成個正直的人吧，把心來弄聰明吧，每日把三件善事來實行吧。

今日午餐未曾多喫東西。我因為怕要流淚，就比舅父早從食桌離開到庭間去了。在庭間迴繞了一周，把紀念很深的花木一一注視，和牠們道『再會。』花木也似能領解人意，牠們雖不說話，似乎也很惜別。牠們並不哭泣，卻似乎在對我說：『我們永遠在這裏，請你再來。』

繞畢了庭園，我再開了柵門走到農夫所住的那裏去，原不會對他們說我就要回去的話，我只把農夫夫婦及小孩的相貌熟視了好久，恐防後來記不清楚。

我又從庭間取了番紅花，回到屋中，供到那在火爐棚上的舅母遺骨的鑪旁，在那時，

我不禁深深地向那鑿兒下拜了。

現在到晚餐，還有一二小時，要想寫的事尚很多，姑且當作臨別紀念，到小丘上去看一會海上落日的景色吧。還有那些松樹哩，也去和牠們一別吧……」

三 臨別的散步

到了離別的前一日，安利柯與真父散步到賽爾拉村去。賽爾拉是個高原的村落，可以俯瞰萊列契的街市，又可以望見廣大的意大利全境的大部分。

眼下從檉樹或橄欖林間，可以看見萊列契的古城，遠眺則桑·德連塞如畫。桑泰·馬里亞，化可那拉或配特沙拉等的港灣咧，大大的斯配契灣咧，中央聳着宮殿的斯配契街市咧，鳥巢似的造船所咧，林木蔥鬱的巴爾可里亞咧，都被收入在望中，真是好風景。

澄碧的海灣在日光中蕩漾着，似在與壘壘結着葡萄的原野及壯麗的市街的色彩爭美。遠方沈靜的綠海中，浮動着巨大的海龜似的軍艦與輪船，各種式樣的帆船則在其

間滑走。

安利柯都對了這風景神往了，既而差不多和舅父同聲地歎息着說：

「好風景啊！」

舅父非常感動，向安利柯這樣說：

「看哪，圍繞着我們的自然與藝術多豐富！山與海的範圍內所收着的無數的東西，不是原被無限的水平線包圍着嗎？我們也應有大自然似的大氣量纔對。」

「看哪，那裏有橄欖林，有葡萄園，有結着穀物的田原……，那些都是我們生活上所不能缺的東西。意大利人要想獨立，就非這樣地自己製造麵包不可。」

「再看哪，向那裏。那裏不是有堡壘嗎？堡壘上備有大砲。還有，哪，鐵甲艦在衝了波浪行着吧。鐵甲艦上的大砲如果一放，可以使整個市街化成灰燼。那堡壘與鐵甲艦是守護祖國、防備敵人的襲來的。國家爲了獨立與正義，非與外國戰爭不可。你也該仿學國家，武裝了去和不義或暴力抵抗。」

「看哪，一直那面，不是朦朧地見到蛋白色的霧氣嗎？那就是所謂『水天髣髴青一髮』的境界，是天與地連着的無限的彼岸了。啊，我們只靠麵包與武器還不夠，我們非向那無限的彼岸遠望不可。使人崇高的就是這對於無限的憧憬。無限的憧憬，即是追求理想的心，即是求真、求善、求美、求神的心。如果人的事業只是麵包與武器，那末人與動物相差也就有限了。」

「你該追求偉大的理想。你該追求神而生存於高尚的信仰、希望與愛之中。生存於信仰、希望與愛的人，即是生存於正義、勞動與理想的人。怎樣的人最偉大呢？最偉大的是生存於信仰、希望與愛的人，即是生存於正義、勞動與理想的人。」

「哪，安利柯。你有着敏感的高貴的心與正確思考的頭腦，所以，你該會求正義、愛勞動，望見高高在頭上理想吧。」

安利柯默然聽着舅父的話。舅父說話從未像今日的熱烈過。一種莫可名狀的力在安利柯心中俄然湧起了。

兩人默然下了賽爾拉的高原，恰好，大砲的聲音「蓬」地由斯配契那邊傳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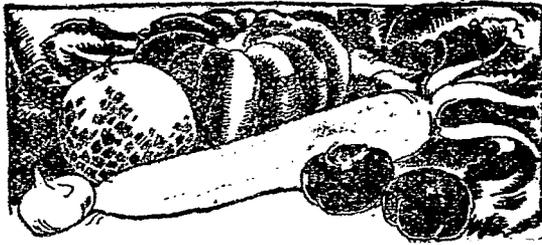
「那是甚麼聲音？」安利柯試問舅父。

「那嗎……」舅父管自走着，既而提起了精神這樣地教說：

「那是羅馬的午砲。是正確的正午的號聲。全意大利凡是有城寨的都會，到處都依了這午砲『蓬』地發聲哩。每日由羅馬把正確的正午知照各地的都會，全國都會都放出那『蓬』地砲聲來。羅馬是永遠的都城，是國家的心臟。這心臟的鼓動，把正確的時間傳給國家全體的肢體。羅馬的時間就是意大利全國的時間。我們的祖國只有一個心臟，但奉仕這心臟的肢體卻無限地擴張着。

「安利柯，你該愛你的國家，你該愛意大利。意大利是世界最美的國土，我旅行過全世界，所以很知道。意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曾把燦爛的文化惠及全歐羅巴過。以後的意大利失去了可以教化全世界的東西了。但羅馬的午砲在全國城市齊聲轟鳴，好像在我們重新再來教化世界。『好，我們大家起來，為全人類再創造意大利的文化。』我們就這

樣地回答這永遠的都城吧，我們每日向這永遠的都城這樣叫說吧。
舅父說着，脫了帽子向都城方面行禮，安利柯也隨了脫帽行禮。



第十七

安利柯與舅父離別時，就從舅父接受了豫約的原稿。以爲不知寫着些甚麼，在歸途中急急閱讀。果然，裏面寫着很好的話。安利柯不知道將怎樣有益於己。這原稿本是舅父寫了留給自己未來的孩子讀的，現在卻給了安利柯以真正的大教訓。

舅父的原稿裏是這樣地寫着。

* * * *

一 序 言

這是「你須知自己」的歌。亞當因爲不知道自己，觸

動神怒，被放逐出了樂園，與其妻夏娃躑躅於棕櫚樹下時，和了琴淒然歌出的，就是此歌。

二 關於職業

要正直！

須用了頭腦想！

努力地勞動！

能正直，能好好地想，能努力地勞動，無論做甚麼職業，都不是可恥的。

○ 無事不須勞力，

也無事沒有利益。

○ 但職業有好的也有壞的。所謂好的職業，就是適合於自己的職業；所謂壞的職業，就

是不適合於自己的職業。

○ 職業上有等級。

○ 能使自己喜悅而於人有益的職業，等級最高。

○ 拙劣的工作，不會結實。

○ 無論任何職業中都潛藏着寶貝，執鋤去掘，就能掘着。

○ 無能與完全的勞動之間，其差無限。

○ 能作出好鞋的鞋匠，比之於無能的律師，無智的大學教授，或拙劣的醫生，地位要高。

○ 官署的好書記比之低能的上議院議員，價值不止百倍。

○ 才能如不鍊出，事業就無味，而且不能結出果來。

○ 任何職業都有詩與理想。

○ 低能者或壞人，無論幹甚麼，會沾污其職業。

○ 職業猶之林木，愈向上升長，其職業愈崇高。

○ 好的見解，要熱中於工作時纔會發生。

○ 觀看他人所作的好的作品，是有益的，但須自己用功夫磨鍊自己的手腕。

○ 有益於最大多數的職業，價值最高。

○ 勿就不喜歡的職業。

○ 就了某種職業，如果覺得不喜歡，難以忍耐，那末不如停止了改就別業的好。

○ 錯誤的事，如果一味任牠錯誤過去，錯誤就愈弄愈大，結果會弄到手足無所措。

○ 錯誤可以變成悔恨。

○ 最不幸的，是對於自己的職業抱着不平的人。

○ 最幸福的，是對於自己的職業有興趣的人。

三 農 夫

身體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的農夫啊。

人的墮落，與物的腐敗一樣。

物雖腐敗，只要置諸土中，就能分解了成清潔的植物的養料。人亦然，雖已墮落，只要與土親近，就成清潔健全的人。

○
與土親近，握着鋤犁的農民，在人們中最為健康。縱有醫學博士若干萬人，也無術使國民成健康者。農民實比醫學博士牢握着健康的訣。

○
羅馬人原在羅馬種田的。那時羅馬人雖極少數，因有着他國人不能及的健康，能伸其勢力於地中海沿岸，竟支配了亞細亞與歐羅巴。

後來，羅馬人失掉了固有的健康，其大帝國也就陷入於滅亡之淵了。

○ 健康的自耕農民，營着幸福的生活，……這樣的國最強。

○ 這樣的人最美：

赤足踏土，皮膚被日光曬得赭黑，掘土下種，吸着從綠葉叢中吹來的風的農民。

○ 這樣的人最醜醜：

一日到晚，蒼白了臉，坐在櫃臺旁，渴望有錢收入的神經衰弱的傢伙！

○ 鄉下的土上，產生引導未來的哲人與詩人。

○ 都會的塵埃中，產生使國家破滅的賣國奴。

美德與健康的農夫共生。

惡德隨不健康的都會人運行。

大都會是人類的墳墓。

土是產生一切有用之物的母親。

強烈的土的氣息，麥葉的氣息，森林的氣息，是人的最好的藥物。

綠野與青空，最有益於眼目的衛生。生活於綠野與青空之間者，其眼目自然好。

眼目好的人，有着望見永遠的心。

我的孩子啊！

你該祝福大地，和祝福你自己的誕辰一樣。

○ 如果農民饑不得食，至於詛咒人生了，國家就要滅亡。

農民的饑餓與病弱，其罪在國家。這罪與盜賊及殺人無異。

○ 有兩隻手就可餬口，只有農民能如此。世間還有比農民更強的嗎？

○ 農民是人類社會最初的勞動者，農民有着一切人類祖先的心。

○ 一切東西出於土，復歸於土。

○ 藝術、道德、哲學，以及宮殿、紙幣、食物、衣服，都從土來，也非終歸於土不可。

朝陽最初的光，現在農民的頭上；落日最後的微笑，映在農民的面上。

○ 露的真珠，在農民的足下笑顫。大空是爲農民而設的大浴缸。森林的風濤，小鳥的叫聲及小蟲的微吟，是天爲農民特設的音樂。

○ 農民雖不讀詩集，卻營着最好的詩人生活。

休憩在隴畔樹下，無思無慮地不覺日影之移動：這心境就是大詩人的心境。在這時候，「自然」在農民的心裏呼吸着。

○ 農民與最大的創造者親近，朝夕與之共語。

天地的創造者親把秘密告訴農民，對他們說：種子該在何時下，肥料該怎樣下，今年收成必好，收穫該在何時。

農民又與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爲友。就是與太陽光爲友，與大空中波動的風爲友，與傾盆的大雨爲友，與廉纖的春雨爲友，與孕育一切的大地爲友。像這樣光榮的人，此外還找得出嗎？

但農民卻自忘了這光榮，遇見甚麼伯爵、侯爵等類，竟至不敢說話。這是何等的矛盾啊。

○

生活無憂的自耕農，最能享受自由與獨立的幸福。

他們不必因爲怕到辦事處過了時刻，時時看表。

他們想休息一二日，也不必向上司提出請假書。

他們的主人是太陽與大地，太陽與大地，從未叱責他們。他們疲勞了或是不高興了，就可不待主人的許可，橫倒在草上，或回家去休息。想吸煙了，不論在陌頭或在樹下，都可以自由地吸，因爲那裏是沒有懸着「不准吸煙」的禁牌的。

○ 農民終日勞動。但在勞動之間，天然有間隔的休息。這休息期間的快樂，農民以外的任何人們不能用錢買得的。

○ 勞動的所以神聖，實因其有着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的緣故。

但在資本家的工場中服務的勞動者，無自由也無獨立，故工場勞動者在勞動上無神聖的自覺。

○ 有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的勞動者，只是農民。

○ 只要一百日，不，只要十日已夠。如果十日不從鄉下送食物給都會，地球上若干億的人們，會在一日間死滅。人口調節的最後的手段，就只這事。

都會把農民從土中獲得的東西消費。都會中人們的消費食物，恰和把辛苦所得的農作品投入火爐一樣。

都會的人們不勞而食，只是計劃出虛榮偏見或流行等種種惡事來欺騙農民。

○
人類最後的大戰爭，就是農村與都會的戰爭。

○
人類的希望由農民產生。人類最初的希望，是因了播種子的農民，發見金色的禾穗的農民，發見葡萄的花的農民纔生出來的。

這希望生長起來，於是纔現出了人類一切的希望。
無希望，就無理想，無宗教，也無神了。

○
梨子四月開白的花，次第生長，遂成碩大的果實。農民把這摘下了在掌上估量着重

量而喜悅。

這喜悅是不爲農民的人所不能想像的。

○ 農民對了那龐然堆着新麥，窺爾地觀看，何等快樂啊。

這樣豐富而美的歡喜，非農民不知道。

收穫的麥，每粒每粒都閃着汗的光。

○ 農民的同輩中，有園藝家，有牧畜者。

他們耕土、剪枝、接木，或帶了牛羊之羣到空野去。他們的勞動，是國富的源泉。他們是國家的中隊長與大隊長。

○ 果實猶之乎人。

果實纍纍地青青地懸在樹上，好像內中潛伏着英雄的小學校學生的頭。園藝家就像小學校的先生，眺着各個果實，施以培養，培養成功了，把牠們送出世間去。接木咧，剪枝咧，施肥咧，一旦所費的苦心都生了效力，園藝家對了碩大的可愛的果實，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歡喜。

○
園藝家用了自己的技倆與勤勞，收得了果實，把其中最好的送給朋友與市場時，自己感到榮譽的矜誇。

他們把挑選剩下來而自己享用……這是何等的謙讓啊。

○
園藝家實有着這樣的高尚的矜誇與謙讓的美德。

○
園藝家由果樹園走入菜園去，那裏有生氣蓬勃的菜蔬，行列整齊的生菜，深紅如寶玉的番茄，從土中探首張望的蘆筍，肚皮大大的南瓜：到處都呈出各自的形狀與色彩，膨

脹着生命力。

這個，那個，都滿了水分，生意旺盛地吐放出特有的香味。在這樣的園中走着，園藝家，比坐在王侯的食桌更幸福。

○

園藝家把自己種着的蔬菜，各當作人看着：

帶苦味的苦瓜，猶之以警語來警戒世間的義人。

芭蕉如優柔從順的人。

石刁柏像早熟的少年，立時抽出鮮嫩的芽來，採取稍遲，就老硬不可口了。

番茄形狀不甚好，香味也低劣，可是卻富於滋養分，其情形宛如農民。那赭赤的顏色，就不是農民的康健表象嗎？

牽牛花開出鮮麗的花來，可是花瓣見日即萎，且其種實毫無實用，恰似虛榮浪費把財產蕩盡的女子。你把牽牛花的實剝出試嚼吧，氣味真討厭。虛榮的女子也如此，表面

雖然漂亮，內部很是可鄙的。

南瓜如高慢的西班牙人。看去很龐大，其中只是水分與空洞。南瓜無論怎樣地重，擺下水去總是浮的。並且，牠又像個不能獨立自尊的人。試看，牠不能獨立，只是係纏着附近的樹木或棚架，伸張那與他有妨害的葉哩。牠似乎很自慢地橫行繁衍，但你只要用小刀在莖上輕輕一劃，葉就立時萎死，龐然而大的南瓜，也毫無忍耐力，把其空虛的軀體墜落到地上來。

甜瓜雖略似南瓜，但不妨害別人，也不作空架子，很謙愿地伏在地上，把富有香味的大實隱在漚畔間。用人來比喻，恰如一個寡言謹慎的人。

胡椒表面樣子很可愛，但恰似個易怒而善作諷刺的人。

馬鈴薯一見如愚癡的啞子，但恰如一個在暗地裏埋頭營着平凡工作的勞動者。

萊菔原無甚麼偉大處，其莖根中藏着甘味與辣味，恰如世上非存在不可的平凡男子。

蕪菁與菠棧菜，非加糖與醬油，沒有甚麼味。恰似不知榮辱，不使人悲喜的平淡的人。像這樣地把植物一一與人比擬，其中還有像那掛起了博士官爵的頭銜傲然俯臨民衆的向日葵。向日葵這傢伙，其身分原是草類，卻似乎儼然地裝出了樹的架子，戴了黃金的綬章，很高矜地立着。其情形宛如以猿猴冒充帝王。牠那神氣雖這樣高慢，其實卻沒有用處，只配做鸚鵡的餌。

○

園藝家不但能對於自己的果樹園或菜園來享樂，如果意大利有多數人去從事園藝，意大利就會立刻成爲富國了。

如果讀了我這篇文章，就是一個人也好，有人想去從事園藝，我的文章就不枉費了。又假使這位園藝家自己賺得了錢，在死去以前把其經驗很有趣地寫爲一書，人們讀了這書，就立志去作園藝家，更於自己的一生中獲到贏利，我就愈感到滿足了。又如果永遠陸續有這樣的新的園藝家出而努力，我將怎樣地歡喜啊。

我們意大利陽光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能出果實。但意大利種不出像法國的莓與甜瓜那樣好的東西來。梨也不及英國。馬鈴薯呢，又不及德國。我們在這上，對於法國、英國、德國，實有愧色。非一雪此恥不可。

○ 農民的同輩中，又還有園丁。

較之於忘恩者，虛榮者或養成貪鄙的壞人的學校教師，培植出好花的園丁，不知要幸福多少。

園丁的工作在乎創造出美來。園丁日夜在想法使花開得美麗。園丁所最厭忌的是污物。園丁費了心力使人生美化。

○ 像我這種在海上過着生涯的人，可懷戀的第一是美麗的花。見到有好花放着馥郁的香氣，我幾乎會對了地上的愛陶醉。造出這樣好花的園丁，真是惠人不淺哩。

意大利可產全世界的美麗的花。

亞爾帕斯山有北極產的美花，東南部能產亞非利加的草花。又如冰河的龍膽，奧斯大利亞的「亞卡西亞」，喜望峯的「西斯」，都可在意大利種植。

如果我能施行一種魔術，使二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成爲農夫園藝家或園丁，那末意大利不知將怎樣美，怎樣健康，怎樣幸福啊！

能兼操數人的工作的完全農民，大概都養着牛馬或豬。

家畜專門的牧畜者，與農民幸福略有不同。以牧畜爲業的人，在蒼空之下，碧草原上，放飼着大羣的牛羊，這對於健康上也是無上的職業。

牧畜者所需的知識技量不多，頭腦不妨簡單。到了積有經驗，就能創造出優良馬牛或羊來，獲巨萬之富。大牧畜家可以開拓國家的大富源。

意大利尚有許多適於牧畜的草原，何竟沒有在這許多草原上去求無限之富的人。

現在最優良的牛馬或羊，不是在亞爾帕斯產生着嗎？

○
古來牧者曾做過王者。現在印度地方，還把牧者一語作着最名譽的稱呼。

○
如果想知道牧畜業者的盛況，只要到南美洲去一看就明白。

在阿爾普丁共和國，有在廣闊的牧場上，飼着數萬匹牛馬或羊的大牧畜家。那真可謂壯觀了。說到大牧畜家的富，更是可驚。

○
可是，我的孩子啊！

如此快樂的農民，園藝家或園丁與牧畜者，也不能全沒有煩惱與困難。任何職業，都有危險困難附帶着的。

他們之間，有暴風與饑饉的煩惱。農民的大損害，是保險公司或拓殖銀行所不能賠

價的。

又，如果害蟲一起，更不得了。農民與園藝家非畢生與害蟲奮鬥不可。

此外還有一件，經濟上的打擊，往往能使農民與園藝家等受苦。如果市價暴落或是敵不過外國輸入品，那末一年辛苦的收穫，也不得不流了淚賤售給人家了。

啲呀，此外還有一件更大的災難哩。這就是發生於農民間的都會病。如果農民覺得勞苦了得不到相當的利益，倦於耕種，夢想着繁華的都會生活，那就不堪設想。這時，頹廢與疲敝會把農民的靈魂吞沒了去。

能与此等的危險困難奮鬥而得勝利者，是國家之寶。農民如果畏懼此等危險與困難而罷了都會病，那末國家就非滅亡不可了。

四 船 夫

我的孩子啊，

我把好的事教給你吧。

上船去，

揚起了風帆，

行到無國境的大洋。

去！

這纔是勇敢的男兒的事業。

去，把印度的金剛石，斯坎奇那維亞的毛皮與美洲的糖帶了回來。

上帝把大海給與勇敢的男子，說「可以此爲家。」

去，聽各國國民的言語！

去，從五大洲攜了紀念物來，把村中裝飾成一宮殿！

要成船夫，先須有勇敢的心志與強健的手足。

要有與怒濤抗衡的勇氣。

要有強大的腕臂。

要能耐饑渴。

要有抵抗潮風的皮膚。

要能永久的沈默。

要能與危險奮鬥。

要甘於咬嚼鹹硬的醃魚，比食雉雞的肉還有味。

要能耐寂寞，在單調的生活裏也能發見歡喜。

去作目窮無限的水平線的生活吧。

如果不願爲被人使役的水夫，那末去做船長就是。

做了船長，儘可領略發號施令的男性的喜悅。

只要部下愛戴，船長真是最崇高最榮譽的職位。堅毅勇敢，頭腦正確的船長是船的

王國中的理想的王。

愈是飽嘗無限的孤獨與寂寥的船員，愈有深刻的愛。

無限的蒼空，無限的海波，能令人痛切地感到人生的微弱的悲哀。這悲哀纔能引起沈默的冥想，養成深切的憫憐心與幽邈的思想。

片塵不染的清潔的大氣，唯有乘船的「海洋之子」纔能吸受。

從長期的航海回來的人，纔會用了從衷心的湧出的情愛去撫抱小孩。

海上生活能令人性格增強，品性加美，能令人養成勇氣與寬大之德。

海上生活者纔是真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所營的是不能豫知何時有危險的生活，故能把安寧的今日最愉快地度過。

人在一生間如果能輪番地作農夫與水夫的生活，那纔能享受水陸二種的理想的生活。

我的孩子啊，你想：

在數年前，意大利的輪船數在歐洲是會占第二位的。現在已突然不振，把許多海上

可！權失去了。啊，意大利須從這不幸與恥辱中躍起，成一個聯結東洋與西洋的大貿易國不

○

但海上生活者也有不能免的危險與煩惱。

不知何時要遭難的危險！身體的過勞！長久不能見親愛的家屬朋友與故國的苦痛！但我們若無戰勝這危險與煩惱的勇氣，意大利是不能得救的。

五 商人

不論是誰，多少都不免有些商人的意味。譬如農民把所收穫的出賣，學者把知識換錢，藝術家把其所造出的美掉麵包。

○

可是，世間還不可不有以商業為專門的商人。世間有許多人生產了各種物品待售，

而在一方面世人又有各種的需要。有的要想得產自邊鄙的東西，有的想得舶來的外國貨物。所謂商人，就是把各種各樣的生產品分配給一般人衆，而在其勞力上取得利益的人們。

欲爲一完全的好商人，須具有種種的德。

商人最要緊的是見機。商人要像獵犬一樣具有銳敏的嗅覺，嗅到各方面的情形使良機勿失。

次之，商人須實行經濟道德。不可貪不正的利益，不可疏忽大意致結果遭損失。

商人又須堅忍。因了市面的變動，甚麼危險原都不能豫料的。但即使處到逆境，也非有忍耐奮鬥的預備與決心不可。

想積錢的，喜作都會生活的，喜幹事務的，……這樣的人們，適於選擇商業。雖然作了商人，在百忙之中也仍可玩味那靜的喜悅與詩的機會的。

能發見新的財源，是愉快的事。故商人一經嗅到新的賺錢的方案，就很興奮，好像做將軍的人感到必勝的豫算時一樣。

但一味熱中的賺錢，就容易流於專事投機，不能再作健實的買賣了。這卻是一種不健全的事。

最初就投下大資本去幹也好。但也須知道：今日的豪商，在當初大都是從小資本逐漸擴張的。如果你沒有正確的頭腦與機敏的手腕，大資本也會消蝕淨盡。

全世界最能營商的要推英國人。英國人會把其精神生活應用到商業上去，真足佩服。他們的商業的能占到全世界第一位，就由於此。是商人同時也是詩人。像這樣的商人，唯英國人纔有。

我們常有賤視商人的傾向。但其實商業本身並不卑賤。無論甚麼職業，從事的人的心情如果卑賤，那職業也就看去像卑賤了。正直高尚的商人所營着的商業，實是高尚的職業。

○
我的孩子啊！

如果你自己覺得你的天職是商業，這是好的。你就好好地去作商人吧。

但，即使從事商業，至少每日要有一小時去追求詩歌藝術的理想啊！
○
錢，結果就會成了拜金狂，把心弄到乾涸枯竭。沒有情愛，也沒有人所應有的感激，只認識金錢：像這樣的人，纔是可恥的東西。

○
商人還有一件非具備不可的，就是信用。商人無信用不能發展。正直營業，不賣劣貨，是得信用的方法。

有一次，我在勃拉達遇到了非出手去營商不可了，那時替我籌劃資本的某富豪，不問我資本的有無，只問我說：「你有信用嗎？」信用是如此重要的東西。

六 工業家

國家富強之源，在工業的發展。

全世界最富的美國，工業非常發達。又，德國的工業的隆盛，真是可驚。

記起一件事來了，我曾從科學者孟特克查教授聽到這樣的話。

教授充了意大利的特派員，於一八八五年之冬，出席於柏林的學術會議。據說：有一夜，被延招與德國皇太子的夜會，皇太子親切地問教授道：

「到了柏林以後，有甚麼感想？」

「我於三十年前會到過柏林，那時的柏林與現在的柏林，真有雲泥之差。柏林的進

步，實在了不得！」教授答說。

「看得出有進步嗎？」據說皇太子曾微笑了這樣說。

「德國不但武力，在工業上也把法蘭西征服了。」

皇太子見教授這樣說，就說道：

「這勝利纔是我們所用了全力期望着的。」

皇太子的話是對的。唯有工業最發達的國家，纔能制服他國。

英國何嘗不然。英國現在世界第一等國，擁有一等的軍艦。但英國之所以能為今日的英國，實由於工業的發達。

就這點說，意大利還是一個貧國。有一次，辟克蕭氏主張把意大利的商品輸出於印度。我問他道：

「究竟意大利有甚麼東西配賣給印度？」

我這樣一問，氏似乎也窮於回答了。只說：

「是，今後原非大大地發展工業不可。在目下只不過是些蠟，火柴，油類與細粉麵等類的東西罷了。」

試想，把火柴與油輸販於印度，能有若干的利益呢？這樣幼稚的事，只等於騙小孩子而已。

我的孩子啊！

你如果能備了最進步的機械，經營一大大的工場，我就不惜從心底裏對你讚美。敏捷的機輪在大工場中各處疾轉，無數的職工依了指揮拚命地勞作着！你如有一天處到這地位，你就是一大工場的王了。你可以成了生產與富的支配者，昂頭闊步，還可以把麵包與慰安惠給勞動者，叫勞動者依了你的意志盡力勞動。世間還有比這愉快的事嗎？

說雖如此，工業上也難免有打擊，非豫先覺悟不可的。

第一，工業的生產品非與外國貨競爭不可。要戰勝外國貨，工場中自首領以至職工

就須同心同德，用了健全的頭腦精神與手腕，協力地勞動纔行。一旦自己的出品不及外貨，競爭就立刻失敗，工場也就不能自存了。

次之要就心的，是輸出國的市價的暴落。這原是時運使然，無可如何的事，但能平日出品精良，資本上有所積貯，就可減少恐慌了。

要之，大工場的主人，須用了世界的知識，世界的精神，懷抱那製出世界首屈一指的出品的決心與努力纔行。

七 藝術家

我的孩子啊！

你如果能成爲一個藝術家，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藝術家有的操了樂器，有的執了畫筆，有的手執石膏或大理石，有的執了筆寫小說或詩，都在找出自然與人生的祕密，與造物主相競爭。自然界把其祕密揭開於藝術家之

前，使藝術家對了美生出狂喜，或笑或泣。人生也把它深的秘密報告給藝術家，使藝術家對之或審，或笑，或泣。藝術家捕捉了自然與人生的秘密，寫成繪畫，作成音樂，或是作成文學，就會放永遠之光，在人心開出花來。「人生短促，藝術悠遠」詩人這話，確說得不錯。

○

世界之中，有一種世界，是任你怎樣考慮勞作都不能滿足的。人都自知有這一種世界。爲了醫療這渴望，非在這人間世中現出新的感動不可。又，人對於美的東西，天然有讚仰之心，如果所見所聞都是醜惡，人就將不堪生存了。

把這新的感動與美的歡喜贈給人的，只有少數的天才藝術家。少數的人創造，多數的人加以讚美。

○

在世間喚起新的感動，造出美的東西，使人心驚喜讚美者，謂之藝術家。

藝術家所給與民衆的利益，迥與學者或大將軍的功績不同。俗衆紀念學者或大將

軍的功績，不惜爲之造像，而大藝術家的功績，則往往使未來的時代人心裏迸出崇高的感激與讚歎。

藝術家所給與世間的美，高耀於義士所給與世間的正義。驚喜於美的叫聲，愈勝過對於正義的嘈雜，人類纔愈能向上。

我的孩子啊！

如果你能成爲一個大藝術家，你會超越國境，被全人類祝福，爲一切女性所禮讚吧。又，在你死後，仍會連續不斷，在人心發爲不盡的光明而爲人所喜悅吧。

我的孩子啊！

如果你想成一大藝術家，須具一大決心。

何以故？因爲藝術家決不可流於凡庸。只是嗜好藝術，或僅有藝術上的天分，並不就可成藝術家的。藝術家非有偉大的感激與不屈不撓的大精神不可。不，大藝術家即在悲

哀痛哭之際，也非能聞到天在他心裏的呼聲不可。天的呼聲叫你作詩人，那末就作詩人。天的呼聲叫你作雕刻家，那末就作雕刻家，又如果你作小說家或建築家，那末你就作小說家或建築家。你若不能排除一切艱難，向了燃燒似的美的愛好勇猛邁進，即從事了藝術，也無非只成爲一個無聊畫家。拙劣文士或江湖俳優而已。這樣的人算不得藝術家，乃是最可憐的乞食藝人。

○

世間該有許多平凡的人，去各埋頭營一部分的工作。他們雖平凡，卻幸福而有益於世。但藝術如果平凡，那就與無益有害的贅疣，無法救治的不幸者，徒然消費的乞丐無異了。

○

藝術品不是實用品，是人間所斷不可少的奢侈品。故爲藝術家者，雖身處任何窮場，仍須有奢侈逾王侯的氣度。這所謂奢侈，並非卑賤不德的奢侈，乃是陶醉於自然人生的

美的高尚的奢侈。

平凡的藝術家，恰如披金箔紙衣行的乞食者，或手無軍隊自以為王的誇大狂者。亞當的子孫所羅的煩惱之中，最大的煩惱就在求享最大的奢侈，想得最優美的生活。

你須把這事加以深思。

○

有一個故事：

隆巴爾特會有一個被大家期待為天才畫家的青年。他往羅馬學畫，有一作品在羅馬展覽會當選。他自己及他的父母都對於他的前途懷抱無限的希望。誰知他的作品當選反成為他的不幸之源。

他想成就為一個大藝術家，把其一家從貧困中救出。不料，此後竟作不出比處女出品更以上的作品來。也會屢次出品，結果都不當選，所得到的只是嘲笑而已。

他沒奈何只好回到故鄉去。這時，青春的大志已漸銷失，徒然鬱鬱不得志地把日子過着。社會大眾已早無人顧及他的畫了，大家都把他認作平凡無價值的畫家。其實，他認作平凡無價值的不但社會大眾，他自己也早已全失了自信力了。他常暗地裏自怨自傷。

他苦心又苦心，想一雪恥辱，曾幾次變更畫風，改變色彩，爲新的嘗試。可是愈努力，作品愈不爲人所歡迎。

他結果懷疑自己，煩惱愈增，神經大受刺激，至於不能安眠。但卻沒有決然投去畫筆，改就別種職業的勇氣。

他在欲望與絕望之苦痛間，轉輾困悶，年紀也漸漸老大了。我對於他他知道一切，晚年境况的零落與道德的頹廢，幾乎令人目不忍觀。

他動輒悲哭或憤怒，結果至於失去朋友與領略清靜的喜悅的能力，荒頹的精神漸次剝奪他的身體上的健康，終於患了長久的腦病而死。

我的孩子啊！

你可知道在美術之都的巴黎有多少畫家？巴黎現擁擠着八千個作畫家的人。其中女子三千，外國人三百。可是這八千人之中，能以自己的作品生活的只八十八人。試看巴黎現在的七千九百二十個畫家，都是在惱恨與屈辱之中過活的天下的大不幸者。

你如果想投身於藝術，你須學習那在偉大的藝術品中所閃爍着的大精神。不過，第一，你須自覺你自身的價值。這是從事任何職業都必要的。

決不可信任他人的口頭讚語。但是，把作品去求高明的先輩批評，是很要緊的。如果那先輩不點頭嘉許，你就該懷疑自己的天分。不過，他人雖不稱許你，倘你的自信命令你非從事藝術不可，那末你就該勇氣百倍地更去努力製作。

如果鼓不起這勇氣，那末你該自己斷念於藝術家，速去尋覓適當於你的職業。世上

儘有能力只配替碗店作花樣，替商店繪廣告，而徒然夢想着米吉朝奇羅或拉化爾，弄得一家難以餬口的人。你切不可像他們。那些傢伙，原是玷污神聖的藝術殿堂的詐欺商人，一生非在羨望與怨恨之中苦悶不可的。

這種冒充的藝術家，世間很多。這些傢伙，往往自衣服以至頭髮都要裝出特別的樣子，口銜了煙斗，只管悠然地吸煙。這樣的傢伙，何嘗會知道正義人道。他們實是不知身分的天地間的廢物。

○

我方才所說的是藝術家志望者的黑暗面。但既有黑暗面，一方必還有光明面，藝術家的喜悅就在這光明的一面。

在常人所認為平凡的事物，從藝術家的眼中看去，會看到不可思議的奇異的光暉，常人所絕望了的東西，藝術家能尋出無限的希望來。

真的藝術家能於黑暗中看出光明，於悲哀中看出力，於貧淡中看出人間的奇寶，對

之生起喜悅來。

又，真的藝術家能找出學者與富豪所不及見到的高尙的喜悅，使悲哀者得安慰，使絕望者奮起。真的藝術家把頭腦上所不能思考的真理，以心感得，表現之於詩或繪畫與音樂。

大藝術家的功用，宛如使枯野開花，使沙漠生水，使死者蘇甦。

大藝術家感到了常人不能感到的尊貴的東西，表現成作品時，自己也會發生出無限的驚奇來。有一個名叫費迦斯的希臘大雕刻家，據說當他雕刻成一寇辟特的神像的時候，不禁自己跪下去禮拜了哩。對於自己所作的工作，能有如此高尙的喜悅與尊敬者，只有大藝術家啊。

所以，國家無論怎樣富強，如果其國沒有偉大的藝術家，不久國民就會墮落，終而至於亡國。因無藝術而亡的國，不能給後世的國以何等的光明。藝術的光是永遠不亡的；產生這光的喜悅，爲大藝術家所特有。

八 技 師

技師也是有趣味的職業，能成就爲一個相當的技師，就能過很舒服的生活，故想做技師的人很多。因之，平凡的技師，在世間也就指不勝屈了。

技師的專門學是工學。要做技師須有特別的天分，只是常識，是不夠的；只是才能敏捷，也還不夠，非天生有設計與數學等的優秀天才不可。好的技師，往往在幼時已能發揮其特長。他們在幼時，已喜在雜記本上作設計，喜模造大礮咧、機關車咧、機械等的玩具，而數學的成績常列最優等。這樣的孩子，如果再有強健的身體與敏活的心，那末將來就不難成一技師了。

如果我能活到二三百歲，我頗想劃出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就是二十五年來學成一個技師。

技師對於公衆，不知有着多少的貢獻。築路，造橋，鑿隧道，建工場，備機械，都要賴有技

師。

技師能使地面的形狀一變。平山，割裂大陸，除去島嶼，排除湖水，穿山成孔，都是技師的事。技師富於地理學與地質學的知識，故裂山開河，都能胸有成竹而無錯誤。

技師做這樣的工作，不消污手流汗，只要有一枝鉛筆，就能完成大工程的設計。技師真是有趣味的職業，他能指揮許多的夫役，實現自己的計劃，完成其大事業。

○ 技師之中有種種的人。

有的造蒸氣機關。有的造了蘇尼士運河，把亞非二洲分離，使歐洲與印度的距離縮短。把有的南北美洲用巴拿馬運河分隔，使全世界的交通爲之改觀。還有飛行空中宛如乘船渡航大海的飛行機的技師。

○

說到優良的技師，意大利原不少於別國。在意大利，土木技師不十分必要，而機械技

師與礦山技師還大大地不夠。現在機械技師都仰給於阿爾帕斯山那面的諸國，礦山技師也非僱用外人不可。這足見意大利人才的缺乏，誠是可恥的事。

你看，那從賽爾奇尼亞等地方收了方鉛礦、製造鉛、銀與錫的配得爾沙萊工場，不是用着英國的技師嗎？

在古昔，意大利曾有過萊阿那德·特·文契、米吉朗奇羅等樣的人，他們是世界最偉大的美術家雕刻家，同時也是世界最偉大的技師。現在的意大利已不復有這樣的人了。但他們是我們的祖先，我們非在同胞之中再產出這樣的偉大人物不可。

完善的道路，壯麗的鐵橋，雄大的隧道，一經造成，公眾將怎樣喜悅啊！至於造成這種大工程的技師，喜悅更在民衆之上。

但技師當擔承這種設計與工程時，儘可暗中作人所不知的不正行爲。所以，要做真正的高尚技師，非有嚴正的道德的精神不可。把設計馬虎些，原可多得包工的餘利，一旦所建的工程，因了暴風洪水或地震，一敗塗地起來，技師就要從世人受到道德的訶責了。

○ 技師到了晚年，享樂着閑散的生活，如果見到了自己所手成的橋梁、教會或公會堂，將怎樣地喜悅啊。學者的學說，有時會不流行；政客的議論，有時會消滅；而因了技師的設計所成就的建築物或橋梁，常永遠存留着。設這些建築物或橋梁再有着濃鬱的藝術美，又是何等的可樂的事啊。

○ 技師在其屋內生活與戶外生活相均衡的一點上，亦較別種職業爲優。技師的生活，才是身體健康與精神健康二者相調和的生活。

技師在室內則用點或線繪鐵道的設計，或打建築的圖樣。圖案成就了，就到戶外曬

在日光下或作旅行生活。輪番着用腦的屋內生活與投身大自然界的生活的技師，真可謂是有着幸福的健全生活的人了。

九 法律家

法律家的任務，在擁護天下的正義，懲斥不義，建國家於健全的道德的基礎上。但是，我的孩子啊！

你在從事研究法律之前，須自己三思。

爲甚麼？因爲法律家志望者中，像下面所說樣的人不少的緣故。

一般想從事學習法律的人，常誤以爲學法律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與優秀的精神，只要有常識就夠了。於是，不善數學的，不會繪畫的，怕觸着屍體的，沒有爲義而戰的熱情的傢伙，都想去學法律。

法科大學，好比是隻垃圾桶。其中有蠢物，有沒幹的東西，有熱中於學位的沒出息的執事子弟。啲呀，裏面還夾有着那誤認無聊職業爲理想職業的愚魯的優柔者。

學習法律的傢伙中，大抵都是以月末取僅少的俸給爲唯一希望的人，無才力膽量去營以可獲利的商業的人，以及沒有爲自由正義而奮鬥的勇氣，卻想鑽營官僚的人。如果機會碰得湊巧，不消說也許可以占得相當的地位吧。

但垃圾桶中也許有可珍的東西，法律家中也會有好的少數的人物。這就是自覺了自己的尊嚴，以國民的先導自任，而投身於法律的人們。

我的孩子啊！

如果你要爲法律家，非作這樣的人物不可。倘你自問沒有雄飛的天分，那末清潔芳香的田野安閑生活，比之逼人的沈悶與腐臭的官衙空氣，不知要好到若干倍啊。

○ 律師多的國家，決不是好國家。

國民如果強健活潑，那末，他們應把鑛工的斧、農夫的鋤、機械師的兩腳規看得比惡訟師的短筆頭更重。

社會頹廢疲敝了，寄生蟲乃蠕蠕繁殖。一切的壞律師、惡事務員以及似靠放屁理由捏造不平的下等人，就都是寄生蟲。他們把明白的法律弄得烏煙瘴氣，把一件糾葛弄成許多糾葛，釀出無謂的麻煩與混亂。

對了這樣的社會，不禁令人要起這樣的祈求：「安得再出一個美的正義的代表如亞力山大王者，把人類的錯綜糾紛一刀兩斷啊！」

擾亂正義的惡訟師，一味想以蛛網來陷法律，用荆棘來刺正義。他們全然是蛇蠍，他們之中如果有一個生存在世，正義就永無出頭的希望。

○

啊，我不覺言之過甚了。但這也就是我歷來受過惡訟師的虧的報復啊。以下我還須平下氣，就了法律學的正幹——即是職業，來說述其長處與短處。

法學博士的文憑，可以誘你起卑賤的野心，也可授你辯護正義的最上的權利。

原來，法律家可以作任何的惡計畫，也可以攀登任何的高官高位。

就是說，他可以做大理院長，在正邪的判決上取得王公與國會以上的威權；又可以
做樞密院議長，握亞於國王的權力。

所以，你如果以愛護正義的精神，去做一個法學的名家，眼見世界可漸就光明了吧。
又，既從法律學中知道了許多的方向，你的應取的方向也可明白無誤了吧。

○

但法律上的方向，無論走那一條，都須有用了明白的知識與強固的意志去實行的
道德。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主張正義的法律家的生命。

法律家是宣告正義之神之使者。惟有這神聖的正義，才配普施洗禮於國民。

正義如高聳接天的嶺雪，融化了為潺湲，為泉水，為溪流，最後成了河水，潤澤田野。如
果這水源有了毒，對於汲飲的人將怎樣有害啊。

○ 你如果自信真正而且有凜凜的勇氣，那末就去學法律。你如果自信替國家去作正義戰鬥的精神，那末就去學法律。

○ 如果你有雄大的心與燃燒着的臨危會爆裂的信實力，你就是高尚的人了。

你如果能這樣，你就能無限地向上，恰如由平原登小丘，由小丘上山巔，再由山巔上天空的樣子。

○ 決不要相信所謂新思想的美國式的冒充的東西。那是假扮真理的思想上的歇斯忒利。「因為是新的所以是真理，」「今日的東西比昨日的東西還正」……你切不要信任這樣的教義。

人的良心中，有戰勝一切的神的叫聲。良心的叫聲，決不因任何理論而推翻，縱有惡

魔的大軍，也不敢在牠的面前活動。

○
法政學中，有種種可走的路。

如果你不慣於生活的怒濤急浪，喜求平穩無事，那末你可去棹舟小河，作清閑的官吏吧。

但如果你不怕疾風雷雨的襲來，富於辯才，那末去做法律家好吧。

又，你如果對於正義覺到饑渴，對於正義的勝利，感到無上的興奮，那末你就去做裁判官吧。

你如果熱愛國家，崇仰國史上歷代愛國者的熱血，留心於國家的運命與發展，研究不怠，不自禁地奮然起爲國而戰的義氣，那末你就去做政治家吧。

但，你既選定了這政治家的方向，就該擯除私心，犧牲自己的幸福，拋棄了一切，沒入在自己的義務裏。政敵來嘲罵你也好，來迫害你也好，你當全然不顧，一心去求良心的贊

慰。凡是怕犧牲與殉教者，決不配作最偉大的政治家。

如果你想執了筆去論評政治上的問題，你不可不專心一念，堅守着下面的話：這話就是：「一曰正義！二曰正義！三曰正義！」

你如果能為代表正義發揮為熱血的文字，那末你的筆就能勝過千萬把刀劍。

十 醫 生

你愛人，喜觸人的身體，能不嫌避屍體的氣味，苦悶的呻吟與可怕的創痕嗎？

你能犧牲了自己的快樂，至於一小時都不得安閒嗎？你能對於無知者的無禮的言語不動氣嗎？你能持續你救人痛苦的熱心，不怕麻煩嗎？

用得着你的時候，被人尊敬；到了用你不着的時候，就誰也不再來顧到你：你能不厭於這樣的職業嗎？

如果你對於這些質問，有搖頭的勇氣，那末，你去當醫生時，就有了第一等的資格了。

你如果想做醫生，那末，可先去尋一個附近的不大出風頭的醫生，打聽打聽醫生的修業與生活的情形看。打聽了以後，你再去自己反省。

醫生對於你的質問，他會老老實實地這樣回答你吧：

「在爲醫生以前，要切解屍體，解剖腐臭的內臟，還要目擊人類的悲慘絕望的光景，耳聞悽苦的呻吟。

「出了醫學校以後，要成醫學博士，還須加多方的努力，毫無所得地繼續作長時期的研究。

「即使成了醫學博士，也不見得就有好飯喫。

「醫生宛如奴隸或傭僕。遇有出診，不論在嚴冬的深夜或炎暑的夏日，都非前往不可。

「富者要批評說不周到，貧者要怨恨說敲竹槓。勞苦到年，也只得僥倖勉強可以不虧欠而已。」

「醫生想過裕如的生活，先須忍耐許多年月。如果在這期內，一不小心，醫錯了病，就要破壞名譽至於無人請教。非換了碼頭，再去從新受苦靜守不可。」

「待到給許多無知的司閹、侍者或廚夫的妻子治好了病，信用傳到富者耳中的時候，別的新醫生又來附近開業，和你搶生意了。醫生真不是好做的職業。」

○ 說雖如此，這卻不是醫生的全部真相。醫生還有着別的一方面。

雖不有名，在鄉下過着安閒生活的醫生很多。而且這種醫生，往往大家都愛護他，尊敬他。

育教的愛護

患者之中，原有忘恩負義的，但安適的醫生，常淡然若忘，因了別的患者的神情的報酬，可以慰藉自己。

。這樣的醫生，常很快活，能安睡，能喫，能笑。他因為喜多與人談話，村間的事，街上的事，都能明白。因之能對誰都親切，能以深情去接待貧困的患者。

替人把病治好，原能被人歡喜。即遇到有不能治愈的患者，也可以真誠地與以慰安，減輕其苦痛。能如此好好地做去，決不會沒有報償的。

○ 這樣的善良的事，除了醫生，還有誰能做啊。

○ 性質善良，能作正確的診斷與最靈捷的治療的醫生，是世間最幸福的人。

這樣的醫生，恰和大詩人哥德所描寫的博學者浮士德一樣，能辯善惡，能退惡施善。這樣的醫生，是一切病苦者的救主。無論任何偉大的人物，在病苦時都非在他前面低頭不可。王侯、貴人、富豪、大臣，一為病魔所襲，所靠賴的就只有醫生。富豪雖給金錢於醫生，而醫生卻能給富豪以健康。健康的價值優於金錢百倍。

任憑你是王侯或富豪，在苦痛之下是一律平等的。在醫生的面前，誠是可憐的人。故不得不拱手呻吟了求醫生的救助。

這時，醫生同情於人的悲苦，起了憫憐之情，把人的病苦引爲自己唯一的責任……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啊。

○ 遇到苦痛呻吟的垂死的病人時，善良的醫生決不計較他人的忘恩與否，也決不會想及報酬與利害等事。

○ 善良的醫生，即對於臨終的患者，也能尋出美的人生的花來。當天真爛漫的幼兒天使似地微笑而死時，當優美的女性表示美麗的感謝而瞑目時，在死者與生者之間，可參與那有永遠之光的告別中去。

○ 把富豪的病治愈了，令其多出謝資，再將這金錢用之於救濟貧民，這就不失為高尚的人道的恩人了。

○ 在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中，最知道人的是醫生。關於人的身心，還有許多未被發見。如果能把這祕藏揭露，人類的苦痛，不知還要減除多少啊。

○ 我就從此擱筆吧。

我的孩子啊，你如果讀了這篇文字，在其中感到了某物，須更自己反省，選擇自己所應走的路，將來成一個對於自己的職業有誇誇的有用的人物啊。爲了這祈願，我才寫下這篇文字的。

父白契記。

白契再記：

前面的文字，原是我爲未出世的孩子豫先寫下的，可是我卻連一個孩子都不生。乃把這改給我的外甥安利柯。在上面的文字裏，我還有幾句話要附加。

我在這文中，未曾就了軍人的職業說過甚麼話。這並不是我忘記寫進去，也並不是我輕視着軍人。

關於軍人，如果你要想知道，那末請把你讀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考萊）時的感想回憶起來。在那本書上，就了軍人會怎樣寫着呢亞米契斯在那本書上，曾把「人類文化完全發展時軍人就不必要」的理想描出着。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初版

續愛的教育圖

實價大洋七角（同樂小照碼加）

角

（本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著

譯者 夏 巧 尊

發行者 開明書店

排印者 美成印刷所

不 許 翻 印

發行所
分售處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惠愛東路
瀋陽盤龍北街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